



民族晚報連載
台灣電視公司改名
（古今奇案）播出

情魔

第十一部

文亦奇著

先鋒出版社印行




寂寞時，有一本名著在手
使你妳身心愉快！



民族晚報連載
台灣電視連播

台灣
怪談

情魔

第十一部

文亦奇著

先鋒出版社印行

臺灣怪談

情魔

文亦奇 著

一、

這個故事的發生時間，離開現在並不太遙遠，大約在七、八年以前吧！在台北附近的一個小城鎮內。爲了故事中的許多人物，都還健在的活在世上，所以，故事內所有的人物和地點都改過了，免得發生誤會和不必要的糾紛。

在台北附近約半小時汽車路程的小城鎮中，有一座破舊的大住宅和花園。業主姓高，是很有名的大地主。建造這幢大住宅和花園的，是高家上代的祖先，那時是在滿清朝代，高家祖宗應舉得過功名，做過幾任大官，後來又經商致富，積聚了數不清的財富，就此在家鄉購地造屋，建築一座美侖美奐，極度講究華麗的宏大住宅，完全是中國式的建築，有寬暢的廳堂，精緻的樓閣，以及許許多多房間和曲折的廻廊。構成一幢空前的

大住宅。供高家人們居住。

因爲造屋的祖先，曾到過大陸各地，參觀過許多宏麗的住宅，他極力模彷，盡求精美。因此畫棟雕樑，很夠氣派。且爲各棟建築物，各題一個文雅的名稱，像「××堂」、「××閣」、「××樓」……等，充滿着書香門第的古雅趣味。

大住宅的後邊，又闢地建造花園，掘土爲池，堆石造山，種植樹木和名貴蒔花，以及造了不少亭台樓閣，經過園林名匠的佈置，使十多畝地的花園，有曲徑通幽，柳暗花明之趣。台灣很少有這種花園和大住宅，因此聲名大著，認爲是欣賞中國式的園林和住宅的好去處。每逢星期假日，遊人不絕。

高家的祖先雖留下一份大家產，和住宅花園。但是，時代是殘酷的，台灣經過日本人統治五十一年，又光復歸還到祖國的懷抱。高家世事滄桑變化中。後代的子孫失去了祖先的光輝，漸漸地敗落了。他們只依靠着祖宗遺留下來的產業維持生活，雖然還不致於吃盡用光，但已敗落到要維持這幢大住宅和花園，都感困難。以致年久失修，住宅破舊塌圮，花園乏人管理，更是荒蕪殘廢。滿目淒涼，在日落黃昏之中，看來更是使人感慨萬分。

高家的子孫傳到現在，人丁越來越稀少了，在目前的一代，只剩下三姐妹，就是高詩美，高詩麗和高詩玉，她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由老祖母扶養長大。而三姐妹中的幼妹高詩玉，在幼年時期就被叔父和嬸母，帶她去南美洲的巴西僑居。一去十多年，音訊不通。所以，實際住在高家大宅中的，只有老祖母和詩美、詩麗兩姐妹。而老祖母又年老體衰，得了中風，使兩腿殘廢，不能行走，必須坐在輪椅中，由人推着到各地去，行動十分不方便。

高家沒有男人照料家中一切事務，就把兩姐妹的母親的弟弟周仲山——就是她們的舅父，請到高家來做總管。周仲山家很窮困，但他讀過幾年書，肚裏有些小計謀，接受了總管的工作，就把周家一家人都搬進高家大宅來居住。本來嘛，高家的空房子很多，讓幾間給親戚居住，也是情理之常，何況周仲山還做着高家的總管呢！

周仲山是個有心計的人，他將太太李素芳，兒子周力羣，女兒周明芝搬進高家大宅後，最初是處處奉迎老太太的歡心，取得信任之後，他就開始抓權，把高家的財務和大小一切家務都抓在他的手裏。

高家雖然是敗落了，但留下的祖業仍是不少，有房地產，有放租的田地，以及古董

字畫等等。周仲山抓到了實權，就欺老太太年老多病，詩美、詩麗姊妹年幼無知，騙上瞞下，大玩手法，將高家的財產收括入私囊自肥。老太太雖風聞其事，但是高家沒有人能替代周仲山管賬，支撐這個破落的大家庭，只好眼開眼閉，聽任他去貪污揩油，祇希望周仲山有一點點良心，不要吃得太厲害。

但是，周仲山貪得無饜，他看準了高家要依靠他管理產業，乏人代理。胆子也越來越大，貪心也日益强烈，竟明目張胆的把高家財產，變賣入私囊。他好像是高家的主人一般，不必請示老太太，處理一切事務。

在無限制的貪婪的慾念鼓勵下，他想把高家全部財產佔為私有。但是有許多高家名義登記有案的不動產，好像這幢大住宅和花園，還有許多田地，他就不能私自出賣。必須另想辦法，才能達到佔有的目的。

周仲山夫婦暗中商量了好多天，終於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，就是唆使兒子周力羣追求高詩美，他若能娶到高家大小姐為妻，就有了財產繼承權，高家的不動產卽可名正言順，合法的過戶到周力羣的名下，他們就有了變賣的資格。

周力羣今年三十歲，是個讀書不成，經商做事不會的执袴子弟。他只會得吃喝玩樂

，抽烟、賭博、嫖妓和衣着，却無一不精。他不事生產，只有伸手向父母要錢，供他在外邊做花天酒地的荒唐生活。

所以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周力羣唯有娶一個富有的妻子，才能供應他揮霍金錢。當周仲山夫婦向這個寶貝兒子提議，要他追求高詩美，娶表妹爲妻。周力羣大大贊成。本來，他對姣豔如花的高家兩姐妹，早有染指之心，現在經父母的鼓勵，指陳娶高家小姐的重大利益，周力羣聽從建議，就全力展開追求高詩美的愛情攻擊。

可憐高詩美是個情竇初開的純潔少女，平時很少和青年男人做朋友，在周力羣的花言巧語的追求下，又經過舅父舅母盡力的攏拉，使她陷入了愛情的陷阱，對周力羣的甜言蜜語信以爲眞，竟然迷惘的愛上了這位表兄。

周仲山擔心夜長夢多，日子久了，高詩美會發覺周力羣的種種缺點，就在他們做着戀愛的美夢時，提議訂婚，並擇日結婚。高詩美在愛情的迷惘中，早已失去了淸醒，她接受周力羣的求婚，決定嫁給他。

這件事情發展得很快，傳到高老太太的耳朶中，她不贊成孫女兒嫁給周力羣。但經不住高詩美的懇求，周仲山夫婦的相勸，高老太太長歎一聲，終於點頭答應了這件

。

周力羣歡欣萬分，他好像中了獎券，或是掘到金礦一般，心想高家的大批財產，遲早會到他的手中。訂婚以後，以爲事情已確定了，故態復萌，一改追求高詩美時的情況，又到外邊去花天酒地，在酒家舞廳中溜連忘返，和歡場女子們打情罵俏的廝混在一起。

這種荒唐生活被高詩美發覺，大爲傷心。她好心規勸未婚夫，不要在外邊冶遊，但周力羣不聽從，仍是過着他的烟酒賭博和玩女人的日子。

最使高詩美氣憤不過的，是周力羣不安份，暗中在勾引她的妹妹高詩麗，企圖一箭雙鵰，把高家兩姊妹全部獵到手中。高詩美發覺這情況，和周力羣大吵大鬧，並且嚴厲警告他，不准對二妹懷有野心。但周力羣陽奉陰違，背着高詩美，仍在和二表妹眉來眼去。使高詩美大爲痛心。

同時，高詩美數次偸聽到舅父母和表兄的秘密談話，漸漸的瞭解他們的奪產企圖，心中不禁打個寒悚，知道自己陷入了最不利的情況中。

至於高詩麗呢？她還是個不太懂事的荳蔻少女，懷着初嚐戀愛滋味的好奇心，不知道和周力羣往來，會發生什麼嚴重後果，竟在周力羣的追求下，迷迷糊糊地和表兄約會

但在她的心裏，却另外還有一個夢中的愛人，就是爲她補習功課的家庭老師李若基，是個老成持重的青年。高詩麗功課不大好，高中畢業後考不取大學，就請李若基來補習，希望一年後能考進大學讀書。李若基是很負責的老師，認眞的爲高詩麗補習功課。極得到高老太太的賞識，認爲他是個世上很少見的忠厚老實的青年。而高詩麗在長久的補習中，情不自禁的愛上了這位英俊的老師。

「情魔」的奇異悲劇故事，就是發生在這當口。——

有一天傍晚，高詩麗在荒蕪的花園中，獨自欣賞着晚霞，那金黃色的陽光，照在西天的晴空中，把朶朶白雲都染上金黃色，在雲間的空隙中，透射出萬道金光。而又圓又大的紅太陽，正在向西山墜落。那景色實在太美麗，太迷人了，怪不得高詩麗呆呆的望着西方天際，把補習功課的事情都忘了。但在她呆望西天落日的時候，在花園的樹叢中，探出一個滿頭白髮，彈眼暴牙的老人臉孔，那個臉十分恐怖、陰沉、奸詐，在偷偷地看高詩麗。尤其他頭上的白髮，長到胸際，披散在兩肩上，說來是個鬼臉，也不以爲過。正神秘的注視着高詩麗，想有所行動。而坐在石凳上的高家二小姐，却木然不覺，沒

有發現背後蘊藏的危機。

突然，遠處圓形的門洞中，傳來脚步聲。老佣人阿火緩慢的走來，他在花園內東張西望，一路叫喊着：

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快囘去吧！李老師在書房裏等你，趕快補習功課吧！」

高詩麗見到阿火找來，緺緺眉頭，心裏就生氣，嘟起嘴說：

「我在花園裡坐一會，你就來吵擾我。」

阿火已走到她的面前，恭敬的說。

「二小姐，不是我吵你，李老師要你去上課。」

「知道了，我會去的，不用你催。」

阿火見她坐着仍是不動。又好心的說、

「二小姐，你還是早些囘去吧！這座花園很荒涼，晚上古怪，躲着個白髮鬼，很可怕，別嚇了你！」

高詩麗白他一眼，一揮手道：

「去，去，去………你少嚕囌，什麽白髮鬼，黑髮鬼的，我又不是三歲小孩，會

給你嚇倒的。」

「二小姐，我決不騙你，這是眞的，我看見過。………」

「別胡說八道了，快走吧！等太陽下山，我就囘去。」

阿火無奈，只好獨自走了。高詩麗仍然望着西天，觀看日落的美景。她的心裏很惱恨，經阿火的吵擾，使她中斷了一會欣賞。那紅太陽又跌落了許多，天際漸漸變暗，金黃色的光芒，漸漸轉變成青紫色。

當太陽落入西山，天色幽暗下來，夜色來臨時，高詩麗猛然想起，應該囘去補習功課，不能讓李老師久等了。她站起來，轉身就走………

突然，看見一個白髮披肩的鬼怪般的老人，正站在她的後面，伸出兩只乾枯的手掌，指甲焦黃尖長，正向她的脖子上握去。高詩麗驚恐得心胆俱裂，尖聲大叫：

「呀——！救命呀！」

她立刻拔脚就逃，但那個白髮怪物跟在後面追趕。嘴裏發出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的「咕，咕」恐怖怪聲，聽來毛骨悚然，眞是嚇煞人了。

「救命呀！快來人呀！………救命呀！」

她大聲高叫。但花園內入夜後就沒有人來往，眼看白髮怪物將追到她的時候。突然，花牆洞中奔出一個年青人來，正和高詩麗相撞，他緊緊地抱住高詩麗，問：

「詩麗小姐，出了什麼事情？」

高詩麗抬頭一看，原來是李若基，心裏寬慰不少，尤有餘驚的手指着身後，驚恐地說：

「後面……白髮鬼！他追來了！要勒死我！」

李若基向她身後的花園觀看，在幽暗的光線下，沒有見到白髮鬼。就安慰她道：

「沒有呀！那兒有鬼？詩麗小姐，恐怕你眼花看錯了。」

「是眞的，我親眼看見，眞可怕！決不騙你！」

「那我去找尋，看是什麼怪物！…………」

當李若基要向花園內走去時，花牆洞中又走出一個青年人，就是周力羣，他忙向高詩麗詢問叫喊救命的原因，詩麗告訴他發現白髮鬼的經過。周力羣就挽住她說：

「不要緊，有我保護你，白髮鬼不會謀害你。詩麗，還是回屋去吧！過一會吃晚飯了。」

高詩麗站住不走，向着遠去花園找白髮鬼的李若基背影說：

「李老師去找白髮鬼了，我們等一等他吧！」

「不用等他，我們先回去吧！」周力羣對李若基本來就沒有好感，諷刺的說：「這位老師眞荒唐，不專心教書，却去捉鬼，我看，他還是改行做道士吧！」

高詩麗雖不同意周力羣對李若基的嘲諷，但在表兄相勸下，終於先回屋去。但心裏仍念念不忘李若基，擔心他遇到白髮鬼的後果。

周力羣陪高詩麗到書房內，因爲晚飯還沒有準備好。他利用機會，在和二表妹一起時，摸出一只金色掛錶來，在詩麗眼前搖晃，正經的說：

「詩麗，我們來做一個小玩意，你的眼睛瞧着金錶，要集中注意力，不要說話，不要思想，不要笑…………看金錶呀」

高詩麗却把頭側過去，雙手掩住眼睛，格格的笑個不住說：

「表兄！你又要玩什麽催眠術了，我不喜歡，我不要受催眠！…………」

原來周力羣學會了一套催眠術，他利用那只金錶，使人失去意志，聽從他的指揮。正想利用這詭計勾引二表妹，但高詩麗上次已吃過他的虧，被大姊發覺，痛罵了她一頓，所以這次堅決拒絕催眠。

周力羣無法說服二表妹受催眠，只好把金錶收起，握住她的手，用最甜蜜的聲音，裝出萬分眞誠的說：

「詩麗，我愛你，眞心的愛你。………」

高詩麗忙掙脫他握住的手，認眞的警告他。

「表兄，你不要說了，要是給大姊聽到，又要大吵一場！」

周力羣仍不放鬆，身體依靠過來，步步緊迫，說：

「我說眞心話，我愛的是你，根本沒有愛過詩美！你比她美，你比她可愛。詩麗，你要接受我的愛，不然，我會傷心欲絕，我會爲你殉情自殺的！………」

高詩麗敵不住表兄的追求攻勢，她一步步後退，求饒的說：

「表兄，我求求你，別纏住我了！你該愛大姊，不該對我好，表兄，你切不要爲我自殺呀！………」

在門口傳來冷冷的激憤的話：

「詩麗，讓他去死好了，這種男人推他入淡水河，也會爬起來的。他只是騙騙你，他用自殺來哄騙女孩子！」

他們回頭觀看，高詩美站在門口，憤怒的望着周力羣。

高詩麗失聲驚叫：「大姊！」

高詩美站在門口已很久，剛才那段追求把戲，盡入眼中。周力羣忙賠着笑臉，自我解說：

「詩美，我是和詩麗開玩笑的。你不要認眞和生氣。我愛的人，當然是你，那還用說嗎？」

「哼！你別哄我了！表兄，我已警告過你，不許勾引詩麗，你仍是不聽，今晚又給我撞見了！好吧！我們之間的婚事完了，從現在起解除婚約，我不再嫁給你！」

「解除婚約！」周力羣和高詩麗聞言都大吃一驚。

「詩美，你何必要解除婚約呢？」周力羣向未婚妻笑臉勸說，希望她轉變主意。說：「我是愛你的，我們是表兄妹，親上加親，再好也沒有了。就算我開玩笑得太過火，我現在向你道歉，請你原諒，不要解除婚約。」

高詩麗心中很慚愧不安，紅着臉說：

「大姊，我對不起你，我是拒絕表兄，勸他不要亂說。」

「二妹，這不關你的事，我不怪你，以後，你自己當心，不要和他來往。」

「是，大姊，我再也不和表兄說話了。」

高詩美嚴肅的正經的對周力羣說：

「你不必求我原諒，這事我已想了好久，才下定決心，和你解除婚約的。我仔細的想過，你不學好，花天酒地，愛情不專一，這種丈夫我受不了，在結婚後痛苦，不如在沒有結婚前解除婚約，各走各路，免得將來後悔不及。」

「詩美，我決心改過，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！」

「我已給過你好多次機會了，你仍是執迷不悟。現在，我話已說出口，決不改變主意。並且，我警告你，不許你追二妹。離開她遠一些！」

周力羣失望的說：「這個你管不着！」

「哼！除非我死了，詩麗決不會嫁你？」

「詩美，你何必說得這樣決絕呢？」

「表兄，我很明白你的心意，你娶我，或是娶二妹，目的不在人，而在乎我們高家的財產！你是想利用結婚來獲得財產！我決不讓你達到這個目的。」

他們在爭吵時，李若基走進來，說：

「眞奇怪，我在花園裏找了很久，不見白髮鬼。」

高詩麗煩惱的蹬脚，說：

「李老師，別找白髮鬼了，大姊要解除婚約，不嫁給表兄了，這事眞糟糕！」

不管周力羣如何勸說，高詩美堅定主意，決心解除婚約。在晚飯之後，周仲山夫婦聽到這消息，大大的責罵兒子，不該在結婚以前，把詩美惱火，使婚事發生變卦。

同時，他們又約高詩美，好言相勸。舅母李素芳道：

「詩美，不是我疼愛兒子，偏袒着力羣。他做事荒唐，開玩笑過火，這是事實，我們已教訓過他了。你要看在舅父舅母的面上，再原諒他一次。我想，你們結婚之後，他的脾氣會改過來，對你忠心不貳的。」

「舅母，對不起，這事有關我的終身幸福，決不能再原諒表兄。」高詩美堅定的回答。

「那麽，解除婚約已不可挽回了？」

「是的！請表兄娶別個小姐吧！但不必追求二妹，她和我一樣，決不會嫁給

」

周仲山見勸導不生效力，就把臉一沉，裝出長輩的威嚴，用教訓的口吻，嚴厲的威脅外甥女道：

「你們兩個小孩子都是胡鬧，吵架後鬧解除婚約，這成何體統？給親戚朋友們知道了，當做笑話看。我們周家丟臉還不要緊，你們高家是有名望地位的世家，鬧出這種笑話來，對祖先不起，就是不孝！詩美，你想想清楚，做事不可太衝動。不是我舅父强迫你，解除婚約是千萬使不得！你一定要嫁給力羣！」

他們的談話突然中斷，原來高詩麗推着輪椅中的老祖母來了。詩麗已把大姊不肯嫁給周力羣的事，告訴了老祖母，老太太覺得這件事情，需要她親自出場來解決。」

高詩美看見祖母來了，就投入她的懷內，熱淚盈眶的說：

「祖母，我們驚動你了！」

老太太慈祥地撫摸長孫女的秀髮，和氣地說：

「詩美你也太胡塗了，這種大事情該先和我商量。要不是詩麗對我說，我還蒙在鼓裏呢！」

周仲山聽得老太太責怪詩美胡塗，以爲她也反對解除婚約，就接口說：

「老伯母，說得眞對，這種終身大事應該商量，不可草率決定。老伯母是一家之主，請你作主！」

老祖母點點頭，心裏在想：「現在你也認我是一家之主，要我幫你說話了……」

老祖母面不露色，對高詩美說：

「你要解除婚約，已決定了？不再反悔了？………」

高詩美點頭，決絕的表示：「是的！」

「那很好，我支持你的主張，就解除婚約吧！」

周仲山夫妻和周力羣，想不到老太太贊成解除婚約的。現在，高詩美得到祖母的有力支持，周家的人想勸她囘心轉意，已不可能了。老太太名義上仍是高家的主人，周仲山不敢表示反對，惹起壞的後果。這時，只有隱忍了。眼看高家兩姊妹推着輪椅，送老祖母囘房去踁。

等她們一走，周家人聚集在一起，研究對付的方法。

周力羣惱恨的敲着桌子，道：

「你不肯嫁給我，我就不娶你，天下女人難道死光了，你有什麽希奇，我們就解除婚約！」

周仲山猛拍一掌，擊在兒子的左頰上，怒斥道：

「畜生，我們細心安排的婚事，都給你一個人搞砸了！你喜歡詩麗，等你和詩美結婚後追求還來得及，何必這樣心急呢？現在煮熟的鴨子飛了，你還在說這種話！」

周太太李素芳心痛兒子被打耳光，撫摸周力羣的臉，埋怨丈夫道：「我們商量對付辦法，你揍他幹嗎？」

周太太又安慰周力羣道：「不要緊，詩美不肯嫁給你，你就追詩麗，一樣的可以得到高家財產。」

周力羣搖搖頭，表示困難，道：

「不成呀！詩美會阻止我親近詩麗的。她會說過，除非她死了，我不會得到詩麗的！而且，詩美已經曉得我娶她的目的，是爲了錢，想得到高家的財產。我看，這事情很困難，不如另外追個有錢的小姐吧！」

「哼！你說得好容易，目前現成的放棄不要，别的有錢的小姐那裏去找？」

坐在沙發上一直在吃零食，把身體吃得胖如肥猪的老小姐周明芝，聽着他們的談話，不插口說話。這時却表示意見了，冷笑連聲的說：「爹說得對，高家的財產，我們是要定了，高家的小姐，哥哥也娶定了。目前梗在中間的是高詩美，只要她不反對，事情就成功了。」

周力羣瞪她一眼說：「明芝，你講的是廢話，我們都知道這個困難，就是難對付高詩美，要不然，我早把詩麗追到手了！」

「嘿！嘿！………」周明芝吃着外國巧克力糖，不住的冷笑，道：「你們眞是笨呀！高詩美說過：除非她死了，詩麗才嫁給哥哥！假如她………」

周力羣被她一語點醒，跳起來欣喜地說：「對呀！我們怎麽沒有想到呢？要是詩美死了，一切困難不是迎刄而解？………明芝，瞧你吃得肥肥胖胖的，眞有頭腦，是智多星！」

這天晚上，狂風暴雨，閃電轟雷，猛襲着高家古老的大住宅。因爲風雨太大，高家門外和外界連繫的小石橋，因橋下河水猛漲，水位超過了橋面，發生危險現象，以致交通中斷。李若基在教完書後，已不可能離去，只好在高家住宿一宵，等明天暴風雨停止

，河水下降後再走。

這夜，高詩美獨睡在房內，因爲白天的不愉快事件，做着可怕的惡夢，把她從恐怖的夢境中驚醒過來。聽到窗外風風雨雨，格外的驚悚不安。

突然，她覺得屋內好像多了一個人，聽到輕微的呼吸聲，和鼻孔中吹出的氣息。高詩美驚慌地張開眼睛觀看，屋內墨黑的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。但在窗外閃電的光亮一掠之時，她看見了有個生長白髮的鬼怪，正站在她的床前，向她注視着。他的一雙乾枯的手，正伸過來勒她的脖子，長長的焦黃指甲，將陷入她的肌膚。………

「呀！救命呀！」高詩美驚恐狂叫，她想逃下床去，不給白髮鬼抓住。但已來不及了，白髮鬼已勒住了她的頭頸，正用力的叉緊喉嚨，想把她窒息致死。………

高詩美盡力的反抗，作生死的掙扎。她的手用力推開壓在身上的白髮鬼，想把他推下床去，設法逃出魔掌。但白髮鬼的雙手如鐵鉗一般，叉住她的頭頸，一些也不放鬆，且越勒越緊，使高詩美呼吸困難，漸漸的失去抵抗力。她失敗了，將被白髮鬼害死……

在她的房門外，李若基聽到高詩美的驚叫聲，從夢中驚醒，跳下蓆來，披衣開門出來探聽呼救聲的來源。這時，老佣人阿火和高詩麗都驚醒起來，開門探望。

「我聽到的喊救命聲音，好像是大姊房內傳出。」高詩麗這樣說：「我們去叩大姊的房門吧！問她是不是作惡夢，驚醒了喊救命……」

他們趕到高詩美的房門外，用力的敲門。李若基問：

「詩美小姐，是你叫救命嗎？出了什麼事啦？」

「………」屋內沉靜，沒有人回答。

高詩麗心想不妙，轉動門球，但房門內下了鎖，弄不開門。她大聲喊問：

「大姊，你開門呀！讓我們進來吧！」

「………」屋內仍是沒有回答。

李若基猜到出了事，忙用身體去撞房門，他用力過猛，陳舊的房門立刻撞開。他們衝進去觀看。………

「呀——」高詩麗驚叫起來。「白髮鬼呀！……」

她看見白髮鬼正跨窗出去，長長的白髮，恐怖的鬼臉，和傍晚在花園內看見的，是同一個怪物。

李若基衝過去，抓住了白髮鬼的衣裳，想把他拉進窗來捉住。但白髮鬼力大無窮，

手腕用力一揮，就把李若基推倒。身體很快的跳出窗去，消失在雷雨的黑夜中。

李若基想跟着跨出窗去追尋。高詩麗哭着叫喊：

「呀！大姊呀！大姊呀！…………」

李若基回頭，看見高詩美躺在牀上，睡衣破碎，鬢髮零亂，面色慘白如紙。阿火忙把電燈開亮了觀看。發現她的頭頸裏，十個淸楚的紫紅色手指印，那指甲弄破的皮膚，還滲出血來。…………

高詩美雙目驚恐的張大着，身體一動也不動。李若基忙走過去觀看，檢查她的手腕脈博。…………

高詩麗瘋狂的叫喊：「阿火，快去請醫生救大姊呀！」

李若基搖搖頭，歎息一聲，把毛巾蓋在她的臉上，說：

「不用請醫生了，詩美小姐已死了！」

「呀！死了！…………」高詩麗抱住姊姊的屍體，狂叫痛哭：「姊姊，姊姊呀！你給白髮鬼害死了呀！我可憐的姊姊呀！…………」

高詩麗的哭聲驚動周仲山夫婦，周力羣和周明芝，他們都披衣起床，趕來觀看。對

高詩美的遇害，不勝驚恐。

李若基關照阿火，趕快打電話到警察局報案，請刑警來捕捉兇手。但是，這天晚上風雨太大，電話線吹斷了，沒法向警方報告。直到第二天上午，風雨停止，河水退去，阿火趕去警局報告命案。

警察局刑警隊聽到高家的大小姐給白髮鬼謀害了，就派刑事組的王組長到高家來親自偵查，檢查過屍體和現場後，就在客廳內召集當晚住在高家的人談話，希望他們提供破案的線索。各人就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，說給王組長聽。尤其是周仲山，對白髮鬼的出現，繪形繪聲的說：

「那個白髮鬼呀！是大有來歷的。據高家傳下來的古老的傳說，他是高家上代的祖宗，活了一百零八歲，後來變成精怪，躲在花園內，神出鬼沒，很難捉摸。白頭髮長到腰間，嘴裏露出四顆獠牙，模樣兒眞是恐怖。傳說他十年出現一次，每次出現必是高家的大災難。現在正是他出現的年頭。凡是誰倒霉的碰上白髮鬼，小則生一場重病，大則去閻王殿見鬼王！」

他的那套鬼話，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懼。但王組長不相信，當面指斥說：

「這都是不可相信的謠言，世界上沒有鬼，是兇手利用人們怕鬼心理，故意扮鬼人。」

周仲山不以爲然，反駁道：

「王組長，這不是我胡說，是眞有其事的。高家的人都知道花園內有白髮鬼，昨天傍晚，詩麗還在花園內見到它。果然，到了晚上，白髮鬼就出來害人，把詩美害死了。要是照你說，白髮鬼是兇手扮的，那麽誰是兇手？」

「誰是兇手？………」這問題王組長一時囘答不出來。說：「我會查出來的，必然把兇手抓住，依法辦罪。」

王組長詢問衆人，得不到什麽有價値的線索，他又去花園實地勘察，也沒有發現白髮鬼的蹤跡。

這件白髮鬼害人案的新聞，在報上轟動一時，刋登了近半個月。警方雖然在努力偵查，但是進展甚微，沒有找到兇手，破不了案。報上的新聞刋得久了，讀者缺乏新鮮的興趣，大家漸漸把它淡忘，最後是只字不提，換別的有趣新聞來刺激讀者了。

白髮鬼害人事件漸漸平靜後，高家有了新的變化，就是周力羣正全力追求高詩麗。

周家的人覺得高詩麗對李若基感情很好，這位家庭教師成爲周力羣追求的阻礙。到了月底，周仲山就把李若基辭去，叫他不必再來高家教書。高詩麗聽到這個消息，要求舅父收回成命，讓李若基繼續教書，但已來不及，李若基已離開高家走了。

從此，高詩麗受到周家人的包圍，落入他們佈置的陷阱內。除了周力羣的花言巧語的愛情攻勢外，周太太李素芳參加控制高詩麗的陰謀活動。

李素芳在沒有嫁給周仲山以前，是個護士出身的女人，她約略懂得一些醫理，就做起地下醫生，無照行醫，爲病人醫治，注射針藥或配方給病人。居然有人相信她，讓她治病。

她是個貪得無厭的女人，極力鼓勵兒子周力羣娶高家的小姐，奪取財產。現在，她就利用醫藥常識，爲高詩麗看「病」。

其實，高詩麗並沒有什麽病，她的舅母却要爲她注射補針，但補針注射得越多，高詩麗的身體却越來越差，終日神昏顚倒，無病呻吟。受到藥力的副作用的影響，她變成神經衰弱的人，發生依靠舅母注射的奇異心理。漸漸地失去了神志，缺乏了判斷力，甚至記憶力大爲減退。

和周太太的「藥物治療」同時進行的，是周力羣的催眠術，他利用金錶催眠高詩麗

，名義上是爲她減輕疾病的痛苦，心理上的負擔，實際是在控制高詩麗的意志。

周力羣的金錶在高詩麗面前不住的搖幌，她的精神奐散的眼睛，呆滯的看着金錶的錶面。受到周力羣的催眠力量的控制。周力羣對她說：

「詩麗，你把全身肌肉都放鬆，你會感到愉快的。現在，你不是不再憂慮，不再害怕了嗎？…………」

「是的…………」高詩麗失神的回答。

「你把心裏想的都說出來，全部告訴我。我會替你解答。」

「表兄！我很不安心，因爲大姐死前曾對我說，要我不和你來往，我沒有聽信她的話，大姐死在陰間，心中一定很生氣，我對不起大姐，我失信於他………」

高詩麗禁不住流下眼淚，哭泣了。

周力羣安慰她說：

「詩麗，你的想法錯了，詩美不會怪你不聽她的。因爲，詩美這話是不對的，你不必去聽從它，詩麗！你要愛我，聽我的話。…………」

高詩麗失去意志，如傀儡般的點點頭回答：「我愛你，我聽你的話。…………」

「很好，我們立即結婚。………」

「好，立即結婚。」高詩麗點頭答應。

在催眠的狀況下，周力羣使高詩麗答應結婚。這事傳到老祖母的耳朶裏，大爲不滿。就把二孫女叫來，詢問她怎麽會答應嫁給周力羣？

但是高詩麗在周力羣的金錶的反光照射下，如中了魔般的，自己不再有思考和決斷的能力，一切聽命於周力羣。她對老祖母的詢問，回答道：「我愛表兄，我要嫁給他！我們要立刻結婚！」

老祖母見她如此表示，也不便反對，只是以高詩麗身體不太健康爲理由，主張把婚期展延到下月十五日舉行。周仲山夫婦見老太太已答應了婚事，就不想節外生枝，允許在下月十五日舉行婚禮。

老祖母想不明白高詩麗會答應嫁給周力羣的原因。只是感到周家人之間，充滿着鬼魅的陰謀氣氛。她對二孫女的婚事大爲擔憂。就在這時候，警察局的王組長又來拜訪老太太，表示警方並沒有中止偵查高詩美的謀殺案，只是在找尋線索，揭破個中的秘密。

老祖母歡迎王組長的拜訪，說出高詩麗將嫁給周力羣，和她心中憂慮的事情。王組長聽

了點點頭說：

「是的，我也感覺到高家古老的房屋內，有一種陰謀陷害的犯罪氣味，每個人都是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，陰陽怪氣的，並且，顯示出不祥預兆，好像不久又將發生凶險的事情。但我又說不出是什麽，也不知從何預防。」

王組長和老祖母有同感。她想了一想，說：

「王組長，我想托你找尋一個人，請他來保護詩麗。我現在害怕的，就是詩麗也被兇手謀害。」

「好吧！老太太，你要找什麽人保護高二小姐，我一定去把他找來。」

「從前詩麗的家庭教師李若基，我相信他，詩麗對他也有感情。他是最好的保護詩麗的人。」

王組長果真不負所托，將李若基找到，請他去高家看老太太和高詩麗。

李若基興冲冲的去高家，阿火把他接到客廳內，看見高詩麗呆呆的坐着，目光遲鈍散漫，好像一尊木偶般的呆坐不動。面色消瘦灰白，和兩個月以前，李若基離開高家時看見的詩麗，活潑可愛，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，模樣完全不同，好像經過了數十年，把

她變得十分衰弱。

「詩麗！」李若基走過去叫她。

「…………」她轉頭望望，面色呆板遲滯，好像不認識他一樣的，毫無表情，也不說話。

李若基十分吃驚，握住她瘦弱乾枯的手，關切地說：

「詩麗！你不認識我了？…………我是李若基呀！」

「呀？你是…………李老師？」她似乎記起來了。

「是呀！教你書的李老師，兩個月不見，你怎麼變得這個模樣，連我都不認識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高詩麗又不說話，呆呆的望着前面，其實她什麼都沒有看見，眼前是一片灰白。好像是個白癡。

「詩麗，這怎麼變成…………」他想說出「白癡」來，但忍住不講，心裏一陣酸：爲她難過。

阿火站在旁邊，爲高詩麗作補充說明，道：

「二小姐病得很重，李先生，我眞擔心呢！你來看她，我眞歡迎，請你想想辦法，救救二小姐吧！」

李若基看得出，高詩麗病得不輕，才明白王組長爲什麼要他來高家探視的原因，就問阿火：

「二小姐得了什麽病？是那位醫生在診治？」

阿火搖頭歎息，抹着老淚，憂愁的說：

「我不知道二小姐生什麽病，據舅太太說：是神經衰弱，但不會病得話都不說，人都不認得呀！現在，由舅太太在治療，每天注射針藥，還吞藥片，只是病沒有減輕，反而越來越嚴重了。」

李若基奇怪的問：「周太太是醫生？會看病？」

「我也不淸楚，聽說從前是護士。」

「唔！我主張把詩麗小姐送醫院，讓醫生治療，她才會醫好病，身體恢復健康。」

「是呀！我也這樣想，但舅太太不答應，二小姐也不肯去醫院，只要舅太太醫病，你想怪不怪？」

阿火再要說下去，聽到樓梯響，周力羣走下來了，見了李若基在客廳內，滿面孔的不高興，冷冷地說：

「你被解職了，再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是來探望高詩麗小姐的病。」

「好啦！你現在看見她了，可以走啦！」周力羣毫不客氣的向李若基下逐客令。

「慢着，我還要拜訪高老太太，是她叫我來的，我不能沒有見她就離去。」

李若基不理睬周力羣，去老太太的房間拜訪。周力羣就去通知他的父母，報告李若基回來的消息。他們忙去老太太的房內，探聽消息。只聽得老太太在說：

「李先生，歡迎你回來。從今天起，你搬進來住吧！」

周仲山聞言吃驚，忙插嘴表示反對，說：

「老伯母，現在詩麗又不要補習功課，請李先生閒住在家裏，是浪費他的時間。李先生青年有爲，前程無限，我們不要留住他，妨害李先生的前途。…………」

他的話說得官冕堂皇，骨子裏仍是要李若基走，不要他住進高家來。周太太接口發言，她的話說得露骨了，道：

「老伯母，現在這個家眞難維持，收入少，開支大，前吃後空，養活一家人，好不容易呀！再也不能夠像高家做官一樣，養幾個吃閒飯的，也沒有關係。現在米糧太貴了，那有錢來化在這種人身上？………」

李若基聽了冒火，他眞想拔脚就走，受不住他們的汚辱。老祖母知道他的脾氣，把手一按道：

「李先生，你不要生氣，別讓他們閒言冷語。我今天請你來，是有工作給你做，決不是請你來吃閒飯。在高家上代的祖先，建有藏書樓，珍藏了許多古書。目前這些書都鎖在樓內，沒有人觀看，給老鼠和蛀虫咬壞，眞是可惜。我想請你把這批古書整理一下，編列目錄，點淸冊數，準備把它捐獻給公立圖書館，讓愛好古書，喜歡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們閱讀，這比藏在高家，有意義多了。」

周仲山聽得老太太要捐書給圖書館，就反對道：

「老伯母，古書很値錢，何必捐掉？我去找個收買古書的商人來，把它賣了，也是一筆收入，可以彌補家用。」

老太太臉一沉，很不客氣提醒周仲山：

「我是高家的主人，我要捐書造福社會，發揚文化，誰都干涉不了我！」

「是，是……」周仲山見她生氣了，忙狡滑的見風轉舵：「這是高家的東西，老伯母要這樣辦，我們怎敢干涉，何況發揚文化，是件好事情。我是爲了這個家，想多籌些家用，沒有別的意思，請不要見怪。……」

「不用說了。」老祖母轉臉向李若基道：「我們就這樣談好了，你搬進來，爲我整理古書。此外，高家的家譜，也要請你費心的看看，若有缺落或虫蛀壞的地方，你想辦法增補。」

「好，我很樂意做這工作，我就搬進來住。」

李若基已從王組長口中，得知請他來暗中保護高詩麗的事，所以滿口答應，就此搬進高家居住。周仲山等人對他沒有好臉色看，恨得牙癢的，但因老太太堅持請李若基整理古書，反對不成功，無可奈何的讓他插手進來。只有另外想辦法對付他了。

老太太果眞叫阿火陪着李若基，去後院的藏書樓，開啓門鎖，搬出許多古書來，交給李若基整理，編製圖書名册，整整的忙碌了好多天。

老太太又找出那本珍藏的高家家譜，交給李若基觀看。

她歎息地說：

「唉！翻閱家譜，知道高家上代的祖先們，爲國家，爲社會，做了多少有價値的事情。名傳遠近，受到人們的景仰。現在高家敗落了，子孫稀少，默默無聞，連祖宗傳下來的產業，恐怕都要保不住了。要是九泉之下的祖宗有知，一定在責駡後代子孫不肖。」

李若基細看那本家譜，果眞高家的祖先們，很多做了大官，有顯耀功名，有一番事業。和現在的淒涼情況，眞是不可比較。這種滄桑變化，眞是使人感慨。

他翻閱家譜，發現封面上角，有八個小字，寫着：

「永傳子寫，黃金億萬。」

李若基不禁奇怪的指着這八個字，詢問老太太是什麽意思。老太太想了一想道：

「這八個字關係到高家祖宗留傳下來的一個藏金的傳說。據說：祖宗曾把許多黃金，埋藏在一個秘密地方。可惜現在已失傳了，不知道藏金的地點，過去有好幾位高家的族人，想掘藏金發財，因找不到地點，結果都失敗了。看來，這批黃金要留着有福享受的人來發現它了。」

李若基對藏金的傳說，不以爲意，因爲他發財沒有興趣。聽了也就忘了。他關切的還是高詩麗的病況，特地約了朋友陳志凡醫生，請他到高家來出診，爲詩麗診治。豈知他這個善意的舉動，却引起了一場風暴。

當陳醫生到達高家，阿火進來通報時，周仲山夫婦和周力羣等聞訊，一致的不許高詩麗給陳醫生診察。甚至把她看禁在臥房內，不讓陳醫生看見，不管李若基如何勸說，他們堅決的反對高詩麗交給別個醫生醫治。

周太太氣憤得很，指着李若基不客氣的責問：

「李先生，詩麗是我的病人，你沒有得到我的同意，就請別個醫生來診治，你太不講道理了。」

周仲山說：「這是我們家裏的私事，用不到你插手，你只管整理古書，不必狗拿耗子，多管閒事。」

周力羣更把陳醫生驅逐出門去，不許他再進來。並且警告李若基，再做出這種事來，將用激烈的手段對付他。

陳醫生失望離去。李若基約了王組長在花園中晤談，研究高家發生的種種事情，對

於周家的人不許醫生診治高詩麗，覺得很可疑。推測到高詩麗的病，一定和周太太有關，但醫生不能接近高詩麗，使他們難以揭穿隱秘。

李若基的住在高家，對周仲山一家人，是個極大的妨害。他們爲了謀財奪產，必須對付這隻眼中釘。

晚上，高詩麗突然瘋狂的啼哭叫喊，如中魔的奔走，使大家猛吃一涼。她悲傷驚慌的說：

「我聽到了！我聽到了！………大姊在叫我，罵我！………我怕呀！她要我死！要我死呀！………」

周家的人和李若基安慰她，仍不能終止高詩麗的驚恐。他們聚集在客廳內，靜靜地聆聽，果眞在遠處傳來一陣泣聲，如怨如訴，時斷時續，聽來毛骨聳然，好像得地獄中傳來，那麽幽怨，悲傷………大家都聽得呆住了。難道眞是高詩美的鬼魂囘來了？

李若基不相信鬼魂，憤怒的說：「又是誰在搗鬼，故意用哭聲唬嚇人！」

「噓！別出聲！聽下去！」周仲山神秘的說。

那鬼魂哭了一會兒，漸漸地傳來清楚的說話聲音。聽來眞像是高詩美的語氣，悲

地在說：

「詩麗呀！………你太不聽話了，我生前關照過你，不要嫁給表兄，你不聽我的話，我一死你就答應和表兄結婚………詩麗！你奪我的愛人！我決不饒恕你………詩麗！我在陰間多麽寂寞孤單呀！你來呀！跟我來呀！………詩麗，你要死，跟我到陰間去呀！………」接着聲音漸漸模糊，又是傷心的哭泣，散佈在黑夜古屋的空間，廻蕩不已。………

「大姊，大姊！我對不起你，對不起你，我不要死，不要死呀………大姊！大姊，請你原諒我呀！」

高詩麗驚恐過度，瘋狂的哭喊，不久就昏迷不醒。

周力羣等慌了手脚，忙把她扶到臥室去。周太太施急救，又替她注射一針。讓高詩麗安心睡眠。當李若基走出高詩麗的房間時，周太太跟着出去，對他說：

「李先生，爲了醫治詩麗的病，我們之間有些誤會，你能聽我的解釋嗎？………」

李若基跟她到客廳中坐下，周太太特別倒了一盅熱茶給他飲才坐下來說：「你請陳醫生來診治詩麗，並不是我們反對，而是詩麗不喜歡外人看病。她的脾氣很固執，猜疑

和敏感，她只相信，只許我醫治。所以，你的一番好意，我們不能接受，是擔心詩麗害怕外人，使她的病加重。…………」

不管周太太如何自圓其說，李若基不會相信的。他也懶得和周太太爭辯，就回房去睡了。

這晚，他覺得特別疲倦，眼皮變得很沉重，不住的打哈欠。倒在床上連衣裳都沒有脫就呼呼睡着了。這種疲倦的情形，過去是沒有的。李若基在沉睡中做着怪夢，好像見到高詩美，又像是高詩麗，一會兒又變成周仲山冷漠陰沉的臉…………這個夢千變萬化的纏住了他…………

在他睡眠中，門輕輕的開啓，披着銀色長髮的鬼怪溜進房間，向他走來，伸出尖長的指甲，向李若基的脖子上叉壓下去。…………這情況和高詩美的遇害，完全相同。可憐李若基在沉睡中，連呼叫救命的聲音，都未曾喊出。

在李若基的床前小几上，放着一只舊鬧鐘，已用了好多年，機件陳舊，時常損壞。這夜「的答的答」的在走着。當白髮鬼的魔手勒緊李若基的喉嚨時，他本能的會反抗，伸手去揮開白髮鬼的手指。但沒有成功，白髮鬼一驚後退，手腕碰到鬧鐘，就把它跌倒

地上。

「叮！叮！叮！叮！叮………」

鬧鐘突然大鳴，白髮鬼更驚，忙俯身去拾鬧鐘，按住機關，不使它出聲。他花了些時間，才把鐘聲弄停止。李若基呼呼大睡，仍是沒有被鬧鐘吵醒。

白髮鬼再度伸手去勒他的頭頸。這時，門外傳來叩門聲，阿火聽到鬧鐘的聲音起來，問：

「李先生，還早呢？你的鬧鐘怎麽響了？………」

阿火沒有聽到李若基回答，看見房門虛掩着，屋內電燈未熄，以爲他還沒有睡，就推開門進來。

白髮鬼早已防到，他躲在房門背後，當阿火進來，沒有看見他。阿火只見李若基衣裳都沒有脫，就躺在床上睡了。他就替李若基脫衣，服伺睡覺。

白髮鬼趁這個機會，撲到阿火的背後，想把他一併勒死。豈知阿火個子高大，發覺背後有人勒脖子，翻過身來揮拳就打。白髮鬼沒有防到這着，胸口捱了一拳，身體踉蹌後退，站不住脚，跌在房門上。

「好哇！原來是白髮鬼……」

阿火大吼，雙拳如雨，猛襲白髮鬼。來勢十分厲害。白髮鬼又挨了三拳，知道敵不住阿火，急忙轉身就向房外奔逃，他走時把椅子向地上一推，阻住了阿火的追擊。

阿火扶起椅子，追出去找白髮鬼，那個鬼怪行動十分迅速，早已不見了。

阿火回到李若基的房內，用力推醒他。但李若基仍是昏昏迷迷的，頭腦不太清楚，阿火無奈，把面盆中的冷水直澆在他的頭上，才把李若基弄醒。

「李先生剛才白髮鬼想勒死你，幸虧我趕來，他逃了！你怎麽啦？睡得叫都叫不醒？……」

「奇怪，我一向睡眠中很機警，聽到細微聲音都會立刻驚醒，今晚會疲倦得一睡不醒？……」

李若基突然醒悟，拉了阿火向外走，到客廳內找到他剛才飲茶的杯子，杯底尚留下殘餘茶汁。

他仔細的觀察，茶汁中有尚未溶化的白色細粒。

「李先生，這是什麽？」阿火奇怪地問：

「安眠藥！」李若基一陣寒噤，他明白自己的處境，正在危險中，只要略不小心，就會送掉性命。

「誰幹的？」阿火問：

「…………」李若基不回答。反囑咐阿火：「今晚的事你不必說出去，我決不怕兇手陰謀害人，一定要查出內幕，把兇手捉住，交給王組長法辦。」

第二天早上，李若基把王組長請來高家，展開嚴密的搜查，找尋那個害人的白髮鬼。

他們找到閣樓上，那兒蛛綱塵封，好像很久沒有人來過了，堆着各種陳舊的家具和木箱。是高家的廢物存放的地方，傳出一種難聞的腐朽氣味。

李若基掩着鼻子找尋，沒有什麼新發現，正要和王組長離去。突然，眼前一亮，看到了一件東西。

那是一根細小小的電線，貼在牆角邊的地板上。這閣樓上沒有裝設電燈，那電線有什麼用？他們就沿着電線的方向找去，發覺它通入一只籐箱內。

「東西就在裏面了！」王組長自信的說。

他們打開籐箱，找到了一架小型錄音機，電線是供應它電流，同時作控制轉動用的。只要樓下裝設在某處的開關一按，錄音機就轉動發聲。不必親自到閣樓上來開啓機件。

王組長按動機鈕，錄音機內傳出如怨如訴，斷斷續續的哭泣聲，和李若基昨夜聽到的聲音完全相同。

接着是高詩美的說話：「詩麗！你太不聽話了…………我生前關照你，不要嫁給表兄，…………我一死你就嫁給他！…………詩麗你奪我的愛人，我決不饒恕你！……」

他們聽完這段錄音機。李若基點點頭道：

「我就不相信鬼魂，現在找到了恐嚇詩麗的證據了。不過，我還有些不明白，錄音帶中的詩美，在反對詩麗嫁給周力羣，這和周家人的希望，正巧相反麽？」

王組長想了一想，說：

「兇手播放錄音帶，裝高詩美的鬼魂說話，目的不在乎反對高詩麗嫁給周力羣。因爲高詩麗目前已完全控制在周家人的手掌之中，沒有力量反對結婚。那麽，錄音帶在製造恐怖效果，使高詩麗內心不安，發掘她對姊姊的慚愧心理，逼迫她精神崩潰，最後變

成瘋子！」

「可怕的陰謀呀！」李若基失聲驚訝的說。

「這是最新的謀害方法。過去的兇手，只知道把人殺死，現在却不必如此，只要把人逼成瘋狂，這比殺人謀命來得安全，而同樣的收到效果。譬如說：兇手的目的在謀財，殺人固然可以刼取，但是犯法的。要是把對方逼成瘋了，變做禁治產者，他就可合法的取得財產管理權。這就是兇手的陰狠高明之處。」

「現在既然找到了謀害的證據，王探長，你可採取行動了。」

「還不能夠，因爲指認兇手的證據還不夠。必須繼續蒐集，找到更有力的證據，才能行動，」

他們走下閣樓，把這架錄音機內的聲帶，播放給周家人聽，用尖銳的眼光注視聆聽者的臉部反應。

但周家的人很鎮靜沒有異常的反應。並堅否認這架錄音機是他們的，又聲明不是他們在搗鬼恐嚇。

王組長趁機表示：「目前高詩麗小姐受驚過度，且身體很衰弱，下月十五日結婚是

不相宜的，應該延期舉行婚禮。」

周家人聞言大嘩，反對他的提議。周仲山說：

「王組長，這是我家的私事，你可不必顧問。」

王組長不讓步，嚴肅的堅持他的話：

「這雖是府上的私事。但高小姐受到兇手的恐嚇，心神不安，這是事實。我的責任是捉兇手，保護高小姐的安全，我認爲兇手沒有抓到，高小姐得不到安全之前，不能結婚！………」

周力羣不滿地說：「你抓兇手和我結婚，是兩回事情，請你別扯在一起。」

「要是你抓不到兇手，我的兒子就一輩子不娶媳婦了，天下那有這樣的道理？」周太太也發表意見，反駁王組長。

在王組長四面受圍攻中，李若基沒有辦法替他解圍。這時，周仲山突然轉變態度，反問：

「王組長，要是你抓到了兇手，就不反對結婚了？」

王組長點頭同意。周仲山又狡猾的說：

「那好，我們一言爲定。祝你趕快把兇手白髮鬼抓住，使我兒子的婚期不致展延。」

李若基見到周仲山的態度改變，心中奇怪，但又猜不出這頭老狐狸心裏又在想什麽壞事。

他們又到高詩麗的房間內，把錄音機播放給她聽，證明有人搗鬼。高詩麗哭得格外傷心，對自己的生存已失去了信心。

這時，阿火突然偷偷摸摸的進來，神秘的說：

「王組長，李先生，我找到一樣東西，也許你們有用。」

「什麽東西？你快拿出來給我們看呀！」李若基催他。

阿火却吞吞吐吐，十分害怕的東張西望，證明外邊沒有人偷聽，才摸出來握在手裏，道：

「我是高家四代的老佣人，唉！眼看高家敗落到這地步，心裏眞是傷心呀！尤其是大小姐的死，二小姐的病，眞想不通誰在搗鬼。我吃了高家一輩子的飯，應該忠心耿耿，爲主人出力，保護二小姐不給人謀害。……」

「你別說這些了，我們都知道你忠心可靠，你找到什麽東西，趕快拿出來給我們看。」

阿火經不住催促，把手中的一個空的小藥瓶交給李若基。

「這是舅太太替二小姐注射的針藥空瓶。平時她小心的收起，決不讓我拿走的。今天我設法偷了一個。李先生、王組長、不是阿火小心眼兒，只是覺得舅太太為二小姐醫病，醫了怎麽久，為什麽不好？反而日益加重？我想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也許舅太太的藥用錯了。我很不放心，所以偷了一個藥瓶，請你們識識看。你們別對舅太太說呀！她知道了會生氣，大罵我多管閒事呢！」

王探長注視藥瓶，稱讚阿火道：

「你做得很好！你以後拾到什麽東西，發現什麽可疑的事，都要告訴我們。我們會替你保守秘密，不說出去的。阿火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李若基問王探長：「這是什麽藥，能查出來麽？」

「我想可以的。…………」

「但兇手白髮鬼，怎樣去抓他？」

「我相信他躲在花園中，我們到那兒去搜查。」

李若基和王探長晚上去高家花園，躲在假山洞中，守候白髮鬼。深夜的花園內，樹木蕭蕭，在幽暗的上弦月夜，充滿恐怖氣氛。好似妖魔鬼怪都聚集在這裏，伺機蠢動。尤其古怪的鳥啼聲，聽來令人毛髮直豎。

他們囁氣凝神的守着，直等到十二時以後，月亮已漸西斜，仍是未見動靜，寒風吹在身上，冷露溼了衣裳，看來他們將在花園內過夜了。………

李若基等得沉不住氣，悄悄地對王組長說：

「今夜那白髮鬼會不會出現？」

「噓！別大聲說話，我們守着吧！希望他會來………」

王組長回答他。又過了一會兒，他們聽得花園裏傳來輕微的脚步聲，走在石板路上，發出「咯，咯」微響，頓時緊張起來，注視發出聲音的地方。………

果然沒有多久時間，他們看見有個穿着滿清官服的老頭兒，直挺挺的從假山洞中出來。乾癟的臉上，紅纓帽下，銀白色的頭髮和鬚髯。背後還拖了一根白色的小辮子。說他是走路，却不是一步步的向前行走，而是直僵僵的一跳一跳的移動身體。直像

個從棺材裏出來的僵屍。

那白髮鬼眼中露出恐怖的綠光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心寒胆戰。他漸漸地走近李若基和王組長躲藏的地方。王組長輕扯李若基的衣角，摸出手槍，大聲喝叱着衝出去：

「不許動！…………什麽人扮的鬼怪，站住！」

他們衝出去捉白髮鬼，但那鬼十分機警，聞聲就轉身逃走，跳躍前進，速度極快。王組長見他逃走，就喊：

「站住，再不站住，我要開槍了！」

白髮鬼不理睬他，仍是向前跳着逃走。王組長無奈，舉槍射擊。但白髮鬼已跳到樹林裏去，樹葉綜錯，光線幽暗，有沒有射中他，就不得而知。

他們那肯放過白髮鬼，緊跟在後面追去。在樹林內曲曲折折的繞了好多個圈子，就失去白髮鬼的影蹤。

「咦？那鬼逃到什麽地方去了呢？」李若基問：

「一定在樹林內，我們繼續找尋。…………」

他們穿過樹林，就是荷花池和假山，池水已乾涸，長滿野草。荒蕪得很。繞着池塘

走到假山洞，李若基的手電筒照射洞內，驚喜的叫起來：

「有了，白髮鬼躲在洞內！逃不了啦！」

在手電筒的光芒照射下，果然看見一個清裝的白髮鬼，躲在山洞中，綣縮成一團，蹲在地上。他們小心的走入山洞，一步步的走近白髮鬼，但那鬼一動也不動，好像睡着般的。

王組長見到這情形，心中就起異樣的感覺，走上前去一推，白髮鬼倒下，直躺地上。發覺已死了！

「呀！死了………」他們大爲驚異。

王組長摸他的胸口，有射中鎗彈的傷口，滲出鮮血，但已凝住了。摸他的手，也已冰冷。………

「白髮鬼是誰呢？………」這是他們急於要知道的謎底。

李若基脫去他的紅纓帽，拿掉白色假髮和臉上的鬍鬚，現出這個人的眞面目來，不禁暗吃一驚。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高家的老佣人阿火。

這是一個極意外的答案，連王組長都沒有想到是他。第二天上午，周家的人聽到阿

火是白髮鬼，已被槍殺的消息，大爲歡欣。

周仲山抽着烟，搖頭擺腦的說：

「唉！想不到這個老奴才，竟是白髮鬼，作怪害人。現在可好了，白髮鬼已死，天下太平，詩麗也不必再擔心有人謀害她了。

周太太接口說：「對呀！王組長破案，兇手已死，就不必再費神偵查，案子就可了結。」

周力羣更得意洋洋，說：「詩麗安全有了保障，沒有人再害她。我就可以和她如期結婚。」

他們的一吹一唱，聽在王組長和李若基的耳朵裏，反應很冷淡。當提到高詩麗的婚事，王組長就說：

「關於詩麗小姐結婚的事，我不便表示意見，最好由她自己決定。」

周仲山却不以爲然，正經的說：

「王組長，上次你答應我們，詩麗的安全有了保障，就不再反對她結婚，現在白髮鬼死了，她就可結婚，你爲什麽又說不便表示意見？」

「我認爲結婚的事，還是由她自己決定。」

周力羣胸有成竹，很有把握的說：

「沒問題，詩麗會同意結婚的。總之，我不管有沒有人反對，我和詩麗會如期舉行婚禮。」

李若基忍不住插嘴說：「你們讓我說一句話吧！」

周力羣很討厭他，緺緺眉頭說：

「你是來整理古書的，這事沒有你說話的資格。」

「我要說的話，不關詩麗小姐的婚事，而是說白髮鬼。」

周仲山一驚，反問：「白髮鬼怎樣？」

「我懷疑阿火不是白髮鬼！」

這句話一說出，周家的人大嘩，紛紛斥責他胡說八道，李若基沉住氣，等他們說完，緩緩的說：

「我的懷疑是有根據的，不是胡亂的猜想。第一是當白髮鬼害死高詩美小姐的那天晚上，我和阿火在一起，看見白髮鬼越窗逃走。一個人沒有分身術，扮白髮鬼和阿火，

同時同地出現。可見阿火不是白髮鬼。」

周太太立刻駁斥道：「那個同時出現的白髮鬼，一定是阿火的同黨！」

李若基提出第二個證明，說：「當我和王組長在花園中捉白髮鬼的時候，眼見這鬼是會走動，是活的，不到三分鐘在山洞中找到的阿火所扮白髮鬼，却已死去很久，血液凝固，身體冰冷了。這決不是死亡三分鐘後的現象。可見我們追的白髮鬼是另外一個人扮的，不是阿火！」

這話更使周家的人不滿，周力羣反問：

「照你的說法，有兩個白髮鬼？」

「不是，白髮鬼只有一個，他沒有死。而阿火是被白髮鬼所害，故意把他扮做白髮鬼，欺騙王組長，企圖就此結案，不再追究這謀殺案。」

王組長這時接口說話，道：

「我支持李先生的意見。阿火不是白髮鬼，而是被白髮鬼所謀害的人。證據是我在捉白髮鬼時開槍射擊，我的手槍用的是四五口徑的子彈。而射死阿火的子彈，已從他身上挖出來，却是三八口徑的，和我的槍彈不同。這可證明當夜沒有射死阿火，而是另外

有人把他害死的。這個兇手，就是白髮鬼，或是白髮鬼一幫的人。」

周家的人面面相睹，不敢置答。王組長又說：

「兇手非常陰險毒辣，連續的害人。但是，他不管如何狠毒，决不能逃過法網，將受到制裁。」

周仲山聽了憤怒，反問道：

「王組長，你這話是什麽意思？你查出兇手麽？他是誰？有什麽證據？爲什麽不抓他法辦？」

「周老先生，你不必焦急，兇手已在我的掌握，到了時機，我會把他捉住，繩之於法的。」

這天的談話在不愉快的氣氛下結束。高詩麗在周力羣催眠術的控制下，允許和他結婚。李若基和王組長反對不成，眼看她將步詩美的後塵，落入周家人的陰謀陷阱中了。

三、

「呀——！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

早晨，高詩麗房內傳出慘厲的呼救聲。李若基慌忙從牀上跳起，趕到她的房內去。只見詩麗雙手按住臉，縮在牀角裏，嚇得全身發抖。

「詩麗，出了什麽事情？爲什麽叫喊？」

她手指着床頭，恐怖的神經質的哭着說：

「你看！你看！………我要死了呀！」

李若基朝她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見床頭的木板上貼着一張白紙，正隨風飃蕩。他撕下來觀看，白紙上寫着：

「喪：高詩麗小姐痛於×××年×月×日下午五時壽終，享壽二十二歲，謹定於是日出殯安葬，哀此報喪。」

李若基不禁大怒，把白紙丟地下道：

「眞無聊，誰在開玩笑？」

高詩麗哭得很傷心，淚珠兒直流下來，說：

「這不是開玩笑，是眞的！我將死了！那報喪條上的日子，正是我結婚的日子呀！」

「詩麗，不要哭！你不會死，你要堅强的活下去………」

「我怕…………我怕呀！我會死，那天死的…………」

詩麗倒在李若基的懷內，哭得像淚人兒似的。周力羣闖進來，看見未婚妻在別人懷內哭泣，怎麼不妒忌？他懊怒地拉開詩麗，伸出拳頭就向李若基臉上打去，罵道：

「好不要臉！勾引我的未婚妻！」

李若基閃避得快，沒有被他擊中。冷冷地解釋道：

「周力羣，因爲詩麗害怕，我在安慰她。…………」

「誰要你的安慰，滾出去！」

李若基不甘示弱，倔强的站在房中，說：

「這是詩麗的房間，你沒有資格趕我走。」

「哼，你活得不耐煩了，想找死？」

周力羣抓住李若基的衣襟想揍入。但被他掙脫了，說：

「周力羣，你想打架，我們出去較量，我奉陪，決不叫饒的。走吧！」

李若基向他挑戰。高詩麗攔阻他們，說：

「不要打，大家不許動手。」

李若基拾起地上的報喪白紙，給周力羣看，厲聲問：

「這是誰幹的？………」

「哼！………你以爲是我麼？告訴你，姓李的，我不希望詩麗死呢！」

「要是她不死，而變成瘋子，你的利益就大了！」

「你胡說什麼！」周力羣大聲叱斥。

「你自己心裏明白！………」

他們在爭吵時，高詩麗突然又尖叫起來：「呀！………我死了呀！」

他們停止鬥嘴，看見高詩麗指着牀底下，一個女布偶，胸口插着十多支針，衣裳上寫着「高詩麗」。

這種恐怖的玩意，是兇手在刺激高詩麗的神經，使她加速崩潰，變成瘋子。王組長

和李若基明瞭兇手的陰謀，但抓不到證據，不能確定是那一個人幹的。

高詩麗結婚的日子終於到了，那天正逢狂風暴雨，猛襲着高家古老的住宅。周仲山爲節省開支，婚禮在高家大廳上舉行。他發出很多喜帖，邀請親戚朋友參觀婚禮。可是，高家是敗落的門戶，早無往日的風光，世上只有錦上添花的人，就少雪中送炭的親友。再加上風雨來襲，這天到高家來賀喜的人，十分稀少。空曠的大廳上，稀稀落落，只有極少的幾個親友來喝喜酒。

這種凄涼的狀況，又使高老太太不勝感慨。她是見到過高家興旺時的熱鬧場面，和今日對比，不堪回首。但王組長很早就到，去高老太太的房裏賀喜。同時，李若基又偸偸地把陳醫生請來，在周家人忙着招待客人，籌備婚禮中，將陳醫生接到高老太太的房內，等候機會替高詩麗看病。下午五時，風雨更加猛烈，來賀喜的幾個親友，又走掉了數人，當舉行結婚儀式時，場面更加稀落，只剩下周家的人在張羅，好像在唱沒有觀衆捧場的戲。

高詩麗穿上新娘禮服，披了白紗，在周明芝的扶持下，緩步走到禮堂上來。周太太播放「結婚進行曲」的唱片，在一架老式的留聲機喇叭中播出。詩麗聽着音樂的節拍，

一步步的走着。她的頭腦中一片空白，灰暗混沌，什麽思念都沒有。好像一個傀儡，給人操縱着行動。臉色呆板，沒有笑容，目光遲鈍，對眼前景色都木然不覺。…………

「轟隆隆…………嘩啦，嘩啦…………」雷雨聲越來越響了。

如果說高詩麗是在結婚，不如說她參加自己的葬儀來得合適些。那場面上沒有歡笑的喜氣，大家都似參加喪禮般的嚴肅。在淒風苦雨中，有不祥的預兆。

「轟隆隆…………嘩啦！嘩啦…………」雷雨繼續在猛襲高家的古屋，震撼着門窗。

在沉悶的空氣中，只聽得「結婚進行曲」緩慢的調子，夾雜雷雨聲，在古老大屋中迴蕩。…………

突然電燈熄滅，屋內一片黑暗。同時高詩麗慘叫：

「呀！…………」她的聲音刺激每一個人的神經。

王組長和李若基早預料到在雷雨中電線會吹斷，電燈會熄滅。準備手電筒和蠟燭，立刻奔過去把電筒按亮，點燃蠟燭。但見一個黑衣人抱住高詩麗，揮刀欲刺。

李若基衝上抱住那個人，想奪去那把刀。但他力大無窮，奮力反抗，扯倒李若基，

在地上打滾。

王組長護住高詩麗，轉身幫助李若基對付這個突然闖入的陌生人，他學過柔道和擒拿術，數下就把那個刺客摔倒，用手銬將他銬住，不得動彈。

那時電燈恢復光亮。他們看淸楚這個刺客，竟是個健壯的中年婦人，衣衫襤褸，蓬頭散髮，臉上塗滿汚泥，扯開大嘴狂笑，模樣十分恐怖醜惡。

「哈………哈………哈………哈…………」他作夜梟般的獰笑。

高詩麗受不住這個刺激，早已昏迷過去。李若基扶她到高老太太房裏，交給陳醫生照料。在紊亂中，周太太來不及反對阻撓。詩麗已被送走。

王組長捉住這個中年婦人，厲聲問：

「你是誰？爲什麽來行刺？…………」

「哈………哈………哈…………」她只是笑，不回答。

周太太向王組長解釋道：

「她是詩美的奶母，是個瘋子，一直關在後山的石屋內，今天不知道怎麽逃出來，到婚禮中搗亂。」

「既是瘋子，誰在替她治療？」

「是我！」周太太說：「經常替她注射，但神經錯亂，醫不好了！…………讓我來帶她走，關到石屋去吧！」

周太太帶走瘋奶母時，王組長在她的背後，發現貼着一張白紙，上面畫一個骷髏，寫着：

「我已囘來復仇！」

王組長撕下這張紙，鐵青着臉問大家：

「這是誰幹的？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」大家沉默，不囘答。

這時周力羣憤怒的走來，大叫大嚷：

「豈有此理，實在太可惡了！我要去見詩麗，竟被關在門外，不許進去！天下那有這個道理？我是她的丈夫呀？難道丈夫沒有權利探望妻子嗎？」

王組長提醒他：「周先生婚禮還沒有舉行，你還不是詩麗小姐的丈夫！」

周力羣說他去高老太太的房間探視詩麗，竟被拒絕進門，並說房內有位陳醫生在替

詩麗看病。這可惱怒了周太太，她大聲的叫起來：「詩麗是我的病人，沒有得到我的同意，怎麽可以換醫生？誰把陳醫生請來的？………」

「是我！」高老太太推着輪椅出來，冷冷地回答。

周家的人對老太太還有些憚忌，不敢過份觸怒她。周太太頓時軟化下來，說：

「請醫生的事，最好和我商量。而且，詩麗經我的治療，不是很好麽？用不到別個醫生診治。」

「哼！再給你看病，詩麗的性命難保！」高老太太很不客氣的說：「從現在起，詩麗由陳醫生診治！我決定的事，什麽人都不許反對！」

「………」周太太心中很懊惱，但忍住氣，不敢反對。

周仲山立刻見風駛舵，陪着笑臉說：

「對！對………讓陳醫生看也好。但今天的婚禮該繼續舉行，要是詩麗休息好了，請她出來結婚，別錯過時辰。」

高老太太搖搖頭，堅定的說：

「今天不再舉行婚禮，大家散去吧！」

這意外的宣佈，使周家的人驚愕。周仲山忙道：

「天下那有結婚到一半停頓的？這豈不是成了天大笑話？不成，不成！婚禮一定要完成。不能拖延下去。」

周力羣，周太太等都附和，和高老太太爭論。但老太太堅持不讓步，使他們知難而退。周仲山不想和她鬧得太僵，轉圜說：「好，今天不舉行婚禮，那麽改明天吧！」

結婚要等詩麗的病醫好之後，再決定。現在不必確定那一天舉行婚禮。」

高老太太說完話，就和李若基王組長到她房裏去了。周家的人大爲失望，恨得牙癢癢的，但又奈何不得高老太太。來賀喜的幾個客人，這時都告辭走了。

「仲山，你要據理力爭，不能讓婚禮拖下去。夜長夢多，會發生別的變化。不要讓煑熟的鴨子飛了！」

周太太對此十分擔心。周明芝偸吃着喜酒席上的糖菓，緩緩地道：

「要是詩麗的病醫好了，恐怕不會再受我們控制。而且，娘的用藥的秘密，會給陳醫生查出來，對我們大不利呀！」

「對呀！怎麽辦呢？………」周力羣焦急地問。

「有什麽辦法？」周明芝肥胖的臉上，露出一絲奸笑，說：「目前最要緊的是攆走陳醫生。」

在高老太太的房間內，高詩麗已清醒。經陳醫生的檢查，發現是藥物中毒。王組長把阿火給他的一個藥瓶給陳醫生觀看，說：

「這是鎮靜劑，注射這種藥，照理是不會出毛病的。」

「是的，鎮靜劑在醫生指定的用劑量下注射，是不會有害的。要是超過用量的注射，就會造成藥物中毒的現象。目前高小姐就是這種病況。」

李若基十分憤怒，衝動地對王組長說：

「現在抓到周太太謀害詩麗的證據，你可以採取行動來對付她了。」

王組長搖頭苦笑，說：

「不成！目前的證據只能控告她無照行醫，違反這種法律，處分不重，繳過罰款，就可釋放，不必坐牢。至於注射謀害詩麗，她盡可否認用藥過量，法律上拿不出充分證據。周太太仍可逍遙法外。而且，我要抓的是謀害林詩美的兇手，若因此打草驚蛇，給他逃脫，反而得不償失。李先生，你要忍耐一下。我們要有充份證據才行動，使兇犯不

能狡辯脫身。」

王組長老謀深算，說的自有道理，李若基只有聽從他。高老太太關心的是詩麗的病況。

陳醫生安慰她道：

「藥物中毒的情況雖然很嚴重，但是可挽救的。只要不再施用鎮靜劑，和服我開的解藥，我想在最短時間內會恢復健康的。」

王組長擔心詩麗再度被下毒。就在她的房門口，派一員便衣警探把守。除了王組長准許的陳醫生和李若基，可以進入房內外，其餘的人一律不准入內。

這又引起周家的人的反對，集中力量攻訐王組長干涉高家的事情。但高老太太支持他的防範措施，使他們隱忍屈服。心裏却恨之入骨。

再說：周太太把奶母押到後山石室內，鎖在石牆的鐵鍊上，用一條皮鞭，狠狠的在她身上抽打，罵道：

「你這不中用的東西，叫你在婚禮完成以後再闖進來嚇詩麗，你偏弄錯，把婚禮都弄砸了！你這奴才！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眞是氣死我了！」

奶母跪在地上，不住的向她叩頭，忍受皮鞭的抽打，毫無反抗的神態。且可憐忒忒的伸出手臂，「咕嚕，咕嚕」的嘴中不知說什麽，好像是哀求周太太，替她注射一針。

「哼！你這奴才，只知道注射，不知道替我辦事。」

周太太咒罵了一陣，心裏氣憤漸平。才從藥箱中取出針筒，在奶母的肩上注射了一針。

奶母滿臉歡悅，她不再哀求叫喊，躺下來睡了。周太太就走出石室，重返高家。

奶母受周太太藥物控制，這是一個秘密。除了周家的人以外，沒有人知道這件事。

詩麗的病眞如陳醫生所言，沒有隔多久，卽有起色，迅速的恢復健康。而周家的人對之大爲不安。但她的房門口有警探守住，又不能進去探病，徒然焦急，想不出辦法對付陳醫生和謀害詩麗。

有一天晚上，白髮鬼再度在高家出現，他從窗口爬進詩麗的房間，鬼鬼祟祟的想用一雙絲襪，把詩麗從睡眠中勒死。當他絞緊絲襪正要下手時，門外看守的便衣警探醒來，飲茶解渴。使白髮鬼不敢再動手。……

他放棄勒殺，却把床前陳醫生開給詩麗吞服的藥片瓶子調換了，又悄悄地從窗口溜

出去。詩麗和門外的警探都沒有發覺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李若基和王組長到詩麗的房裏探視，正逢到她吃藥的時間，詩麗打開藥瓶取藥。她的精神很好，和他們有說有笑的談着，沒有注意到藥片已換過了。

「詩麗，你的病已好了，我們都很高興。從今天起，門外的便衣警探將撤走，你要自己當心……」

「王組長，謝謝你的照顧，我不會再出事了。……」

他們談話的時候，詩麗倒一杯白開水準備服藥。李若基的眼睛觀望房內各處，突然發現昨夜關閉的窗開了一條小縫。他就問：「詩麗，你昨夜開窗睡了？」

「沒有呀！自從你關窗後我沒有動過，也沒有別人開窗。……」高詩麗把藥片放入嘴內，準備用白開水吞下。

李若基的頭腦如電流般的快速，他撲過來搶她的藥瓶觀看，立刻大聲叫喊：「把藥吐出來！吐出來！」

高詩麗大驚，忙把舌頭上的藥片吐掉。面色灰白的問：

「這是怎麽一回事？難道這藥片……」

「這不是陳醫生開給你吃的藥！」李若基堅定的說。

陳醫生來了，證實他的話，並且發現那瓶藥片劑毒。要是高詩麗慢一步，吞下肚去，就中毒而亡，無可挽救。高詩麗受到重大刺激，發狂似的哭嚷：

「這是誰幹的？誰幹的？和我有什麼重大的仇恨，再三的要謀害我，要我死呢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」李若基和王組長沉默不語。他們有好多話想說，但又不便於直說。

高詩麗哭泣着，繼續說：「要害死我的人，是我的舅父？舅母？還是表兄？表妹？或是那個發瘋的奶母？…………或是別個人？我猜想不出來，覺得個個都有嫌疑？王組長，你告訴我，誰是謀害我的兇手？」

「詩麗，現在我還在調查，總會水落石出的。你不必擔心害怕，我會把兇手捉住，讓他受法律制裁。」

王組長安慰她的話，並不能使詩麗掃除疑慮和恐懼。她長歎一聲，道：

「唉！在這陰謀重重的屋內，我相信得過的，只有我的祖母和李先生了！………」

高詩麗病好的消息，使周家的人重提起結婚的事。他們希望周力羣早日和詩麗成親

。但是詩麗已對周家的人失去信心，討論婚事的時候，她堅決的表示：「不用談了！我不想結婚，不想嫁給表兄，我要求婚約解除。請表兄另外娶別個小姐吧！」

高詩麗一口回絕婚事，主張解除婚約，對周家的人激起很大的爭論。但她堅持不肯屈服在舅父母的威嚇，和表兄的甜言蜜語引誘下。到了最後，周力羣摸出金錶來，又將使用催眠術來控制她。

李若基早已洞悉他的陰謀，故意站在周力羣和高詩麗的中間，阻擋他的施術，並且點穿秘密。說：

「周先生，請你別用催眠術，詩麗小姐不再受控制。」

周力羣大怒，推開李若基，說：「詩麗的變心，都是你搗鬼，今天我決不放過你！」

他伸手要打李若基，高詩麗攔住，叱道：

「表兄！你敢打李先生，我就請你出去，不許再回高家來！…………我說得到做得到，你不相信，可以試試！」

周仲山夫婦怕高詩麗眞把周力羣趕出去，事情將更不可挽回。忙勸住兒子，又向詩

麗陪笑臉，說好話，才把決裂的局面緩和下來。但他們之間婚事是吹定了。周仲山怪兒子不爭氣，得不到表妹的歡心，這些話也只是發牢騷，無補於事實。

可是，李若基周力羣之間的尖銳對立，已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周力羣總認爲李若基的作梗，才使詩麗不肯結婚嫁給他。

晚上，白髮鬼又摸進高詩麗的房裏來。這會因門口已撤走了守衞的警探，他大大方方的弄開門進來。摸到床頭，看見高詩麗蒙頭睡着。就拿一只絲襪，絞緊了向她頭上套去………

當他正下手，床上睡的人突然跳起來，雙手一推，冷不防把白髮鬼推下床去。那揭去蒙在臉上棉被，原來是李若基。他故意和高詩麗換床睡，等着擒拿兇手。

白髮鬼沒有想到這個詭計，急忙爬起來向門外就逃。李若基追出來，大叫：「不用逃，看我捉住你！」

白髮鬼行走十分迅速，他直向後花園逃去。李若基緊追不捨，但到了花園內，樹木衆多，又無燈光，白髮鬼消失在黑暗中，找尋不到了。

這次誘捕白髮鬼雖沒有成功，但使他害怕，就此不敢再摸到高詩麗的房裏來行兇。

五、

李若基替高老太太整理古書，花了很多時間，總算整理出一份古書名單來。高老太太很高興，準備把它捐獻給圖書館。因時，請李若基把殘缺的高氏家譜，重抄一份珍藏。

李若基抽着香烟，在燈下抄家譜，高詩麗走來和他談話。李若基就把點燃的香烟頭，擱在烟灰缸上。正和詩麗談得歡笑滿屋之時，周力羣進來，看了就不高興，三言兩語，就和李若基吵架。他拿起烟灰缸，準備向李若基頭頂砸下。

「住手！你要打死人麽？快把烟灰缸放下！」

高詩麗厲聲叱責表兄。驚動周仲山夫婦，他們把兒子勸走，李若基聞到紙燒焦的味道，大叫：

「不好了！我把家譜封面燒壞了！」

原來周力羣拿烟灰缸動武時，那個香烟頭滾落到家譜上，火頭把書面燒了一個洞。

「這是高家珍藏的家譜，我眞不小心，燃壞後不知怎樣對老太太解釋？」李若基不

勝懊惱。

「讓我看看，有沒有補救的辦法。」

高詩麗接過家譜，在燈光下照看書面，仔細的觀察一會，臉上現出奇怪的神色，道：

「怪了，這頁書面內，好像夾着一張紙。讓我把它抽出來看看，到底是什麽東西。」

高詩麗小心的從書面中抽出夾紙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「八角石洞，藏金億萬。虎口拔牙，通天入地。」

這四句十六字之外，紙上還畫着一條條曲線，東繞西折。他們瞧看一會，不解其意。

李若基猛然想起來，說：「對了，老太太會說過，高家祖先會留下藏金，這張紙是不是暗示藏金的地方？」

他們興奮地到老祖母房間內，把發現的紙張交給老太太觀看。她也同意李若基的看法，這紙是找到藏金的謎語，不斷的唸着「八角石洞，藏金億萬，虎口拔牙，通天入地

」四句話，思索着字句中的含意。

「八角石洞，一定是個地方。」李若基問：「老太太，你想想看，什麼東西是八角形的，用石頭做的，又有洞的，這地方藏着黃金。」

他們研究的時候，窗外黑影一閃，好像有人在偷聽。老太太首先發覺，輕輕地說：

「不要研究了，窗外有人………」

李若基和高詩麗走出去探視。那個人已走掉。也不知是誰。老太太心中不安，對他們說：

「今晚讓我仔細的想一想，希望明天能解答謎底。時間不早，你們去睡吧………」

李若基和高詩麗辭別老太太，各自同房睡覺。在半夜裏，刮起很强烈的風，吹得門窗格格發響。把李若基從夢中吵醒，他起來抽枝烟，沉思紙上的謎語，突然聽到………

「呀！………救命呀！」

一聲慘厲的呼叫，李若基立刻跳起來，衝到高詩麗的房間去。他第一個關懷的，就是這位二小姐的安全。

他快速得像一陣風，衝進詩麗房內，看見她安然無恙的坐在床上，驚慌的看着李若

基，顯然詩麗也聽到叫聲。

「詩麗，你沒有事吧？」李若基問：

「我沒有事。那叫聲好像從祖母房間內傳出來的。」

詩麗急急披衣，和李若基趕到老太太的房內，一進屋就看見輪椅翻倒在地上。老太太跌倒在床邊。胸口插着一把尖刀，鮮血流出來，染紅了睡衣。

「奶奶！奶奶………」詩麗驚慌悲痛的哭叫。

李若基注視老太太的傷勢，她還沒有斷氣，張開眼來，用極微弱的聲音說：

「白………髮………鬼！」

老太太垂下頭去。死了。白髮鬼又害死一個人。連同那本家譜也告失蹤。

李若基報告警方，王組長立刻來偵查，詢問住在高家的人們，周仲山夫婦、周力羣和周明芝，都從夢中吵醒起來應詢，他們都說在睡覺，沒有聽到異聲。同時也沒有確實可靠的不在現場證明。

大家聽說白髮鬼又出現，個個心寒胆戰。陰險譎詐的周太太，突然歇斯地利的指着李若基，道：

「我明白了，白髮鬼就是你！」

李若基受誣吃驚，慌忙說：

「周太太，你別胡說，我和白髮鬼打過架，還會是白髮鬼？」

「哼！你耍的把戲，可瞞不了我的眼睛，你和白髮鬼打架是假的！是你和同黨串通演戲給我們看，證明你不是兇手！…………」

周力羣同意他的母親的指控，說：

「對，自從你來了以後，高家才鬧的白髮鬼，原來是你作怪！」

周仲山推波助瀾，說：「有重大嫌疑，把他抓起來審問。用木柴燒死這白髮鬼！」

你一句，我一言，周家人集中攻擊李若基，使他在激憤中陷入了他們佈置的圈套。說：「你們說我是白髮鬼，有什麼證據？沒有證據，不能亂咬人…………」

周明芝冷冷地說：「證據？搜他的行李，找呀！」

他們和王組長等一同到李若基的房間內搜查。沒有花多少時間，就在他的皮箱內，找到白色的假髮和面具等物，是裝扮白髮鬼用的。周家的人發現證據，更是振振有詞，指控李若基扮鬼害人。

「這不是我的東西，不知道誰放在我的皮箱內。」

不管李若基怎樣解說，周家的人聲勢汹汹，一定要將他當白髮鬼辦。王組長替李若基排解說：

「你們不用吵，要是他是眞兇，會把證據放在皮箱內，等你們查出來？李先生在老太太托我找來，暗中保護詩麗小姐的。………目前他的皮箱內有白髮鬼的東西，其中另有文章，我要仔細調查。」

李若基到高家的秘密任務，王組長不得已的揭開。周家的人面面相視。總算平息了誣陷他是白髮鬼的糾紛。但他的被周家的人視爲眼中釘，非拔不快，這情況已很明顯。

當天夜裏，李若基在詩麗的房間內，談到家譜失蹤，那藏金謎語的小紙也丢了。高詩麗却從衣袋內摸出一張紙來說：

「那張神秘的小紙沒有丢掉。祖母昨夜發現有人偷聽，臨走把小紙藏在我的衣袋中‘剛才我摸手帕，發現這張紙。但祖母去世，再也沒有人能解答這個謎底。」

說着又引起高詩麗一陣感傷。李若基對她好言安慰。突然聽到「拍」的一聲響。窗口丢進一個紙團，李若基拾起觀看，那張紙上貼着自報紙上剪下的字，貼成一封簡短的

信：

「欲知兇手是誰，請來花園。」

這是誰投寄的信呢？李若基追出去找尋，那個人早已走了。高詩麗認爲這是陷阱，勸他不要上當。但李若基不怕，決定去花園冒險，找尋那個寄信的人。

「你堅持要去，那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」高詩麗說：

「不！你不要去，我會小心照顧自己，不會出事的。你還是留在屋內，把門窗下鎖，安心睡覺。要是我半個小時內沒有回來，你打電話去警察局找王組長。」

李若基關照妥當，就獨自己花園搜查。他在黑暗而又荒凉的花園內走了沒有多遠，就看見一個黑衣的蒙面人站在前面。那人說：「李若基我就是請你來的人，將告訴你所有的秘密。」

「好吧！你快說吧！」

「你走近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看。………」

李若基不疑有詐，就放胆走過去。當他走近那個黑衣人時，突然在他的背後樹林中跳出一個人來，快如閃電的舉棒就向他頭頂擊下。李若基來不及反抗，連哼都沒有出聲

就，昏倒在地上。

「哈…………」那個黑衣蒙面人冷笑，說：「我送你到陰曹地府去，會見死者的鬼魂，向他們探查秘密吧！」

李若基從昏迷中清醒過來的時候，腦袋疼痛欲裂，耳朵嗡嗡發響。發現自己躺在冰冷潮溼的石板地上，鼻子裏聞到一陣强烈的糞便惡臭。他在什麽地方？…………他抬起頭來，想用双手支撐身體爬起來。…………

「哈！哈…………哈！哈…………」一陣怪梟似的笑聲，廻蕩在空間，聽來毛骨悚然。

李若基還沒有爬起，突然有一團黑色物體撲過來，直壓到他的身上。他意識到這團黑色物體是個强暴的人，正伸出鐵鉗般的雙手，勒緊他的喉嚨，想叉死他。…………

李若基慌忙反抗，想推開這個攻擊他的人。但那人蠻力很大，手腕堅强，勒住喉嚨不放。使李若基難以擺脫。只有拚死的抵擋。在那人的手上，狠狠地咬一口。

「哇…………」這個痛極大叫，果然奏效，鬆了勒他脖子的双手。去撫摸咬破皮膚的手腕。

李若基趁這機會，推開這人跳起來。細看攻擊他的人，猛然吃驚。他認得，就是搗亂高詩麗婚禮的瘋婦，那個奶母！

他再看四週，是黑沉沉的石壁，頓時醒悟叫起來：……

「天呀！我困在幽禁瘋婦的石屋內！」

他想衝出石屋逃走。但門是緊閉的，無法離去。而那個瘋婦被咬之後，嘴內「唔！唔」發出怪聲，眼睛紅赤，像頭激怒的野獸，又衝過來和他格鬪，好像堅決要勒死他。

李若基跌倒，和瘋婦很命的打鬪，他處於不利的弱點，一連挨她數拳，又將昏迷過去……

在高家屋內，高詩麗注視手錶一分一秒的過去。半個鐘點很快的消逝，李若基音訊全無，不見他回來。她的心裏顯得十分擔憂，怕他在花園內遇險。

她想起李若基臨行的話就，到客廳中去撥電話，打給警察局刑事組的王組長。

但王組長剛巧不在局內。她只好留話給辦事員，李若基有危險，請轉告王組長，趕快到高家來。

高詩麗掛斷電話。有個黑衣蒙面人在她背後出現。手裏握着金錶，强迫她觀看錶面

發出的閃閃金光。…………

「詩麗，你要死了，你要聽我的話，親筆立下遺囑。」

高詩麗又被金錶所催眠，一切聽從他的話坐下來，在準備好的紙張上，握筆書寫。

…………聽着黑衣人的口述，一句句的寫下來…………

「立遺囑人高詩麗，茲因身體多病，自知難以永壽，預立遺囑存證。在我去世之後，所有遺產，全部由未婚夫周力羣繼承。後恐無憑，立此存照。立遺囑人高詩麗親筆。」

寫完了遺囑，黑衣人又叫她在紙上蓋手印。完成手續後，又挽着她說：

「現在，你跟我去死吧…………」

他們來到花園內，走到一個乾涸的古井邊。那人說：

「高詩麗，我可憐你不讓你在催眠中，不明白的死去，現在，你醒來！」

他在高詩麗頭頂上一拍，她就清醒。吃驚的看看四週。

「咦？我怎麼在花園內？…………你是誰？」

「嘿！嘿…………」

黑衣蒙面人冷笑，說：「我是送你到地獄去的鬼差！高詩麗，今晚你陽壽已絕，就要死了。這口古井就是你葬身之處…………」

他拉住高詩麗，向井邊推去，詩麗驚慌大叫救命。他又冷冷的說：「你叫破喉嚨，也沒有人聽見，會來救你的。那姓李的小子困在瘋婆的石屋內，早已死了！他救不了你呀！…………」

高詩麗大驚，悲憤地說：「我不相信他死了！若基！若基！快來救我呀！」

「不許叫，乖乖地跳下去，免得我動手。」

「不，不，我不要死，不要跳！」

她掙脫那人想逃走，但被抓住，推向古井黑沉沉的洞口。在掙扎中詩麗拉掉了黑衣蒙面人的黑布，看到他的眞面目，竟是她的未婚夫，表兄周力羣。

「呀…………表兄！原來害我的兇手是你！」

「嘿！嘿！…………你扯掉我的黑面布，認出了我，你更不能活命。…………」

「原來你害死我的祖母，姐姐，還有阿火，現在害我。表兄，你好陰險狠毒呀！………」

高詩麗傷心失望的大哭，哀求周力羣饒他一命。但鐵打心腸的表兄，無動於衷，冷酷的笑着說：「嘿！嘿！你死後，高家的財產都是我的。我決不放你活下去。………」

高詩麗用力推開周力羣，向屋內奔去。但路邊突然又閃出三個黑衣人，攔住她的去路。抓住她帮着推向古井。這三個人，竟是周仲山夫婦和表姊周明芝。

陰謀完全揭露，是周家上下兩代四個人合作，侵奪高家的財產。害死高家的人。高詩麗狂叫咒駡：

「舅父，舅母，表兄，表姊！你們害死我，我會化做厲鬼，回來報仇的。你們記着，我會回來報！回來報仇！」

她的狂叫「報仇」的聲音，廻蕩在黑夜的花園內。但對財迷心竅的周家的人，毫不畏懼。四個人合力拉住高詩麗，向古井的洞口中推下。………」

「呀！………」一聲慘叫，高麗詩落入古井。

李若基在石屋內困鬬瘋奶母，費盡力氣，才把她制服，用鐵鍊鎖住。又設法弄開了門，逃到外邊。

他急忙回屋去找高詩麗，發覺她不在，又到處呼叫找尋，不見影蹤。一路找到花園

內，埋伏在黑暗中的黑衣人，再度向他猛襲。…………

李若基頭頂上又挨了一棍，昏迷過去。周家的人們將把他推入古井，這時候，王組長趕來。找出鎗來向天空放射，厲聲叱叫：

「不許動！你們都被捕了！」

但這些黑衣蒙面人聽到槍聲，就丟下李若基四散逃走，躲入黑暗的花園內，一會兒就失蹤。王組長追尋不到，只有救李若基回屋。

從這夜起，高麗詩失蹤，李若基和王組長到處搜查，找不到她的影蹤。他們雖疑心又是周家的人搗鬼，但找不到任何謀害的證據。這件失蹤案就此成爲懸案。

高麗詩失蹤後，高家人已完了，所有的財產房屋，均歸周家人掌握處理。李若基失去支持，不久就被趕出來。他另外找工作，漸漸地遺忘了高家的命案。…………

五、

兩年很快的過去了。李若基在一家貿易公司做事，有一天，他突然接到一個怪電話：

「你是李若基先生麽？請你在今天下午五時以後，到××大飯店的咖啡廳來一次好麽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當面談。請你務必賞光駕臨。…………」

那是個女人的說話聲。李若基沒有女朋友，很奇怪的問：

「小姐，你是誰呀？要和我談什麽？」

「李先生，你不必問我是誰。你來了就知道。要談的事也不便在電話中先告訴你。不過，我保證你會對它有興趣。請你來吧！我恭候你啦…………」

「小姐，我不知道你是誰？又不認得你，到了咖啡廳，我們怎麽見面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傳來一陣輕快的笑聲，說：「李先生，只要你向侍者說，你是李若基，他們就會帶你來見我的。…………」

這怪電話在笑聲中掛斷了。李若基心中猜疑，一定是同事們開他玩笑，故意找個女

人打電話，誘騙他上當。決定不去應約，但仔細想想，同事們何必開這個玩笑呢？也許眞有位小姐有要緊的事找他呢？如果他失約不去，豈不是誤了事？

李若基思來想去，到五點鐘下班後，爲這神秘電話所吸引，懷着鬼胎去大飯店赴約。

當他向侍者表明姓名後，侍者顯得特別客氣，恭敬有禮的說：

「李先生，請你跟我來吧！」

「侍者並不帶他到咖啡廳，而搭乘電梯，直上十多層高的頂樓。當電梯門開啓後，李若基眼睛一亮，是一個佈置得如皇宮般華麗的走廊，地上舖厚厚的紫色地毯，牆上金壁輝煌。高貴的旅館部。李若基呆住了，不敢走出電梯，問侍者道：

「你弄錯了吧！我是找那位小姐，她約我在咖啡廳見面。」

「李先生，沒有弄錯。小姐覺得咖啡廳人太多，太吵雜，所以請你到她的房間裏談話。」

侍者已領他到一間房門前停下。這層樓恐怕只有這個房間。雙頁門，以精細的雕刻製作的門板，圖案古典文雅。看這門的氣派，就可猜到房間內奢華偉麗。李若基曾說過

，高貴的大飯店裏，備有「總統套房」，專供國家元首或是大富豪們居住。看來他現在正站在「總統套房」的門外。那麽，夠資格住這樣房間的小姐，又是誰呢？

侍者按門鈴後，裏面傳出聲音：「請進來！」

侍者旋轉門球，開啓了門恭請李若基進去。他退出去，又把門輕輕掩上。

現在，李若基是站在一間豪華的大客廳中，好像置身於法國凡爾賽宮般的感覺。室內佈置得窮極奢華。地上舖的是名貴的織出圖案花紋的地毯，壁上掛的是古今著名大畫家的眞蹟繪畫。頭頂上吊着玻璃的精巧美麗的大吊燈，沙發桌椅，無不是最上等的木料製成。這種氣派和設備，唯有帝皇和總統才能享受。

她是誰呢？…………室內空空的，沒有人。

李若基弄得莫明其妙，心中不安，以爲自己闖錯地方。正想退出去找侍者詢問。突然，內室的門開啓，有個頭上蒙白紗的少女，安閑地走出來，笑着說：

「李先生，對不起，害你久等了。我就是約你來談話的人。現在，你請坐吧！」

她走近來，揭開面上的紗巾，李若基像觸電般的震驚，張大眼睛，呆住了。「你……………你是高詩麗！」他叫起來。

「李先生，你弄錯了，高詩麗是我的姊姊，我是高詩玉」她微笑的回答，陪李若基在長沙發坐下。

「高詩玉？就是那位從小去巴西的小姐？」李若基懷疑的注視她。眼前站著的和高詩麗一樣，分別不出姊妹來。要是勉强區分的話，就是高詩麗衣裳穿得很樸素，而高詩玉則衣衫華麗時髦，且滿身珠光寶氣。胸口大鑽石別針，手指上的大鑽戒，發出閃閃光華。

「對的！我回來了！」她微笑的說：「我在巴西掘到金礦，發了財，回國來探親。」

「詩玉小姐，我要告訴你不幸的消息，就是你的祖母和大姊詩美是死了，二姊詩麗失蹤了。現在高家已沒有人了，你將無親可探。」

高詩玉點點頭，面上無沉痛的神色。說：

「你不用說了，我回來之前，曾托人調查過國內高家的情況，雖然高家的人死的死，失蹤的失蹤，但高家的古老大屋和花園還存在。我的舅父、舅母、表兄、表妹等都還活着。我可以去看看舊宅，拜訪周家的人。………

李若基聽得她要去古屋拜訪周家的人，心裏一陣寒冷，談談地說：「詩玉小姐，我勸你還是不要去找他吧！免得………」

他頓住不說下去了。高詩玉就問：「免得什麽？」

「喔………也許我不該多說話。」李若基勉强的笑笑。繼續說：「我總覺得去看他們，對你不太安全。」

「哈………」高詩玉大笑。說：「李先生，你說得太奇怪了，我去看舅家的人，有什麽不安全呢？難道他們是吃人的老虎，還是殺人的兇手？………」

「你以後自會明白我的話。」李若基轉變話題，問：「我看你和詩麗小姐，生得完全相似，疑心是一個人呢！」

「不一樣。你仔細的看我的臉，左頰有一粒黑痣，二姊沒有這粒痣。這是我們姊妹的分別。」

李若基細看，果眞詩玉有痣。想到詩麗臉上沒有痣的。又問：「你回來後，怎麽會找到我？」

「兩年前，我在巴西收到二姊的來信，她在信內提到你，說李先生是二姊最可靠的

能信托朋友。要是我回國來，可以找你幫忙。這次回來，托人調查你的地址電話，沒有花多大的功夫，就找到你。」

高詩玉頓一頓又說：「李先生我想請你幫忙，屈就我的私人秘書，代我處理事務。」

「對不起我，現在有工作，沒法分身幫你做事。」

「你把工作辭去。我給你每個月美金六千元的薪金，先付一年給你。李先生，你要是認爲不夠，只要你說出一個數字來。我就照付……」

六千元美金一個月的薪金，先付一年，這眞是一個空前優厚的待遇。李若基還以爲她說著玩的。但高詩麗摸出支票簿來，當場就開支票，美金七萬二千元，交給李若基。

這眞像是做夢一般，李若基接下支票，應允辭去貿易公司的工作，專心爲高詩玉做事，她就把一本空白支票交給李若基說：「這本支票簿你盡管簽用，我有的是數十億美元的財產，決不會退票。」

「你叫我做什麼呢？」

「股票！」高詩玉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。

「股票？………」李若基大爲驚異，不滿的說：「詩玉小姐，你挾着龐大的財力，想在股票市場中興風作浪，你的錢太多了，還想賺更多的錢？………那是爲什麽？」

「你不必問我原因，只要照我的話做股票，我不在乎賺錢或蝕本，你做好了！」

高詩玉的怪異行動，眞使李若基莫明其妙。李若基只好聽命賣買股票。但總覺得她是懷有目的而來。好像高詩麗的陰魂，爲復仇而出現。

高詩玉是巴西回國的女富豪，她住着最豪華的大飯店，出入交際場所，揮金如土，立刻引起新聞界的注意，報上刊登出她的新聞和照片，把她形容成世界上最有錢的女富豪之一。受到大衆的注意和談論。

再說周仲山等，自從消滅掉高家的人以後，佔據高家的產業。但還不能變賣。因爲在高詩麗失蹤後，周力羣提出她親筆書寫的遺囑，請求繼承全部財產。可是民法上規定，失蹤人必須在三年之後，再經公告，才能宣佈死亡。財產始可交給繼承人，辦理過戶手續。現在失蹤的三年期限未到，周力羣沒有辦法過戶財產。

在經營着股票生意的周仲山，首先聽到高詩玉自巴西發財回來的消息，急忙回去和

太太、兒子、女兒商量。他們羨慕高詩玉的財勢，決定拜訪這位女財神，想從她身上，弄到大把的鈔票。

周力羣研究報上刊登的新聞，對高詩玉向記者談話，說她囘國來另一目的，是在物色理想的丈夫的消息，他最感興趣。又引起了野心，想追求這位表妹，利用結婚來奪取更多的財產。

他們一家人興冲冲的趕到大飯店，專程拜訪高詩玉。豈知探訪這位女財神，眞是不容易。被侍者擋住在在專用的電梯門口，連電梯都不許搭乘上樓。急得他們懇求大半天，才接通專用電話，通報給高詩玉的秘書李若基。

李若基聽到周家的人來拜訪，心裏很不痛快，向高詩玉請示，是否允許他們上樓來。

高詩玉笑笑，點頭道：「請他們上樓吧！」

周家的人歡喜地，登電梯到頂樓，到客聽會見高詩玉。他們一進門，就看見「寃家」李若基，陪着這位女富豪。心裏好不自然。尤其是周力羣，肚裏在咒駡：——

「他媽的，姓李的小子，你的狗腿到跑得快，比我們先來。這會我決不讓你在表妹

面前得到好處。………」

他的咒駡還沒有說完，高詩玉伸手向他們介紹：

「這位李若基先生，想來你們都認得吧！他是我的私人秘書。你們有任何事情，都可和李先生談。他全權代表我處理一切事情。………」

周家的人面面相覷，李若基做了高詩玉的秘書，對他們是大大的不利。尤其是擔心他把高詩美、詩麗的死況告訴這位女財主。周太太沉不住氣，搶先說：

「詩玉呀！你何必請他秘書呢？還是改請力羣吧！我們是自己人呀！做事一定使你滿意。」

周力羣也接口說：「是呀！表妹！我替你服務，最最光榮。」

「哈！哈！………」高詩玉一陣笑，冷冷地說：「是呀！我聽說你爲我的兩個姊姊熱心服務，結果他們眞可惜，無福消受，就這樣死了，或是失蹤了！」

「這………」周力羣心虛，面色很難堪，回答不出話來。

周仲山開口說話：「詩玉，你別聽外邊的閒言冷語，離間我們和你的感情。我們對你姊妹，是個個疼愛的！………」

「哈！哈！………」高詩玉又是一陣笑，說：「舅父，我明白你們的疼愛。不過，我已聘請李先生做秘書，不想改變主意。以後在別的事上，再借重表兄啦！我現在想囘到高家的老宅去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。………」

「歡迎，歡迎………」

周家人陪着高詩玉和李若基，囘到高家，參觀古老的住宅和花園。高詩玉對之興趣濃厚，每處都仔細的觀察。

當他們走到高詩美的房間內，她觀望一週，說：

「我喜歡姊姊的這間房，決定搬囘家來，住在這裏。李先生，請你通知旅社，把我的行李運來。」

「詩玉小姐，住在旅社裏很舒服，何必搬來這裏？」李若基奇怪的問：

「你不用問，照我的意思辦事就成！………」

周家的人聽說高詩玉搬囘來住，增加親近的機會，自然歡迎。但李若基擔心的，是怕她落入兩個姊姊的陷阱，遭到生命危險，所以不敢同意。只是他爭不過高詩玉，只好聽命行事，通知旅社搬行李。

高詩玉推開窗，看看窗外，意味深長的說：

「唔………要是兇手扮鬼從窗口爬進來，害死牀上的人，很是容易哩………」

一語驚人，周家的人聞之色變。周太太慌急地問：

「詩玉，你………你說什麽？」

她微笑地察看看他們的臉色，眼光如尖銳的針，刺到他們內心的秘密。若無其事的說：

「沒什麽，這不過是我的猜想。」

李若基說：「詩玉小姐，你說得眞對，詩美小姐就是被窗口爬進來，扮鬼的兇手害死。你好像親眼看見似的。」

「嘿！我在巴西，怎麽會看見大姊的死？」高詩玉幽幽地說：「不過，兇手沒有抓住，沒有受到懲罰。我很是遺憾。大姊地下有知，對此一定很憤恨的！」

「是！是………」周力羣面孔慘白，連聲答應。說：「表妹，請你到別處去看吧！」

他們轉彎走到老祖母的房內，屋內積塵未拭。那架輪椅放在屋中央，冷冷清清。高

詩玉不勝感慨，道：

「祖母眞可憐，給兇手害死，她下肢殘廢，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。兇手眞太狠心了！我決不讓他們逍遙法外。」

周仲山吃驚，疑惑地問：

「他們？………詩玉，你說兇手不是一個人？」

「一個人能害死好幾個人麽？」她反問。

周仲山默然，不敢再多說話。走出老祖母的房間，就轉到花園內。高詩玉直向花園外邊的石屋走去。周太太急忙攔住她，道：

「詩玉，那邊沒有什麽好看，回去吧！」

「不！………從姊姊給我的信中，提到過花園後邊的石屋，關着一個人，我想看看。………」

周太太提心吊胆，害怕的說：

「那是詩美的奶母，是個瘋子呀！詩玉，你要當心，她會發瘋害人的！還是不要看她………」

但高詩玉堅持要看，他們開門進入石屋。滿室臭氣冲天，光線幽暗，一個又髒又臭的老婦人，用鐵絲鎖在石壁上。發出「咕咕」怪聲，用疑懼的目光，看着進來的人們。

「可憐的奶母，關了好多年，沒有受到好好的照顧。」高詩玉對李若基道：「你立刻通知醫院開救護車來接她去醫治。住最好的房屋，請最好的醫師，我不惜花錢，要把她醫治好。」

「好，我就去辦！」

周太太不敢阻攔，只有以奶母將發瘋爲名，急急地拉着詩玉退出石屋去。詩玉冷冷地說：

「奶母不會發瘋的。只有替她注射興奮劑，她才會出去行兇害人。」

「呀？你說什麽？」周太太吃驚的問：

「這是我的犯罪構想，難道眞有人這樣做？」高詩玉反問她。

「又回到花園內，穿過池塘、假山、就到了那口古井邊。高詩玉停下脚步，仔細觀看八角形的井欄道：

「這口八角古井，眞有用！」

李若基不知其意，回答：「早已乾涸，沒用了！」

「我有個奇想，要是謀殺一個人，把他推下井內，就此失蹤。豈不是做得乾淨俐落，連屍體都難發現。………」

周家的人如見到鬼魂般的，個個目怔口呆，怕得全身發抖，冷汗直流。周太太手指着她，嚅嚅地說：

「詩麗！詩麗！………你是詩麗！」

高詩玉悠然冷笑，說：「舅母你認錯了，我是詩玉。」

「眞可怕！可怕………」周仲山身體支持不住，依在井欄上說：

「舅父你怕什麼？難道這口古井，眞的發生過謀殺案。」

「………」他們無言對答，嚇得呆住。

「詩玉，對不起，我的身體不舒服，失陪了！」

「舅父，請吧………」

周仲山一走，周家的人都跟着溜了。高詩玉怪異的言語，不單使他們驚恐，就是李若基也驚呆住。

「嘿！他們好像看到鬼，嚇得魂都丟了！」高詩玉冷然說。

李若基抓住她，注視她的臉，懷疑的問：「你是誰？………到底是誰？」

「哈！哈！瞧你也怕了，我是高詩玉！」

這天晚上，周家的人聚集在父母的房間內舉行秘密會議。商量高詩玉回來後的嚴重情況。他們懷疑高詩玉就是高詩麗，懷有復仇之心回來。但想不明白的是他們把詩麗推下古井，又用泥土把井塡了，想來是必定死的。她怎樣從井裏逃出來？又怎樣突然會變成億萬的女富豪？這些疑問解答不出來。

貪吃零食的周明芝，頭腦一向冷靜，發言道：

「這事首先在摸淸詩玉的底細，唯有拍電報去巴西調查，那邊我們還有幾個親戚朋友，請他們查明電復，我想還辦得到。等弄淸楚她的來歷，再想辦法對付。」

「好！我明天早晨就去拍電報。」

周仲山說：「不過，我認爲不管她是什麽人，先要把她的錢弄到手。………」

「爸，是不是你做股票，又蝕本了」？周力羣問。

「唉！這幾天出手很不利，有個不知道姓名的大戶，專門和我作對，我做多頭買進

，他就做空頭賣出，行情大跌，害得我蝕去很多錢。等我翻空賣出，他却變了多頭，行情大漲，我又蝕本。唉！我給他害慘，蝕得要破產了。我急着想請詩玉幫忙，投資股票，把蝕去的賺回來。

周太太聽得丈夫做股票蝕本就心疼。嚕囌着責備他不該做這種投機生意。老夫妻就吵起來。周力羣大聲說：

「不要吵了！股票蝕本是小事情。現在我們要團結一致，對付高詩玉，弄她的錢！」

「對！要是她眞是高詩麗，爲復仇而來，我們要先下手。」周太太點頭道。

「哼！錢弄到手，還會放她活命？」周力羣的手，在頸子上一割，裝出殺人的手勢。又說：「這回連李若基這個小子，也決不放過。」

一夜過去，第二天早上，高詩玉從花園裏散步回來，在客廳裏遇見周力羣。他們坐下閒談，周力羣問：

「表妹，我從報上讀到你對新聞記者的談話，說你這次回國來，在想找位理想的結婚對象，不知找到麽？」

高詩麗微笑的看着他，似若有情的說：

「唉！說到這事，眞正困難。理想的結婚對象，實在太難找了。到現在還是找不到。表兄，你是否有意介紹？」

「我不想介紹別人。我考慮到自己，到是合格的人選。表妹，我今年三十歲，還沒有結婚。我們是表兄妹，要是結婚，是親上加親，是最好的了………」

「喔！原來你是自我介紹。不過，聽說你和我的兩位姐姐都訂過婚呀！」

「唉！說起這事情。我眞傷心哩！………」周力羣裝出一付欲哭無淚的神色，說：「不幸詩美在結婚前死了，詩麗又失蹤，我沒有和她們結婚。現在幸好你回國來，我決不輕易放過你。表妹，我愛你，永久的愛你，請你接受我的求婚，嫁給我吧！……」

周力羣用快速的追求攻勢，想立刻擒住高詩玉的芳心，但這位女財神週遊世界，閱歷很深，且靈機狡滑。周力羣那套追求手法，對別的女人也許有效，對高詩玉却毫無作用。不過她不想直截的拒絕，而戲弄之心和他週旋。

「表兄，你愛我，眞使我感動。但………我怕呀！二姊詩麗失蹤了，也許有一天她會回來。你和她有婚約，就得娶她，那我怎麼辦呢？………」

「你放心，詩玉她已死了，不同來。」

「死了？……表兄，你說得這樣確定？二姊是怎樣死的？埋葬在什麽地方？是病死？還是被謀殺？要是謀殺，兇手是誰？」

這一連串的問題，周力羣啞口無言，不敢同答。他自悔失言，洩露了秘密。只好嚅嚅地道：

「這是我的猜想。要是不死，失蹤了這麽久，爲什麽不出現呢？……詩玉，妳別管她！我愛妳，我們結婚。」

「表兄，我怎麽能不管？在詩麗的生死問題上弄明白之後，我才能考慮你的求婚。……」

周力羣見她不上鈎，心生一計，自懷內摸出她的「法寶」那只金光閃閃的掛錶。

「喔！表兄你的錶眞好看！」高詩玉見了稱讚。

他把錶在詩玉面前搖幌，施展催眠術，道：

「我們來表演一個小玩意。你看錶，集中注意力，不要動，不要說話。……」

「表兄，你做什麽呀？」她稚眞的問：

「看！看…………你受催眠了！」

果然，她的眼皮漸漸沉下去，被催眠了。

「詩玉，你要相信，表兄是最愛你的人，你應該嫁給表兄！」

詩玉喃喃地回答：「表兄，我愛你，我嫁給你！」

「很好，你要聽我的話，依照我的意思做事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詩玉點頭，表示同意。

這時，李若基闖進來。他看見周力羣在玩弄催眠術，大爲不滿意。又聽得詩玉在說：

「好，我一切都聽從你的話。…………」

「我們立刻結婚！」周力羣說：

「好，結婚！…………」

李若基再也忍不住，走過去扯開高詩玉，怒斥周力羣：

「你太卑鄙了，又在用催眠術欺騙詩玉！」

「這不關你的事！」周力羣厲聲命令高詩玉：「你把他趕走，辭去他的秘書工作，

不許他再見你！」

高詩玉已恢復原狀，搖頭說：「不成！」

周力羣奇怪，問：你不聽我的話？」

「哈…………」她大笑道：「你上當了，我在巴西學過催眠術，你那套玩意，對我不發生效力。剛才是假裝的，故意的哄哄你！」

「你不嫁給我？」周力羣懊惱地問：

高詩玉望望李若基，看他滿臉正義感，和對她不滿的神色，故意逗趣的笑着說：「那到不一定。」

「呀！我有希望！」周力羣大喜，吻她的手，說：「詩玉，我愛你，你嫁給我吧………」

「詩玉，你別和兩個姐姐一樣，上他的當！」

「李若基，你破壞我的事，我會…………」

「怎樣？…………我不怕你！」

周力羣舉手要揍他，李若基挺起胸膛，準備反擊。兩個人拔劍張弩，將大打一場。

高詩玉及時阻止道：

「好啦！你們倆人像小孩子似的，別鬧啦！」

李若基很認眞的說：

「詩玉，你要是嫁給他，我辭職不幹！我現在就走！」

他向外就跑，被高詩玉拉住。周力羣巴望不得他走，就說：

「你走好了，不要再回頭！」

高詩玉拉住他不放手，調皮的道：

「你別走吧！且聽我說呀！我的結婚對象，現在還在挑選中，沒有決定是那一個，也許是你，也許是他………李先生，你何必這樣衝動？等我決定了，你走也來得及。」

「詩玉，我是擔心你會走上你的兩位姊姊的老路！」

「謝謝你的關切，李先生，你放心吧！我不會遇害，也不會失蹤！」她挽着李若基的手，道：「我們上花園去走走，你心裏的氣憤可平下來了！」

他們來到荒蕪的花園中。李若基抑制不住心中的疑惑，正經的說：「詩玉，我始終

疑心你就是詩麗，懷着復仇之心回來的。」

她不回答這問題，面色凝重的說：

「我的祖母和姊姊遇害，難道讓兇手永久逍遙法外，不受國法的制裁？」

「犯罪者應受國法制裁，但這是應該由執法者來處理。私人復仇，這是不對的。」

高詩玉冷笑着說：「她們死了一年多，連兇手都沒有找到。」

在他們的背後，突然有人說話：

「你的話說錯了，我們沒有忘掉這件兇案，仍在繼續調查中，只是兇手太狡滑，還不能繩之於法。」

他們回頭觀看，原來是警察局的王組長。李若基介紹高詩玉和他認識。王組長就勸她不要爲了復仇，做出違法的事情來。

六、

自從奶母送進醫院治療後，病況大有改善。神志漸漸清醒，會得斷續的說話。高詩玉和李若基數次去醫院探望，對奶母的情況很滿意。據醫生說：再經過一段醫療時間，她就可恢復健康，和正常人一般的生活。

這消息傳到周太太的耳朵裏，心裏不安。她的害人陰謀，唯有奶母知道，要是奶母病好後說出來，必然的使她陷入極不利的境況。

周太太思前慮後，決定對付奶母的方法。她購買一盒糖菓，用小針刺破糖衣，在餡內注射氰化鉀的毒液，再把溶化的糖液封閉針孔。這粒糖放到口內，只要糖衣溶化，立即中毒死亡。

她做好有毒的糖果，想冒用李若基的名義，送給奶母吃。不但把奶母毒死，又陷害李若基是兇手，正是一石兩鳥的妙計。

她把糖果包紮好，準備送去醫院，正巧周仲山進來，焦急地說：

「不得了，我的股票又蝕了。太太，詩玉在什麽地方？請她幫助我，借錢給我吧……

……」

「詩玉在花園內，我和你一起去找她。」

周太太放下糖果，和丈夫去花園找外甥女。兜了一個圈子，沒有找到高詩玉。又重返到屋內。看見她的寶貝女兒周明芝，正打開糖果盒蓋，把一粒粒糖向嘴裏送。……

「啊呀！這糖吃不得……」周太太大驚失色，叫起來：「明芝，快把嘴裏的糖吐掉呀……」

貪吃的周明芝，不及吐出嘴裏的糖，氰化鉀已進入她的喉嚨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倒下去中毒死了。

「明芝，明芝！……」周太太緊抱住女兒，淚水直流，哭叫着說：「我要害別人，反害了自己的女兒啦！」

「周明芝毒死，正是周家人做盡壞事以後，面臨惡運的開始。世人所信「因果報彰」之說，雖屬玄妙，但有它存在道理。周家的人寒心害怕，可是他們仍然執迷不悟，沉陷在用不法手段害人，追求財富的夢幻中。以致可怕的死亡悲劇，將陸續發生。

周仲山發覺太太製造有毒糖果，害死了女兒周明芝。他噤若寒蟬，不敢聲張，把有

毒的糖果立即丟棄，湮滅了殺人的證據。又和周太太，周力羣商量好一致的證辭，爲掩飾妻子殺死女兒的罪惡。

警方據報調查，因爲他們已把罪證消滅，查不出頭緒。就此擱在王組長的手裏。他再也想不到殺害周明芝的兇手，就是死者的親娘！

李若基和高詩玉日益親近，看在被冷落的周力羣眼中，正是妒火中燒，心裏十分難受。他想到表妹的天文數字的財產，眼看將落入情敵李若基的手中。自己想不出辦法競爭取勝，奪回表妹的芳心。妒恨之火越燃越旺，變成了謀害李若基，將他推入死亡陷阱的惡念。

「我要仔細的計劃，不能有絲毫錯誤，把李若基害死！而且，不能讓詩玉和王組長懷疑到我是兇手，因此要佈置成一個意外的死亡，使我擺脫兇嫌…………」

周力羣自言自語的說着。他的心中毒計很多，左思右想，終於決定一個最好的謀害計劃。…………

高詩玉居住在樓上，她的房間門外，有一條走廊，直通下樓的扶梯。這條走廊的一邊是木製的欄干，下臨舖青石板的院子。由於樓房有兩丈多高，要是從樓上跌下來，腦

袋摔在青石板上，準是頭破血流，腦漿四濺而死。而走廊上的木欄干，年久失修，不能承重，要是身體依靠上去，就有折斷的危險。

周力羣製造的意外死亡的陰謀，就着眼於欄干上，他仔細觀察後，用鐵撬拔去幾只釘子，再在腐朽的木頭上鋸了幾下。做到搖搖欲垂的程底，只要輕輕一碰，就會折裂跌下。

佈置好陷阱，就要引誘李若基依靠欄干，或把他推到欄干上，讓他跌下樓去。李若基每天去高詩麗的房內數次，都要經過走廊，有很多的依靠欄干的機會。但周力羣仔細考慮後，當李若基和高詩玉在一起的時候，爲怕表妹也遇害，是不適宜發生「意外」。他終於決定在晚上，當李若基自表妹房內出來的時候動手。

這天夜裏，他守在走廊的陰影中，看見李若基和高詩玉道別，離開她的房間。高詩玉閉門睡了。李若基經過走廊下樓。周力羣心中暗喜，製造「意外死亡」的機會來了。

當李若基走過損壞欄干時，周力羣突然從黑暗中閃身走出來，攔住他的去路，鬼鬼祟祟的裝出笑臉道：

「李若基，我有話對你說！」

李若基停步，望望不懷好意的周力羣說：

「時間不早，我要去睡了，明天談吧！」

周力羣不放他過去，攔住了逼他靠近危險的欄干。說：

「不，這事很重要，今晚告訴你！」

李若基不知道自己站在死亡陷阱的邊緣，身體將靠到欄干上。問：「什麽事？」

「聽說白髮鬼又出現了！」

李若基吃驚，身體縮回來，沒有靠到欄干上。

「唉？………」他諷刺地說：「那鬼害人還不夠？又在動什麽壞主意？………」

「詩玉表妹！」李若基想伸手推他。

「哼！他敢動詩玉一根汗毛，我決不放過他！」

周力羣的手剛伸到李若基的背後，還不會用力推他。李若基轉身走了。以致沒有推到，………

「喂！別走呀！」

「沒有時間和你閒扯，我要回房去了！」

周力羣那肯放他離去，攔住李若基，糾纏不休。這時，樓下傳來門鈴聲，周太太去開門，外邊站着一個送電報的差人，把電報給她。

周太太拆開電報觀看，兩只眼睛彈出來，呆住了。那封電報是巴西的朋友拍來的，簡要的寫着：

「高詩玉已於八年前病逝。………」

她幌然大悟，現在證實了，目前那個高詩玉是假的，一定是高詩麗！………她大爲興奮，立刻去告訴周力羣。

她手執電報如旋風般衝上樓去，周力羣還在纏住李若基，想推他到欄干上。

「力羣，我告訴你一件事。你看………」

她不知詭計，身體依靠到欄干上。手中的電報還沒有交到兒子的手上，突然一聲慘叫，欄干折斷，她跌下去了。

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把周力羣和李若基都驚嚇了。他們急忙奔下樓去。周太太的頭撞在青石板上，眞如周力羣所預料，頭腦破裂，鮮血和腦漿四流，當場斃命。周力羣抱住母親的屍體痛哭，他想害別人，却把母親害死了！

高詩玉聽到叫聲和哭聲，開門出來觀看。眼見這幅悲慘的死狀，不忍卒睹。李若基挽她回房去。他摸出電報，交給高詩玉。那是在周太太屍首附近拾到的。周力羣悲痛中沒有注意到電報，被李若基拾去了。

她看了電報，知道秘密已被拆穿，坦然承認道：

「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，現在說給你聽。在我失蹤的一夜，舅父、舅母，表兄和表妹都是兇手，他們把我推下花園內的那口八角古井，用泥土把井口封住，以爲我葬身井底，不會活了。

「豈知出於意料之外，我跌下井去，只是陷在柔軟的沙泥中，不但沒有死，連四肢都不受傷。而且，井底很大，上面倒下來的泥土，並沒有把我活埋。

「我從黑暗中爬起來，躲過井口倒下的泥土，在四壁摸索，竟發現井底石壁上面刻着張口露牙的老虎頭。猛然想起家譜中夾的小紙上，有「虎口拔牙」四字，就摸到虎牙一拔，竟然是地道入口的機關。那爿石門漸漸開啓，我摸進了地道。在我的身上帶着一盒火柴，幫我很大的忙。我劃一根火柴，照亮四週，走一段路，地道曲曲折折，好像走不完的，終於到了一間石室。而盒內火柴已燒剩一根，燒光後將陷入黑暗中，永遠不再

看見光亮。

「我發現石室內有浸過油的木柴一堆。用最後一根火柴去點燃，立刻引燃發火，成爲火炬。這些木柴想來是當照明用的。爲我解決了光的問題。

「石室壁上，也刻着張口露牙的老虎頭。我再拔它的牙，開啓一頁暗門，門內又是一間石室。我進去用火炬一照，裏面堆着數十只鐵箱，打開箱蓋觀看，嘿！……………我的眼睛呆住了，箱裏裝滿金元寶，這些箱子中的黃金，足數十萬兩！

「我頓時醒悟過來。這就是祖宗傳下的藏金！那張小紙上所寫的『八角石洞』，謎底就是那口八角形的古井。表兄等存心謀害，將我推下井去，却給我無意的發現了藏金。

「我一摸身邊，祖母藏在毛衣口袋中的那張紙還在。我現在明白了，『八角石洞』是指示藏金地點，『虎口拔牙』是指示石室和地道暗門的開啓方法。如今我就產生强烈的生存慾望，一定要從地道中走出去，利用這數十箱的金元寶，向謀害我的人報仇！

「現在，古井的出口已被泥土封住，且我沒有梯子，就算抓去泥土，也沒爬出井去，必須另外找尋出口。

「我手執火炬，在曲曲折折的地道中轉圈子，好像進入諸葛亮的八陣圖，轉來繞去仍是在地道中，沒有發現出口。心裏頓時急了，要是再找不到出口，火炬的木柴將燃完。我不飲不食，勢必疲困餓死在地道內。

「我重返到石室，絕望的哭泣，找不到走出地道的路徑。就是擁有無數的財富，又有什麽用？

「我拿出那張小紙來，仔細觀看上面繪畫的圖形。過去並未注意到它，不知道意義何在。但細細研究竟然看出倪端。它不是無意義的圖形，而是地道圖。我發現圖中一個八角形的小點，認出是古井，四方形的小點，是指石屋，還有網狀的黑線，那就是地道。回想剛才在地道中摸索的路徑，均可在小紙上找到。而在小紙左上角，有一個山形的小點，有一條黑線通達。我還沒有走過這段地道。就抱着試探之心，向那方向摸去。

「走呀！走呀！……依據地道圖的指示走去，就不再迷路，很快的走到那山形的小點。發現是斷頭路，石壁擋住，沒有路再可前進。

「我很失望，心想沒有方法脫離地道，重返人間。正要轉身回石室去。發現石壁上刻着虎頭。心中大喜，忙拔虎牙，石壁上的暗門開啓，我拾級走出去。竟然是在後山的

祖塋上，就是祖先墓前的石碑，碑上也刻着老虎頭，轉動虎牙，暗門就自動關閉。

「我又回到人世間了。就不再回家去，把石室內的藏金，偷偷地運出來變賣，頓時成爲巨富。就冒充詩玉妹妹，回來報仇………」

高詩麗一口氣說出來。李若基才明白內幕。但他不以爲然，勸她道：

「你不要冒充詩玉了，應該站出來作證，控告謀害你的人，讓他們受國法的制裁。」

高詩麗却另有苦衷，幽幽地說：

「若基，他們是我的舅父母和表兄妹，叫我怎樣控訴呢？我這樣做，會對不起死去的母親。」

「那你準備怎樣呢？」

「我的心裏很矛盾，還拿不定主意。」

他們的談話却被周力羣所偷聽，明瞭內幕。當李若基離開詩麗的房間，走下樓去，周力羣憤怒的跟蹤到他房內，用一根木棒，從背後把李若基打昏。

周太太慘遭跌斃，王組長聞訊趕來，察看屍體和現場。他發覺欄干有鋸斷的痕跡又

找到拔去鐵釘的洞眼，心中驚疑，那是謀殺！但兇手是誰呢？他要仔細調查。

周仲山眼見妻子慘死，心痛如絞。在悲傷萬分時，突然接到一個電話，是股票市場的經紀人打來的。他大怒道：

「我的太太死了，那有心情做股票！」

「周先生，你不要對我大吼！我知道你很悲傷。…………我探聽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，你一定對他有興趣。就是和你作對的股票大戶我，已查出來了，他就是李若基！高詩玉小姐的私人秘書！…………」

「轟！…………」周仲山頭腦好似要炸開來。他現在明白了，原來李若基搗蛋，逼使他破產！…………周仲山丟掉電話，憤怒地狂奔到自己房內。…………

「篤，篤，篤…………」高詩麗聽到叩門聲。

她躺在牀上，因舅母的慘死，尚未入睡，就問：「誰呀？」

「李若基！詩麗，請開門。」

「我已睡了！」

「我有要緊的話對你說！」

高詩麗起牀，開門前先從門孔中向外探望。看見李若基的背影。就扭開門鎖，放他進來。

門推開，高詩麗吃驚，跨進房門的竟是周力羣，他穿着李若基的外衣，身材高矮相似，以致背影誤認爲他。周力羣騙開房門，一陣「格格」冷笑，使她毛骨悚然。

「表兄！你冒充李若基，快出去！」高詩麗預感周力羣來意不善厲聲叱斥。

「嘿！李若基能登堂入室，到你房裏來長談，難道我就不可以？詩麗，你太厚此薄彼了！」他把門關上，鎖鎖住。

他直稱詩麗，使詩麗心頭一陣寒冷。知道邪惡的表兄已識穿了秘密，曉得她的底細。

周力羣一步步的逼近高詩麗，拔出袖中刀來。陰沉的說：

「詩麗，你已死過一次！這次決不給你逃生的機會。在未死之前，乖乖地把黃金交出來。」

「什麼黃金…………」

「哼！你從井裏逃出來，發大財的秘密，別瞞得過我！你死了，這些財富又不能帶

到陰間去享用？乾脆交給我吧！銀行存摺，印章，保管箱的鎖匙等等，全部給我！

周力羣的刀尖已指在她的臉上。但高詩麗不屈服，說：

「我不給你！」

「詩麗，別怪我下毒手…………想得明白些！交出來！」

他的刀鋒已置在高詩麗的頸子上，只要輕輕一按，立即割破喉管，重傷死亡。……

「你快走啦！李若基快來了。」高詩麗在設法拖時間，爭取獲救的機會。」

「哈！哈！他被我擊昏，綁在房間內，你喊破喉嚨，他也不會來到。詩麗，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」

「我決不交給你！」

「那好，我對你不客氣了！………」

當周力羣正要下手殺害。突然，他的背後突然響起槍聲：「砰！砰！………」

周力羣中彈，身體佝屈，倒下去死了。

誰開槍救了高詩麗？她抬頭一看，驚恐地大叫起來：

「呀！…………白髮鬼！」

白髮鬼從窗口爬進來，手裏執着槍，槍管中尙在散出硝烟。他不理睬高詩麗，走過去翻背伏地上的屍首，憤恨地說：

「李若基！這回我殺死了你！」

等他翻過屍體，看見死者是周力羣，也驚叫起來：

「呀！……………是力羣！」

他放聲大哭，抱住屍體檢看傷處，正中要害，廻天乏術。他哭喊着：我殺了他！我殺了力羣！」

哭了一會，他瘋狂的舉起槍來，向高詩麗射擊，憤怒的狂叫大吼，說：

「是你害死他的！是你…………害死的，我決不放你活命！」

高詩麗在他痛哭時，移動身體到門口，偷偷開啓房門，想溜出去。但當房門開啓時，白髮鬼的槍彈射來…………

「砰！」一粒槍彈擊在門上，沒有射中。

「救命呀！…………」她嚇得軟倒，躺在地上走不動了。

白髮鬼的槍瞄準她，將放射第二槍的刹那，又傳來槍聲：

「砰！」白髮鬼手腕中彈，手槍跌落地上。

王組長和李若基衝進來，立刻把白髮鬼擒住。李若基奔過去摟住高詩麗，問：

「你受驚了，沒有受傷嗎？」

高詩麗點點頭，說：「要是你再遲一秒鐘來到，我的性命就危險了。你怎樣逃出房間的？」

「是王組長救的。現在，要揭開白髮鬼的眞面目，讓我們看看，他到底是什麼人？……………」

王組長拉去他的白色假髮，脫下假面具，現出眞面目，原來他是周仲山！

這在王組長李若基和高詩麗，心中早已知道是他，目前只是證實這一點而已。

「哈！哈！………我殺了自己的兒子！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……這是害人的報應呀！我的一家人，太太、兒子、女兒都死了！哈！哈！………我也不要活了…………」

周仲山受到重大的打擊，瘋狂的大笑。他想拾起槍來自殺。王組長眼快，一脚踢開槍。雙手抱住他說：

「周仲山！你不能以自殺來推卸罪責，你要跟我去警察局，把這案子作個了結。…

……」

王組長押走周仲山，但他經此巨變刺激過深，一下眞的瘋了，哭笑無常，出言無狀成爲喪失神志的病人。在此情形之下，法律對他已失去了作用，於是把他關入精神病院，他今後的悲慘歲月，比法律給予他的制裁，可說是要來得嚴重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這個悲慘的下場，就是一個爲非作歹者應得的報應。

高家的奇案偵破之後，過了沒有多久，發帖舉行盛大的喜宴，女富高詩麗出嫁，新郎不是別人，正是李若基。他們歷盡艱難困苦，終於成佳耦。

這個故事傳佈遠近，大家都以此引以爲鑑戒，就是一個人絕不能貪圖錢財出盡主意做不義的壞事。否則最後必逃避不了慘酷的因果的報應！

（本篇完）

一、劊子手

文亦奇 著

在滿淸時代，官府判處死刑的囚犯，一般都「斬決」。所謂「斬決」俗語就是「殺頭」。官府將它視爲一件大事，規定在秋高氣爽的日子，把死刑犯自獄中拖出來，在一處指定的行刑場所，當着許許多多看熱鬧的民衆之前，由縣官親自監斬，把死囚的腦袋砍下來。因爲行刑的時間總是在秋天，又名『秋決』。

砍下死囚腦袋的行刑工作，由劊子手專司其事。俗稱劊子手是市間殺猪賣肉的屠夫的叅差，這是錯誤的傳說。只是在迎神賽會，或是演戲中需要扮劊子手的角色，才會請屠夫飾演。因爲是看中他的一身肥肉和那個凸出的大肚皮，穿上紅色的劊子手衣裳，拿着大鋼刀，看來殺氣騰騰，倒很威風。其實眞正的劊子手，是吃縣衙門公糧的官差之一。大多是當過兵，打過仗的人，退休下來，就在地方上擔任殺人的職業。

在淸代道光年間，台灣尚未設省，是福建巡撫統治之下，設立台灣府，管理全島各

縣。府治設在現在的台南市內。而在府治下另外設台南縣，由知縣管府治附近的地方。

劊子手王三就在台南縣衙門當差。他雖然吃這口血腥的殺人飯，但本性是非常善良。篤信着佛教的因果之說，遇到親戚朋友，總是勸人爲善，不可存邪惡之念，做出犯法的事來。平時又將自己有限的錢財散給貧病的人們，或是施藥贈米，盡心盡力的做善事，大家都稱讚王三是大好人。

有一天，王三早上起來，到縣衙門裡應卯後，回家換了便衣，正想到茶館去喝茶，突然背後有人在肩上一拍，道：

「三哥，好久沒見你啦？到那裡去呀？」

王三回頭一望，原來是他的好朋友朱四知，笑嘻嘻地站在他的背後，手掌搭在他的肩上。

「朱老四呀！我去茶館喝茶，你要是沒有事，跟我一起去吧！」王三說。

「喝茶沒有意思。」朱四知搖搖頭說：「今天是媽祖生日，台南大拜拜，街上熱鬧得很，我們逛街，到處看看吧！」

朱四知不由他多說，拉了王三就走，在熱鬧的街道上蹓躂，轉了幾個彎，已到文廟

前面。那座文廟號稱「台灣首學」，是建造得最早的孔子廟。設置在台南市區的中央，那時道路尚未開闊，在狹溢的街巷中，行人來來往往，熙熙攘攘，都在準備大拜拜，至於各小販，都聚集在文廟前面的空地上，敲鑼擊鼓，大聲叫喊，招徠行人光顧。

王三和朱四知在人羣中擠來擠去，看看沒有什麽新奇事物，正想離開，到茶舘去歇脚飲茶。那文廟門口擺相面攤的張鐵口，突然一箭步上前，拉住朱四知道：

「先生，你滿臉陰晦氣色，要當心呀！三日之內，必有奇禍…………」

「哈！哈！…………」朱四知大笑，道：「張鐵口，你不必在我的面前要噱頭了。我不相信你那套江湖口訣！還不是想哄我看相，花掉幾文錢而已！」

張鐵口一臉正經，面色嚴肅的道：「先生，你錯了！我擺這個相面攤，爲人占卜凶吉，不驗不要錢！決不是想哄你幾文相金。…………你的面色眞是不大對，印堂灰暗之外，露出紅筋！這是大凶之兆！必有血光之災！…………」

「血光之災？…………」朱四知又是一陣大笑，說：「張鐵口，你別胡說八道了。難道我要殺頭？…………」

「正是這樣！」張鐵口認眞肯定的囘答：「你要是不相信，好吧！以我的張鐵口的

招牌打賭，你三天之內要是平安無事，來揭我的招牌，打爛我的攤子！」

朱四知那裡肯相信他的忠告，把王三拉到張鐵口面前道：

「你說我要殺頭？………這位王三哥，正是縣衙門裡的劊子手，又是我的好朋友，難道他會砍下我的腦袋！」

張鐵口一望王三的面孔，點點頭道：

「一點不錯，殺你頭的劊子手，就是他！」

「眞是越說越不成話了！張鐵口，你再胡言亂語，我要狠狠地揍你兩記耳光，還要你到城隍廟燒香，爲我除去晦氣！………」朱四知見他說得認眞，生氣地扯住張鐵口衣裳，伸手要打耳光。

「先生，你別生氣呀！三天內，你要是沒有事情，再來打我耳光不遲。」

王三也幫着相勸，才把朱四知的氣憤平下來，恨恨地道：

「好，我們三天以後再見！到時候，休怪我手下無情！」

王三勸着拉朱四知離去。只聽得張鐵口在歎息：

「唉！我好心的勸他，反惹他生氣。這種人執迷不悟，死難臨頭，也不知覺，眞是

可憐。」

朱四知聽了張鐵口那套話，雖然不相信，心裡却很氣惱。本來好好地想在媽祖生日玩一天，却給張鐵口破壞了。就半開玩笑的問王三道：「三哥，要是我被張鐵口說中，犯法將被殺頭，你我是老朋友，會砍下我的腦袋麽？」

王三心中不快，臉色一沉道：

「我實在不忍心把死囚的腦袋割下來。但我吃公家飯，幹這劊子手的差使，又不得不這樣做。要是你眞的犯法處斬，對不起，我心裡雖然捨不得，但只有公事公辦，砍下你的腦袋，毫無救你的辦法可想。…………」

朱四知强作笑容道：「那麽，要是有這一天，看在老朋友的情面上，下手要乾淨俐落，一刀解決，免得我痛苦！」

「朱老四！你還在開玩笑！」王三有不祥的感覺，勸他道：「我看張鐵口肯把他的招牌打賭，他的話也許有幾分道理。你只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還是在這三天之內，躲在家裡不要出來，不要牽涉在任何糾紛中。平安的渡過，免得應驗了他的話。」

「哈…………」朱四知大笑：「三哥，你也害怕擔心了！」

「這不是害怕！那種江湖術士的話，往往是說好不中，說壞就中。所以我勸你還是當心些，總是對的！」

王三諄諄叮囑之後，將和朱四知分別。各自返家。就在這當口，有人在喊：

「朱老四，朱老四，我們找你大半天了，一起去吃拜拜吧！」

朱四知一看，迎面走來六個少年，都是台南市內的紈袴子弟，吃喝玩樂的搭檔。和朱四知是臭味相投的好朋友。他就站住脚步，道：「我不玩了，要回家了！」

「笑話，這時候正熱鬧，怎麽想回家？是不是怕尊嫂在家裡寂寞？急着去陪她？」其中一個朋友說：

「哈！……我知道朱老四的太太是頭母老虎，他要是回家遲了，準是跪算盤，頂痰盂，一夜跪到天亮，有得好受呢！把他管教得成台南出名的怕老婆的好丈夫！」另一個朋友故意反激朱四知。

「誰說我怕老婆！」朱四知生氣質問。又說：「我才不怕她呢！好吧！我不回去了，跟你們去玩！」

「對呀！外邊花天酒地，又有漂亮的女人，比關在家中有意思得多了！我們年青人

要是不玩，不找快樂，豈不是虛渡青春麼？………」

他們的話，說動了朱四知，正要跟着去玩。突然，眼前一亮，有個年青的少婦走過，看她身上穿一套灰布的衫裙，髮髻上插着白絨繩的小花，就知道是個剛死丈夫的小寡婦。但一身縞素，並沒有掩住她的豔美光彩。反而襯托出她的無限俏麗。頓時把這七個少年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，緊緊地釘在她的身上，看她沿街走過。

當這寡婦走過身邊，突然又回頭來對他們一笑。

這一笑可害了這七個少年人，神昏顚倒，以爲她對他們有情意。爲首的一個少年對朱四知道：

「她對我很有意思呢！朱老四，我們跟上去！」

另外幾個少年不服道：「不對，她對我笑，對我有意思，不能把這個俏寡婦讓給你們！」

他們在寡婦向誰微笑，七嘴八舌的爭論不休。朱四知早已忘記張鐵口的警告，在美色中迷失了本性。跟着他們胡鬧起哄，道：

「大家不要吵，且聽我一句話。我們七個人是好兄弟，一向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

今天不要爲了女人一笑，鬧得兄弟失和。我主張一起跟上，去和這小寡婦搭訕，看她在我們中間，喜歡那一個人。讓她選中後，其餘六個人就自動退出，不得再爭風吃醋。

「要是她對我們七個人都喜歡呢？」有人問。

「那麽將她平均分配，七個人都可和她親近。但誰都不准據爲私有！」朱四知說。

衆少年都同意這個辦法，準備跟蹤這個寡婦。那時王三還沒有走，眼看朱四知跟着這羣少年去調戲寡婦，將會鬧出事來。他一把抓住朱四知的衣裳，嚴肅的道：

「朱老四！你剛才聽我的話囘家去的，怎麽又要跟他們去胡鬧了！你不想想張鐵口的警告麽？………」

「三哥，我！………覺得大拜拜日，悶在家裡實在沒有意思，還是在外邊散散心的好！………」

「囘去！大家都囘去！」王三嚴正的對衆少年道：「萬惡淫爲首！你們年青人要切記着，千萬不能犯上女色！這是很可怕的。有時飛來豔福，也就是飛來橫禍！」

有幾個少年笑王三迂腐。但他仍是很認眞的勸告：

「你們別笑！我比你們年歲大。早年在軍營中就過，同僚中爲了『姦出婦人口』五

字而死的，不知有多少人。色字想上一把刀，會輕易的送掉人的性命！這話要記住，不聽我的勸告，將來後悔就遲了。」

經王三一攔阻，大掃衆少年的興緻。眼看那個俏寡婦已擠入人叢中，走得無影無蹤。朱四知又被王三拖住，硬勸他回家去。衆少年有些懼怕王三，就各自散去。朱四知心中不高興，但無可奈何的跟着王三回家。

二、

一夜過去，第二天早上，王三親自去朱四知家裡，陪着聊天，就是不許他出門去。朱四知知道王三是一片好心，怕他闖禍。但心裡仍是不相信張鐵口的話，只等三天過完，到文廟門口去揭他的招牌。

第二天平安過去，在第三天早上，王三到朱家去，遇見朱四知的妻子來開門，道：

「三哥，你來遲了，四知一清早就出門啦！」

王三吃驚，忙問到什麽地方去了。

朱四知的妻子說：

「他坐在家裡喊悶氣，有幾個年青朋友來找，約了出城去玩耍。我是聽你關照過，叫他這三天內不要出門。但四知不肯聽，說到城外去遊山玩水，總不會出事吧！」

王三問她，朱四知到城外什麽地方去玩耍，她道：

「我也不清楚。他只說傍晚才回家。………」

王三找不到朱四知，只好回家去。心中默默禱告，祈望他不要闖禍。但這是命中註

定的事情，禱告也沒有作用。

和朱四知一起到城外去玩耍的，就是前天在路上遇見的六個朋友。他們沿着運河，向安平港方面走去，說說笑笑，走了沒有多少路，又看見前天向他們一笑的俏寡婦在前面走路。這羣少年人心花怒放，道：

「我們運氣眞好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那俏寡婦原來就在這裡！」他們加緊脚步，向前追去。那寡婦聽到後面脚步聲和嘻笑聲，就回頭觀看，對着他們又是展顏一笑。

「呀唷唷………」有一個少年笑着說：「這好像是三笑姻緣嘛！我們都成了江南才子唐伯虎啦！現在已是二笑，只要再笑一次，姻緣就成啦！」

「可惜秋香太少，只有一個人，難配我們七個唐伯虎！」又一個油頭粉臉的少年在調笑。

「我們追上去來個大包圍吧！」有一個急色鬼道。

「不要這樣！」朱四知道：「就是三笑姻緣，唐伯虎要跟到華太師府上，才能和秋香搭訕。現在在路上就包圍她，豈不嚇壞了美人兒！」

「對！對！路上有種種不方便，我們聽朱老四的話，在後面跟着，到她的家裡再搭訕。」

他們打定主意，一路跟去，那俏寡婦的家就在附近，離村莊有一段路的農家，三間瓦屋，孤伶伶的造在稻田裡，有一條小路可通官道。寡婦發覺後面有七個少年人緊跟着，頓時心慌意亂，急急地向家裡走去。

她走到家門口，回頭一望，這七個少年人已跟到屋前廣場上。不禁忍不住的又是燦然一笑。

「哈！哈！哈………真是三笑姻緣！我們唐伯虎是做定了！」衆少年大樂，忙上前去勾搭她。

寡婦看見他們走近來，就走進屋去，忙把門關上。但已遲了一步，他們的脚已跨進門檻，門關不上了。

寡婦吃驚，用力關門，慌急地道：

「你們算什麽？闖進我的家來？………」

他們輕輕一推，就把門推開，七個色中餓鬼闖進屋內。包圍住了她，嘻皮笑臉的說

：

「你別假惺惺的作態了。你自前天起，對我們七個人，回頭三笑，豈不是對我們很有情意麽！」

寡婦大急，忙搖手道：

「不是，不是，你們誤會了，我對你們沒有情意，我剛死丈夫，不想再醮，要守寡終老！你們快出去！不要留在我的家裡。」

「你說沒有情意？我們不相信！」朱四知道：「因爲你一連接三的向我們笑，就是證明有情意。」

「對！你喜歡我們，我們也喜歡你！」那個急色鬼已上前双手摟住，在她身上亂摸，道：「你沒有丈夫，想來寂寞已久，我們給你安慰，保證你快活個半死！」

那寡婦慌忙把他推開，急得要哭了，說：

「你們眞是誤會我了。我對你們笑，是看見你們七個人的背上，都插着一支白紙做的旗，所以發笑。」

他們各看背後，都沒有插白紙旗，心中大怒，道：

「你胡說八道，我們背上那有白紙旗？」

「有的，我看得很清楚，現在還插在背上。」

七個少年那肯相信，且沒有醒悟到所謂「白紙旗」，就是死囚行刑時插在背上的斬旗。寡婦的眼睛不知怎樣的已先看見了他們未來的悲慘命運。

七個血氣方剛的無知少年，知道屋內只有寡婦，沒有他人。仗着人多勢壯，色胆包天，早已失去了理智，把房門關上，拉拉扯扯的包圍住她調笑。

「救命呀！救命！………你們放了我吧！求求你們，放了我吧！………」寡婦大聲叫喊。

「哈！哈！………你喊破喉嚨，也沒有人聽見，會來救你的。」

他們見寡婦可欺，動手動脚的調笑，激發洩慾的獸性，將她的衣裳一片片的撕去，露出了雪白的肌膚。

「放了我吧！救命呀………」她反抗，高聲哭叫呼救。

這七個人已變成七頭野獸，血紅眼睛，流着口沫，把她按倒在地上，輪奸洩慾。………

寡婦拚命的反抗，但她一個人，怎敵得七頭失去人性的野獸，四肢被控制住了，全身動彈不得，在暴力下受到蹂躪。等七個人的獸慾都發洩後，她好像一具死屍，躺在地上動也不動。朱四知胡里胡塗的跟着他們奸淫了這個寡婦。等到事情完畢，心頭的慾火熄滅，理智重又抬頭。他一看那赤裸的婦人，不再呻吟，不再活動。就摸摸她的嘴，發覺氣息微弱。心裡吃驚，說：

「不好了，她要死了！………我們闖下大禍啦！」

這些青年人闖禍時沒有想到事態嚴重。如今眼見那寡婦重傷將死，他們都犯了姦殺大罪，頓時心慌意亂，面面相覷，不知怎麽辦了。

「姦殺寡婦，這是死罪呀！」有一個少年人說：「我們趕快逃走。大家離開台南，躲到別的地方去，暫時不要回來。且都不許說出今天的事情！」

他們齊聲答應，就不理地上的寡婦，紛紛向外逃走。

「不許走！」正開門出去，聽到有人喝吆。

朱四知等一看，十多個官差，一字排開，攔住了去路，官差手中各執刀棍鐵鍊，將他們一舉成擒。

官差把他們押到官道上，停着一頂綠呢官轎，轎前一對燈籠，上面寫着紅字「台灣知府大堂」。轎內正坐着嫉惡如仇，公正廉明的台灣知府陳璸。這位陳知府在台灣非常有名，是家家戶戶知曉的清官，老百姓將他和宋朝的龍圖閣大學士包拯相比，稱他為「陳青天」。凡是任何案件，落到他的手裡，鐵面無私，公正審判，休想買通關節，左右判決。

這天，陳璸知府去安平港送林御史上船赴福州，在回途上經過此處。有一個十歲光景的鄉村小女孩，哭着狂奔到陳知府的官轎前。叫道：

「大人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………」

陳璸聽到喊救命聲，忙把官轎停下，捲起轎簾，向小女孩詢問。她手指着不遠處的瓦屋道：

「大人，有强盜！在害我的嫂嫂！………」

陳璸立刻吩咐衛護的官差，跟着那小女孩去捉拿强盜。趕到寡婦家門口，正巧他們開門出來，被官差一網捉住。又到屋內觀看，才知道是七個無賴少年輪姦寡婦。立即報告陳知府，將他們押去台南審理。

這眞是天網恢恢，那寡婦的小姑這天不在家內，在七個無賴輪姦的時候，小姑回家聽到嫂嫂呼救聲，以爲是强盜行刼，到官道上來求救，正巧碰見陳知府，把他們全捉住。

這七個無賴少年中，有好多個是台南的富紳子弟，就因平時父母太寵愛，不嚴加管敎，結交劣友，闖下了這場大禍。但他們仗着家裡的財勢，最初還不太擔心，以爲天大的官司，地大的銀子，破財擋災，自可了結。就向押解的官差詢問：

「我們花多少銀子，就可釋放出來？」

「嘿…………你們少動腦筋，陳大人是淸官。休想用銀子來買通他！」官差告訴他們。

他們聽到審理的是台灣知府陳璸，心中暗暗叫苦，知道落在他的手裡凶多吉少，想花錢消除這場官非，已不可能。大家抱頭痛哭，後悔已晚。

陳璸回到知府衙門，召來台南知縣林玉坤，一同升堂會審。把抓來的七個無賴少年提上公堂。那時，受他們傷害的寡婦已死亡，臨終寫了一封血書，指控這七個奸淫犯，請求官府爲她申寃。血書由小姑帶到衙門，當堂呈給陳知府和林知縣作爲證據。

在陳璸主審下，人證物證俱全，七個無賴少年無法狡賴，只有俯首認罪，在供狀上簽押，蓋上手指印。陳璸爲官公正，對他們大胆妄爲的姦殺婦人，認爲案情十分嚴重，若不是依法嚴厲處置，日後年青寡婦將盡遭蹂躪，道德淪亡，世風日下，後果堪虞。陳璸在審結時，嚴肅的宣判道：「朱四知、李文淸、胡大圖、許文成、張天山、錢小圃、陸明秋七人，姦殺婦女，罪大惡極！依法宣判該七犯極刑，以昭炯戒！………」

他們七個人聆聽宣判極刑，頓時嚇得面如土色，跪在公堂上叩頭大哭，哀求陳璸開恩，免除死罪。

坐在公案側邊的台南知縣林玉坤，早受到這七個囚犯的父母請托，希望在公堂上救他們的兒子性命。豈知陳璸不徵求林知縣的意見，就判了死刑。使他沒有插嘴說話的機會。林玉坤知道陳璸的脾氣，案子既已宣判，就不再有改變，他默然不言，心中只有對請托的囚犯的父母表歉意。

「押下去！」

陳璸一聲令下，朱四知等重新關入監獄。移送到死囚犯的牢房，每人獨居一間，等候陳璸把審判的公文呈送到福州的臬司衙門定讞，再擇日行刑。

劊子手王三已聽朱四知闖禍，被陳知府判死刑的消息，急忙來探監。在死囚的牢房裏，和好友抱頭痛哭。朱四知淚落如雨，不勝後悔的，道：

「唉！三哥，我眞後悔不聽從你的勸告，躲在家內避禍，跟着他們出去鬼混。唉：……像給鬼迷住似的，竟然會做出這種禽獸般的事來。那張鐵口的話有道理，可惜我沒有相信，以致有今天的奇禍！」

「朱老四，我一直勸你們，千萬不能犯女色，姦淫是萬惡之首，犯上了會送掉性命。……………唉！你們只以爲我的話迂腐，現在才醒悟了吧！」

「我現在醒悟，但太晚了。三哥，你吃公門的飯，能否救我一命，就是花盡家產，我也願意。」

王三搖頭道：「朱老四，我只是縣衙門中區區一個劊子手，人微言輕，毫無權力，那有辦法起死囘生？而且當今知府陳大人，是位鐵面無私的淸官，休想行賄放生。」

「這樣說來我是死定了！…………」朱四知又是一陣心酸，淚珠流下面頰，說：「三哥，我死之後，請你照顧我的妻子兒女。我地下有知，感激不盡。」

王三安慰了一番。又在牢頭禁卒處用了銀子，打點拜託，使朱四知住在死囚牢房內

，過得比較舒服。

三、

王三關心的是福州臬司衙門裏的復文，不知何時送到知府衙門。他託人探聽，在一個月之後，公文已經送達，朱四知等七人的死刑已定讞。陳知府將公文發交台南知縣林玉坤擇日行刑，斬決七死囚。

王三一直瞞着不敢讓朱四知曉得。直到行刑前的一夜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攜了一籃酒肉菜餚，到監獄中去探望朱四知。

朱四知見到他携酒菜來獄中，神色變得十分沮喪，軟倒在地上，戰慄地問：

「三哥，是不是就要行刑了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王三已說不出話來，只是點點頭。

「是明天？…………」朱四知緊釘着問：

「…………」王三點頭，咽嗚地說：「正午！」

「…………」朱四知震驚得呆住了，悲愁滿面，淚水點點流下。

「朱老四，我們是忘年相交的好朋友，明天你却要死在我的斧鉞之下，我的心裏眞

是難過極了。唉！……我做劊子手，殺好朋友的頭，眞叫我如何下手？……」

朱老四見老友悲傷，心裏矛盾，十分難受。他反而轉過來勸王三道：

「三哥，你不必難過。我犯的是國法，既然已判死罪。你只是執行國法，殺我的頭。和我們的私交無關。這些日子來承蒙你的照顧，我已感恩不盡。」

朱四知和王三對飲。王三敬他一杯酒道：

「朱四知，我吃公門飯，身不由己，明天正午只好硬起心腸來，執行任務。今天我來和你作死別，敬你一杯酒，到了刑場上，我們相見時，恐難再道珍重了。」

「謝謝！」朱四知把酒一飲而盡。但碗中魚肉等菜餚，他食不下咽，一等都沒有夾它。

朱四知又問：「我的家小又如何了？」

「你放心好了，我會盡心照顧，不使他們飢寒凍餒。」

「謝謝！」朱四知恭恭敬敬的向王三叩了三個頭，說：「一切身後事情，全部拜托三哥了！」

「請起來！……我決不負朋友所托！」

他們又飲了三杯酒。朱四知平時好飲，但今夜的酒液，變得十分酸苦，飲下肚去很是難受。他强作鎮靜，和王三談話，但心如刀絞，痛苦不堪，暗想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他一分一秒的接近死亡。…………

兩人已沒有什麽話可以說了，淒然對坐，默默的聽着窗外傳來的風聲呼嘯，淚水一滴一滴的落下。………

朱四知想到死後在九泉之下的孤淒，不禁失聲大哭，這哭聲越來越響。王三恐怕禁卒會責怪，勸他不要哭，但朱四知淚如泉湧，不管王三如何勸解，仍是不停止哭泣。

王三沒有辦法了，心生一計，訛騙他道：

「朱老四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告訴你一個秘密。凡人被斬之後，魂魄還沒有散開。你只要等我說一聲『着！』就可拔脚飛奔，奔到後來，自會遇見剛死亡的屍首，你就撲上去，魂魄進入那個屍首，就可借屍還陽。那時，你面目已和從前完全不相同，就可遁避地方，依舊過日子。」

朱四知信以爲眞，不禁大喜道：「我也聽說過借屍還魂的事情。那麽，明天請三哥眞的叫我一聲，讓我有這個復活的機會。」

王三見他已中了邪說，就說：「這個當然！」

朱四知有了借屍還陽的念頭，心中寬慰不少。又吃了一個多時辰的酒。王三才揮淚分別。

這天夜裏，朱四知轉輾反側，不能入夢。忽然，在迷糊間聽到咳嗽聲，鐵鍊聲，暗自吃驚，心想在半夜三更，怎麼會有這種聲音？是不是現在就要行刑？

他的双手抹抹眼睛，張開眼皮觀看。但見幽暗的牢房內，有個青綠色的矮人，只有三尺長短，站在他的面前，身衣黑色皂隸的衣裳，頭上戴黑色尖長帽子，披着長長黑髮。左手拿着一條鐵鍊，右手執一塊寫「提拿」的木牌。

那個模樣，朱四知立刻猜到，是陰曹地府的鬼差。心想我要「明天正午才殺頭，你現在來抓我做什麼？」

那鬼差不等他開口，先用嬰孩般尖小的聲音說道：

「你眞的想借屍還魂麼？」

朱四知毛骨悚然，確定他是鬼差。死囚牢房是各人一間的，想喊又不敢喊。只有壯胆問：

「你有辦法幫助我成功麼？」

鬼差點頭，慘綠色的臉上，露出暗紅的嘴唇，說：

「我要是不幫助你就不會成功。因爲你要找尋剛死的屍首，只有我知道。只要你焚化給我三千陰錠，我便告訴你屍首的地方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朱四知想不到陰間的小鬼，和陽間的人們一般，只要送錢，什麼事都可商量。

鬼差見他沉吟不語。展開笑容，笑聲如梟嘯猿啼，聽了渾身寒冷戰慄。他又以嬰啼似的聲音說：

「你不相信我麼？告訴你吧！我是在城隍老爺屬下當差的勾魂使，專門抓陽壽已滿的人，但你這橫遭意外死亡的人，這種亡魂我不必抓去，報知城隍爺。要是發覺了問罪下來，我只要推說遊魂野鬼，無處可拘，就可網開一面，讓你在陽世再活多少年。但我做這項賣買，三千陰錠也不是我個人可獨吞的，必須孝敬城隍爺身邊的判官若干，在生死薄上做一番手脚。又要孝敬土地公公，塞住他的嘴吧，免得張揚壞事。只要這兩處賄賂用到，你可平安的在陽世享福，不必到地獄裡去受苦了。」

朱四知囁嚅地問：「我很願意送你三千陰錠，但是現在叫我那裏去取來給你？」

「這倒沒有關係。等你借屍還陽之後，再還這筆陰債就可。祇是你要及早焚化，我是無妨的，就是判官和土地，却不好相與！」

朱四知點頭答應：「既然你如此說，我就依言在還陽之後，回到家中，立卽買紙錠焚化。現在請你把屍首的地點，告訴我吧！」

那鬼左右一看，走到他的身畔，在他耳邊輕聲道：

「明日行刑的時候，你是跪北向南，砍頭之後，魂魄卽可直向北方奔跑。走了約有一里路光景，會找到一座破廟。卽廟中有個將要死的人，就是我在午時要拿的。我等你來到，就找他的魂魄離開軀體，你只要撲身上去，在屍體尚未冰冷，血液沒有凝結之前，就可借屍還陽。但這復活的時間很短，你要行動迅速不可自誤！」

「是，是，我一定遵照你的話做去。謝謝你幫助我還陽。」

那鬼笑道：「我教了你這個方法，在你還陽之後，若是不付冥錢，我仍舊要抓你到陰間去，還要給你苦吃！」

「鬼大爺！你放心吧！我會焚燒冥錠給你的。」

他們談好後，那鬼突然双眼一閉，做個苦相，哀叫一聲，倏地鑽入地下消滅了。朱四知頓時覺得一室陰風慘慘，寒冰澈骨。聽左右囚房中，傳來極微的嘆息聲。那是和他明天一同行刑的朋友，在房內暗泣。他又聽到窗外鬼聲啾啾，彷彿來到鬼魂不是一個，不禁嚇得混身冒冷汗。

他又轉念一想，自己借屍還陽，仍舊可以做人，心裡又是一喜。就不再有什麼可擔心和悲愁的了。倒在草舖的地上，安然睡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獄官進來檢點囚犯，並派禁卒送酒來到各間囚房中，為他們餞別。其他的死囚見了這頓送死的酒菜，泣不成聲，那有胃口飲食。唯有朱四知不然，他的心裡有了生念，面上有了笑容，竟把大魚大肉和一壺酒，吃個精光。禁卒對他的好胃口，不勝驚異。

吃飽了酒菜，朱四知倒頭又睡，昏昏沉沉的直睡到午前。被鐵鍊的聲音驚醒。禁卒進來催他：

「時辰到了，不要睡啦！出去吧！………」

那時正是紅日滿窗，他押在衆人之間，步履踉蹌，跟着他們走出獄門。早有兩匹馬

拖拉的囚車停在門外，他們七個死囚都押上車去。除了朱四知，默然不出聲，自己走上囚車去。其餘的六個人，無不痛哭流涕，大呼小喊，身體軟倒，兩隻脚已不能走路，由禁卒扶持上車。

公差圍住囚車，押赴刑場。一路上行人觀看，大家對他們七人，指指點點，議論紛紛。不少人是跟着囚車，去法場觀看行刑。

朱四知坐在車上，也許是酒醉尙未完全清醒，木然不知，胡里胡塗的來到刑場，那邊早已聚集了上千成萬的人們，站在四周觀看。在刑場中央空出一塊圓形地方，約有近十丈直徑。放了一張桌子，用紅巾圍着。桌上放文房四寶等物。桌子後面一把椅子，上面坐着台南知府，是負責監斬的官員。他的頭頂上撑一頂紅羅傘。蓋住日正當中的强烈的陽光。

囚犯押到刑場，由監斬官驗明正身，向他們一個個點名，必須應聲回答。但囚犯們到了這地方，死在眼前，早已靈魂出竅，那有精神回答點名？所以，也成了虛應的儀式。點名之後，知縣用朱紅筆在他們的額角上一點，就算完成驗明正身的手續。有許多從未監斬過的知縣，碰到這種場合，會嚇得面色慘白，身體戰慄，不知如何去做。大多由

老練的二堂典史，代爲執行任務。也有知縣親身經歷監斬，看見血淋淋的把囚犯的人頭砍下，刺激過甚，變成瘋子。人們就說是無頭鬼纏住他。或是寃枉殺錯了人。

朱四知等完成驗明正身的手續，各人背後插上一支白紙做斬旗，拖到空地中央。他已完全失去知覺，不知如何跪倒地上，祇是低沉了頭，不看四周的人羣。但覺得有人在後頸上一拍，他的頭垂得更低了，一大段的後頸都露出來，好像在等候鋼刀一割。

劊子手王三見他態度安詳，像在等死。知道昨夜騙了他，發生作用。但王三是爲了朱四知死前的痛苦和恐懼，才這樣做的。輪到砍下他的腦袋的時候，王三決定叫一聲着，讓這位朋友舒舒服服的受刀。

「着！」王三猛喝一聲，鋼刀向朱四知後頸砍下。那顆頭顱立卽被割下來，滾到附近的沙地上。

割掉腦袋的頸子，只見肌肉一陣收縮，露出碗口大的傷口，突然冒出鮮血來。朱四知的身體就倒下了。…………

朱四知只等這聲「着」，聽到後覺得後頸一陣冰涼，就聽從王三的話，急急地撤腿飛奔。但覺自己身輕如燕，奔跑得很快很快。…………

沒有奔跑多久，眼前就看見一座破廟。昨夜遇見的那個青綠色的鬼差，已站在廟前等他，向他招手道：

「你快進去，躺在大殿上的就是！……………」

朱四知直奔進破廟，果然看見一個屍體，直挺挺的躺在大殿上。那鬼差從後面跟來，伸手向他一推道：

「你撲上去呀！還等什麽？……………」

朱四知當時也不考慮，身體倒下，跌在屍體上。

眞是有意想不到的效力，忽然覺得自己的確和以前大不相同。魂魄已鑽進了屍體內。但聽那鬼差說：

「我走了，你別忘了焚化冥錠呀！」

鬼差在破廟陰暗中不見了。朱四知漸漸地坐起來，懷疑地問：

「我眞的復活了？……………」

他伸手打自己的耳光，覺得面頰和牙齒生疼。心裡高興極了，證明的確已活過來。

他急着想回家去向妻子報告喜訊，剛走到破廟門口，兩脚站住，心想：

「不對！我現在不能回去！要是路上給人看見了，大家知道我已復活，豈不是又要給官府抓去殺頭？……………」

朱四知不敢孟浪，就躲在破廟內，等天黑以後，再偷偷地回家去。摸到家門口，正是雲遮斜月，大地一片幽暗。他欣喜地去敲門。

屋內傳出他妻子的哭聲，悽慘哀怨，正在悲傷的追悼丈夫。她已把法場上身首異處的朱四知的屍體領回來，用棺木收殮，正停放在大廳上，準備明天出殯安葬。晚上聽到門外有人敲門，就問：

「深更半夜來敲門，是那一個呀？」

朱四知立在門外，輕輕地說：

「你千萬不要大聲說話。是我…………朱四知回來了！」

這聲音，他的妻子聽得出，的確是朱四知的口音。她嚇得腿都軟了，不敢去開門，說：

「四知，我親眼看見你身首異處，我已把屍體領回，收殮棺木，明天準備安葬。你的鬼魂回來，我是不害怕，就是不要驚嚇了我們的小孩。」

朱四知說：「我是人，不是鬼，你開門就知道了，不會驚嚇我們的孩子的。」

朱妻戰戰兢兢的把門開了一條縫，偸望門外站的那個人，竟然是全不相識的陌生人。她急忙把門關上，驚慌害怕的哭着說：

「我剛死了親夫，你毫無同情心，敢深夜來調戲我！眞是豈有此理，鬼魂都不相容的。你這個人怎麽學了四知的口音，到我家來勾引？」

「太太，你不要疑心我，我眞是朱四知呀！」

朱妻那會相信，說：「你還在尋我的開心，我認得丈夫的面貌，和你完全不相同！」

朱四知才明白過來。他借屍還魂，用別人的軀體，面貌自然和過去不相同，難怪妻子不識。就道：

「太太，你開門吧！我是四知，決不是騙你的。我的面貌改變了，說來話長，你開門讓我進來，我細細的告訴你詳情。…………」

朱妻十分奇怪，聽那人口音眞是朱四知！怎麽面貌不像呢？就道：

「不！不！我不能開門，你先說出原因來，是怎麽回事。」

「太太，我是借屍還魂，所以面貌不相同。但人還是朱四知呀！這個秘密，你千萬不能說出去。」

「借屍還陽？………」朱妻十分疑惑，問：「眞有這事？」

「當然是眞的！我騙你做什麽？」

朱妻想了一想，說：

「好，你要我相信，你是借屍還魂，眞是朱四知，那麽，你說些我娘家的事情給我聽。」

朱四知照實說出，歷歷如繪，一點也不錯。朱妻聽後有些相信。但又一想，也許這個騙子探聽了她娘家情況，故意來訛詐的。就道：

「你說得雖然不錯，但我還要考你一考。就是在媽祖生日那天夜裏，在房裡我對你說過什麽話？」

「你勸我不要和狐朋狗友爲伍，要做正經事情，讀書求功名，或是經商都好。就是不要遊手好閒，那將變成浪子，沒有好結果的。」

「啊呀！………你眞是朱四知！」

他的話一句都不錯。朱妻始相信他，開門迎接進來。朱四知就將王三教他殺頭後奔跑尋屍，以及在監獄中遇鬼差的事情，原原本本的告訴太太。

朱妻狂喜，抱住丈夫的身體，細看他的面貌道：

「四知，你能借屍還陽的回來，雖然面貌和以前不相同，但我的心裡十分歡喜。祇是那三千冥錠，必須焚化，不能欠那鬼差的。………」

他們說到這兒，突然聽到小孩啼哭的聲音。知道是鬼差在催促。朱四知向院子中恭手道：

「鬼大爺，你不必催我，明天上午我就焚化冥錠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會欠陰債的。」

「………」說完話，小孩不哭了。

他們又商量，朱四知是犯了王法，殺了頭借屍還陽的人，絕對要保守秘密，不能讓外人知道這件事，引起意外的糾紛。朱妻道：

「台南城內我們不能再居住了。這樣吧！明天把你的屍體下葬以後，我們就搬家，往到台灣北部的滬尾去，那地方沒有熟人，決不會識穿秘密。我們就可長時間的廝守，

重做夫妻。

朱四知認爲太太的主意很對，就同意這樣做。在第二天清早，他在天還沒有亮以前就離家出走，又到破廟中躲一天。家裡由朱妻主持喪事，哭哭啼啼的將朱四知的棺材出殯埋葬。在親友面前絕口不提丈夫復活的秘密。

辦完了喪事，朱妻把台南的家產全部出售，對親友們只說回唐山原籍去居住。大家信以爲眞，幫着照理，不到十天工夫，家產都已變換成現金。朱妻就離開台南，搭船去滬尾。

朱四知在約定時日，到安平港去等候，會晤妻子，一同坐航船出發。在南北鐵路幹線沒有建築之前，走旱路是很辛苦的，一般客商往來，都是坐船，經過台灣海峽到達北部的滬尾，即是現在的淡水，只消一天一夜時間，即可駛到，十分方便。

朱四知夫妻來到滬尾，改姓換名，租屋居住，開了一家小雜貨店，生意做得很興旺。朱四知經此重大教訓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不再冶遊放蕩。所以小夫妻倆克勤克儉的經商，倒也很安樂無憂。

四、

再說劊子手王三這天砍下七個死囚的腦袋，工作完畢回家，和妻子談到朱四知的事情，相互嗟歎不已。王三最後說出他爲了免除朱四知對死亡的恐怖，故意編造一套謊話，哄他相信可以借屍還陽的事情。王三的妻子通事達理，知道丈夫的一番心意，就道：

「要是人死了眞有鬼魂，你騙朱四知可以復活，而又不能成功，豈不是把你恨死？」

王三苦笑說：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我和朱老四做了好多年的朋友，下手砍他的腦袋，心裡已有不忍。他若然死前痛苦慘叫，我這世怎能忘記？還會有安心之日。」

他們夫妻倆沒有預料到朱四知眞的復活，又做了人。如此又過了幾年，台南縣的知縣換了人，王三自念年紀老了，幹這殺人的職業，實在乏味得很。就興了葉落歸根的念頭，辭去劊子手的差使，決定舉家搬回原籍去居住。

王三的家鄉在福州，他和妻子商量好，就結束台南的家，搭船回去。

自安平港駛往福州的航船，途中經過滬尾，停下來搭客和載貨，約有一天的停留。王三夫妻倆覺得住在船艙裡不舒服，就搬到滬尾的客棧中去住一夜。

王三夫妻在客棧中定好房間，閒着無事，就到鬧市中走走，看看北部台灣的海港市況。朱四知在店內看見王三走過，心裡十分高興，走出店門去想和他招呼：

「王………」朱四知剛喊一個字，就縮住不叫。猛然想到過去的事情，在衆人之前招呼王三，有些不方便。

王三回轉頭來，望望朱四知。因他已變換外貌。王三不認得。問：「你叫我？……
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」朱四知忙搖頭，表示不是叫他。

王三夫妻就走了。朱四知心想：

「在大街上不能招呼，還是晚上去看他吧！我現在跟在他的後面，看他住在什麽地方。」

朱四知打定主意，就跟蹤前去。一路上跟到客棧內，認明王三居住的房間，就高興的回店去。

回到店內，就向妻子說明一切，道：「我能夠復活，完全是王三哥的幫助。自從台南一別，心裡實在掛念他。今天在市上相見，想到以前的恩德，怎麽可以不報答？何況店裏的東西是現成的，挑選幾件送給他，表示我的一番心願。」

朱妻也認以爲然。就備了四色禮物，請丈夫晚上送去。臨行不放心的關照道：「四知呀！你要小心，這秘密除了你我之外，無人知曉。謝過王三哥，趕快回家，而且請他不要對外宣揚，免得節外生枝，鬧出事來。」

「太太，不用你關照，我會小心的。王三哥是自己人，他決不會宣揚出去，壞我的事情。」

朱四知拿了禮物去客棧找王三，他不敢從前門進去，繞道到後門，找到王三住的房間，輕輕地叩紙窗。

王三在晚上喝了幾杯酒，半醉的躺在牀上，聽到窗上有人彈扣，迷迷糊糊的坐起來，問：

「是那一個呀？………」

「是我！朱老四！」他在窗外回答。

「…………」王三以爲是鬼，嚇得汗毛直豎。

王三心裡在想：

「糟透了，前次我哄騙了，他一定懷恨在心，今夜來找我了。」

他一急，也不管一切，摸到枕頭下防身的匕首，不敢驚動牀上的妻子，開了門走出去。…………

「王三哥，我來看你…………」

朱四知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王三手中的匕首就向他刺去。

「啊唷…………」「朱四知一聲慘叫。

他的胸口刺中一刀，身受重傷，轉頭就向外奔跑。

王三刺他一刀，酒醒了大半。屋內他的妻子被驚醒，走出來觀看，見他手裡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，驚問：

「你…………刺傷了人啦？」

「他！他！…………他是朱老四！他來找，我刺他一刀！」

王三呆看手中的刀，驚疑的說：

「朱老四？他早已死了。你刺鬼，怎麽會有血？…………恐怕是刺傷了小偷吧！」王妻說：

這時，朱四知已逃得無影無蹤。客棧內的小二也聞聲出來。以爲王三眞的刺了小偸。說：「是呀！滬尾小偸眞多，客官刺他一刀，下次他就不敢來偸東西了！」

「不，不，他自稱是朱老四…………」王三喃喃地說：「我這刀刺在要害，恐怕他活不了！」

但店小二等找不到受傷的人，不管王三說刺傷了誰，勸他們及早安睡，等明天再查問。

再說朱四知受了王三一刀，双手按住傷口，拚命的跑囘去，到了店內，跌倒地上，衣衫盡是鮮血，傷重將不治死去。朱妻見了大驚，忙問他：「是怎麽一囘事？你受傷了？」

「唉！這是命中注定的，我要在王三的刀下死去，上次逃過了，今夜却逃不過……
……」朱四知氣喘的囘答。

「呀！王三刺了你？…………」朱妻悲從衷來，放聲大哭。

「太太你不要哭，我早該死去，如今多活了好幾年，都是王三哥的幫忙。今夜他殺死我，我毫不怨他！太太讓我死吧！你不要怨恨王三哥………」朱四知說完話，閉目死去。朱妻哭得死去活來。急忙爲丈夫照理後事。

王三在夜裡刺了朱四知一刀，心中精神恍惚，老是想到若是錯殺無辜，良心何安。第二天清早，就沿着血跡找去，想尋到那個受傷者。

他跟到雜貨店門前，血跡不見了，聽到緊閉的店門內，傳出傷心欲絕的哭聲，就去叩門問詢。

「請問：昨夜有什麼人受傷麼？」王三問：

店門開啓，走出一個披蔴戴孝的女人來。王三見了吃驚奇怪，那是朱四知的妻子？頓時呆住了。

「王三哥，請進來吧！………」她抹着淚水說。

「呀！………這樣說來，我昨夜是刺了朱老四啦？」王三奇異地說：「但那個人在黑夜中看來，好像又不像他！」

「是他！」朱妻痛苦的回答。手指躺在門板上的屍體：「你是殺了朱四知！」

「朱老四在四年前，我砍了他的頭，昨夜刺傷的怎麼又是他呢？…………」王三莫明其妙。

他走過去，揭開死屍臉上蓋的黃紙，細看那人面貌，不是朱四知。更使他奇怪，忙問：

「那個人不是朱四知，你怎麼說是他？」

「唉！這是一段很長的故事…………」

朱妻把借屍還陽的經過，告訴王三。又說：「他命中注定由你殺死，所以逃不了這個刼難。王三哥，四知臨終對你的誤殺，毫不怨恨，而且很感謝你使他多活了幾年。………

「唉！想不到我的一句閒話，會引來貪財的鬼差，發展成這樣一件奇事。」王三聽了不勝感慨哀傷。

朱妻安慰王三，不要爲此事掛懷，道：

「四知雖然僥倖復活，但爲天理所不容。人的生死有命，一切定了的因果之局，縱用冥錠賄賂鬼差，也難改變結局。該死在誰的手裡的，最後仍是死在誰的手裡。你殺四

知，是執行天命而已！………」

由於朱妻不將秘密公開，朱四知的死亡，無人追問。王三夫妻留下來幫她料理喪事完畢，才告辭回福州去。王三感到人生如夢，萬念俱灰，就此看穿了紅塵，削髮爲僧，不知所終。

（本 篇 完）

販猪記

文亦奇 著

一、

北港在滿清時代，是台灣很繁榮的船舶寄錠的港口，福建的漳州和泉州駛來的船隻，停泊港內。大陸的移民均在此登岸，因此市況十分熱鬧。

這離奇的故事，發生在清朝咸豐同治年間，那時海禁已開放，西方文明在堅船利砲的前導下，闖入了古老的中國，黃髮碧眼的傳教士，商人和各式各樣來東方冒險的江湖客，飄洋過海的到中國，他們先在各地港口居住，後來再伸展到內地去。北港雖是台灣向大陸船舶往來的港口，這時也有了外國人的蹤跡。

何永祥是個老實的小商人，他家居北港鎮上，却在厦門開設一家豆麥行，生意做得還不壞。經常在一年內，搭船回台灣一次，探望他的兄嫂何天祥夫婦。

這年夏季，何永祥囘到台灣，當他走在北港路上，想到和兄嫂相聚，一家團圓，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歡喜。

但他剛走到門外，尙有數步路的時候，抬頭觀望大門，頓時呆住了。兩只脚不再前進，心裏興起無限的疑惑。

因爲，他看見大門外掛着一對白紙的燈籠，上面寫着藍色的大字。他來不及細看那些藍字，就意識到家內出了事情。因這對不祥的白燈籠，告訴他死了人！

「阿兄！阿兄！………」何永祥叫起來：「永祥回來了！阿兄！阿兄………開門呀！」他的叫喊聲驚動了鄰居陳山木，走出來觀看，正要上前與何永祥說話，何家的門「咿啞」開啓，何天祥妻子滿身重孝的素服，悲傷地走出來。見了永祥就落淚水道：

「永祥弟，你回家了！」

他看見阿嫂穿孝服，心中更是吃驚，預料情况不妙，問：

「阿嫂，你滿身孝服，是………是誰去世了？」

何天祥的妻子抹着淚珠，嗚咽地說：

「唉！是你的阿兄天祥！」

眞是如晴天霹靂，把何永祥驚呆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悲痛的淚水，不斷的從眼眶中流出來。他不禁放聲大哭：

「啊呀！阿兄！…………阿兄死了！我趕回家來，也看不到你最後的一面！阿兄呀！…………我的阿兄呀！」

「永祥弟，不要哭了，進來吧！」

阿嫂引着他到屋內，只見大堂中央佈置靈堂，白布的孝幃前，放着供桌，素燭清香，四盆水菓，供奉着何天祥的神主牌位。兩旁還有一對紙紮的金童玉女，手拿招魂幡，在引接亡魂致西方極樂世界。這陰森森的悲涼凄切的情況，怎麽不使何永祥悲慟呢！

「阿兄！阿兄！我來遲了一步，你什麽時候去世的？」

阿嫂回答道：「就在前天晚上，昨天收殮入棺，停放堂上。永祥你回來得正好，幫我辦理喪事吧！」

「何永祥暗想他哥哥平日身體很强健，從沒有生病，不禁起疑詢問：

「阿嫂，阿兄得什麽病去世的？」

「怪病！」阿嫂回答。

「怪病？什麽怪病？」

「我也不清楚。他得病後發高燒，病了三天就去世。

「請那一位醫生診治的？」

「北港鎮上很有名的漢藥舖老板林濟凡。」

「奇怪，阿兄身體强壯，怎麽會得怪病？」

「得怪病的不是他一個人，村前村後死了十多個男人，聽說是瘟疫，村裏人要迎神賽會，祭祀瘟神，保佑平安。」

何永祥在阿嫂口中，問不出詳情，走到孝幃後面，撫棺痛哭。阿嫂就去打臉水，請他洗面。

就在這時候，鄰居陳山木偸偸地走進來，探首進孝幃，神秘地喊何永祥：

「永祥！你出來…………出來！…………」

「山木哥，有什麽事嗎？」

陳山木望望後屋打臉水的天祥嫂，拉住永祥的衣角，輕輕地說：

「我有重要的話對你說！…………來！快跟我來…………」

何永祥莫名其妙的被他拉到門外。陳山木面色嚴肅，很認眞的說：

「永祥，你要出頭，弄明白你阿兄的死。」

何永祥大爲奇怪，反問：「難道阿兄死得不明不白？」

陳山木點頭：「大有可疑！……………永祥，不是我多管閒事，插手你家的私事。實在是人命關天，不能不對你說。」

「阿兄怎樣死的？」何永祥急問。

「我猜，八成是謀殺！」

何永祥跳起來：「謀殺，誰是兇手？」

「你的阿嫂！」

這話使他更加吃驚，拉住陳山木衣襟，認眞的說：

「山木哥，這話你不能亂講呀！」

「我說話有根據，決不亂講。就是到衙門的公堂上，也是這樣講！」

「你說阿嫂謀殺親夫？」何永祥仍是不大相信。

「對！最毒婦人心！永祥，你要出頭，爲阿兄伸寃。」

「山木哥，你有什麽證據？」

「有！」陳山木胸有成竹，向何永祥說：「在天祥得病前一天，他和你阿嫂吵架，

我住在隔壁，都聽到。」

「他們吵什麼？」

「天祥發現你阿嫂另有情夫！」

何永祥暗驚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會聽到這些從未想到的內幕，急問：「那情夫是誰？」

「她的表兄柯玉泉！」陳山木說。

何永祥認得柯玉泉，他不太相信，說：

「山木哥，你別寃枉人呀！」

「我決不會寃枉人的。我聽得淸楚。他們爲柯玉泉吵架。你阿兄話說得很響，說要把阿嫂趕出去。」

「後來呢？………」何永祥問。

「天祥生氣去鎭上的茶館喝茶去了。那個情夫柯玉泉，眞不要臉，又偸偸地來找你阿嫂，我偸看到他把一小紙包給你阿嫂。…………哼！準是毒藥，當天晚上，天祥就得病，二天後死了！這簡直和潘金蓮毒死武大郞一樣嘛！」

何永祥心中起了懷疑，但他是比較有理智，仍不太相信陳山木的話，說：

「但阿嫂說：阿兄是得怪病死去的，而且村裏有很多人得怪病死去哩！」

「這就是他們的陰險。利用村裏鬧怪病，把天祥謀害了。只當是怪病死的。可以免除嫌疑。」

「唔………」何永祥想想陳山木的話也有道理。就說：「山木哥，謝謝你告訴我這些事情。我一定要查清楚，阿兄是怎麽死的。」

他的阿嫂手捧着面盆出來。叫何永祥去洗臉。陳山木急忙離開，回家去了。

何永祥聽了陳山木一席話，心中增加無數疑團。他對阿嫂的態度也轉變了，面色凝重的進堂屋，望望阿兄的靈堂，又望望阿嫂，說：

「我不想洗面了。阿嫂，你說說清楚，阿兄怎麽死的？」

阿嫂不勝奇怪，反問：「永祥，剛才我對你說過了？」

「哼！我要明白眞相！請你說老實話！」

「我是說老實話，沒有隱瞞什麽呀？」阿嫂覺得他語中有刺，心裏大感不安。

何永祥悲傷憤怒，跪在阿兄的靈堂前，哭泣着說：

「阿兄，我替你伸寃，查出謀害你的人！」

阿嫂更是驚訝，質問小叔：

「你這話什麽意思？好像天祥是給人謀害死的？」

「你心裏明白！」他怒形於色，冷冷地回答。

「我不明白！」阿嫂猛然想起來：「你聽了陳山木的話了？…………」

「怎麽？你怕他說話？………」何永祥反問。

「不！他偷我家的鷄，和我吵過。他的話不可相信。」

何永祥冷笑：「嘿！那麽你的話可相信？」

阿嫂傷心地伏在靈前，不住流涙說：

「永祥，沒有人害你的阿兄！」

「阿嫂，你別說了，我會調查，哼！要是找到兇手，我決不放過他！」

何永祥悲憤的靈前罰咒。他的面色很可怕，好像要殺人似的。阿嫂驚懼地望着他，不知道何天祥之死，小叔將鬧出怎樣大的風波來。

二、

何永祥調查阿兄之死，首先是拜訪北港鎮上漢藥舖的老板林濟凡。林醫生聽了他的述說，點頭承認道：

「不錯，何天祥的病是我醫治的。我出診一次，唉！沒有醫好他，竟死了。但這不能怪我醫術不好，而是他的病太重，藥力無法挽救。」

「林醫生，阿兄得什麼病死的？」

「瘟疫！」林濟凡解釋道：「這種病在夏季很流行，碰上了很兇險，性命難保！」

「眞是瘟疫？沒有別的病？或是別的死因？」

「永祥，我做了二十多年的醫生，會看錯病麽？」

「我不是怪你看錯病，而是疑心阿兄另有死因。」

「不會的，你不要疑心！」

何永祥把心中疑團，終於向林醫生說出來：

「我想再問你，阿兄有沒有中毒的現象？」

林醫生大吃一驚，瘦削的臉上，兩根鼠鬚簡直豎起來，很生氣的說：「中毒？……
……永祥，你越說越不成話了。我林濟凡會下毒害死病人，眞是豈有此理！你再胡說八道，我要趕你出去了！」

何永祥知道他誤會了，忙解釋道：

「我不是說你下毒。而是指別人，請你不要誤會。」

「要是中毒死亡，七孔流血，死狀十分恐怖。一看就知道。我會看不出來？永祥，你別胡思亂想，快回去吧！」

林醫生這番話，點醒了何永祥。他想：

「對呀！查明阿兄是否中毒死亡，只要驗看屍體卽成。何必到處探聽呢？………」

他心中有了主意，就急急地趕回去。把何家的族長和叔伯等長輩都請到家裡來，聚集在靈堂前面開會。阿嫂見小叔這番行動，心中奇怪，就問：

「永祥，你今天請族長等來到，有什麽事麽？」

「阿嫂，爲了澄淸閑話，使你擺脫嫌疑，我要開棺驗屍。」

阿嫂吃驚，急忙阻止道：

「永祥，你做得太過份了，天祥死後，要讓他安息，不應該再驚動他。」

何永祥冷冷地反問：「你反對開棺？」

阿嫂哭着點頭：「是的！」

「是不是心虛？怕我在阿兄的屍首上，找到什麽可疑的痕跡？………」

何永祥的話句句緊逼住阿嫂，使她忍受不住，憤怒地放聲大哭，道：

「永祥，你說話太放肆了，好像天祥是我害死的！」

「我正是這樣想，才要開棺！」

阿嫂忍不住侮辱，怒打小叔的耳光，大哭大叫：

「胡說………天祥呀！你死了只有三天，我就蒙寃受欺侮！我不要活了，我撞死在你的棺前吧！」

阿嫂哭着頭向棺材撞去。族長等人忙拉住她，不讓她尋死。何永祥也道：「阿嫂，你現在不要死！」

「哼！你疑心我謀殺親夫，我還有什麽臉活在世上？」

「阿嫂，只要開棺查看，要是我疑心錯了。阿兄不是中毒死的，我向你賠罪，聽任

你的處罰。」

「我不要罰你，我只要淸白。」

「現在只有開棺，才能證明阿嫂的淸白。」

族人幫着相勸。何永祥堅持開棺驗屍，阿嫂終於同意。

「好！永祥，你要開棺，就開吧！但你會後悔的。」

何永祥獲得阿嫂的同意。在族人的監視下，跪在靈堂前，焚香禱告：

「阿兄，因爲你死得不明不白，疑問太多，我要開棺驗屍，爲阿兄伸寃。請阿兄在天之靈，多多原諒小弟冒犯。驗屍之後，我會重新封棺，決不再吵擾阿兄！」

他跪拜禱告完畢，就和族人一起動手，拔去棺材蓋上的木閂，揭開蓋子觀看。阿嫂含寃難伸，哭得死去活來。

「我的親夫呀………你死了也不太平，還要驚動你呀！………親夫呀………」

中國式的棺材，考究的一共有三層蓋。第一層是外蓋，用獨幅的粗厚木料製成。揭去了外蓋，就是第二層，好像兩頁對開門板似的蓋。普通第一層外蓋上用木閂封住。第二層蓋就沒有木閂了。但也有用上好的廣漆塗在蔴布上，封閉第二層門板縫。至於第三

層蓋，是一塊短短木板，長短和棺材的寬度相同，在棺材口上有一條狹槽，可把短木板一塊塊插入，拚成一層門板。也有用廣漆塗蔴布密封板縫的。除去了這三層蓋，才能見到屍體。

他們把棺材蓋一層層的揭去，看清楚棺內情形時，大家呆住了，不禁叫起來：「呀！——」

原來棺內空空如也竟沒有屍體。

「沒有人？——」何永祥吃驚。

阿嫂更是吃驚：「怎麽………？沒有？那裏去了呢？」

大家在驚疑中醒過來。何永祥憤怒地抓阿嫂，問：

「阿兄的屍體呢？怎麽不在棺材內？」

阿嫂也弄得糊塗了，回答不出來，哭着說：

「我怎麽知道呢？前天大殮的時候，大家看見天祥的屍體放入棺內的，怎麽會不見呢？」

何家的老族長作證道：「對，我看見放入棺內的。」

又有好多族人，都證明前天何天祥的屍體是收殮入棺。但今天開棺，却不見了。

「那屍體一定是給人偷走了！」有人說。

「屍體又不是珠寶，偷來做什麽？」有人反問。

「也許變成僵屍走啦！」

「不會的，棺材蓋得好好的，怎麽會走？」

衆人議論紛紛，得不到屍體失踪的正確答案。何永祥已失去理智，他聽信閒言，先入爲主，認爲是阿嫂謀害。就抓住阿嫂的衣襟，兇狠地問：「阿嫂，你說出來，阿兄的屍體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

他疑惑地釘住阿嫂：「我猜你知道！」

阿嫂驚慌，哭着說：

「永祥你別寃枉我呀！屍體失蹤，我眞的不知道。」

「阿嫂，你害怕我開棺驗屍，找出謀害阿兄的證據，乾脆毀屍滅跡，把阿兄的屍首藏起來，或是放火燒了，不讓我查出來！」

「寃枉呀！寃枉呀！………我沒有這樣做，我沒有呀！」

族長看他們爭吵不休，難以明斷，就道：

「這事要報官，請官府大老爺來審理。」

何永祥聽了族長的話，認爲有理，道：

「對，我要抓了她的情夫，一起送官。」

阿嫂聽小叔說出「情夫」，哭喊着道：

「我那有情夫？永祥，你聽信讒言，寃枉我呀！」

「哼！你以爲我不知道？他就是你的表兄柯玉泉！」

阿嫂哭倒在地上，申訴說：

「永祥，你誤會了，玉泉時常來我家借錢。皇天在上，我可以罰咒，我和他沒有私情！」

「哼！你別賴，有人證！」何永祥道。

鄰居陳山木站出來說話：

「我聽到你和天祥爲了柯玉泉吵架，天祥要趕你出去。」

阿嫂解釋道：「那是爲了他借錢不還。」

「後來他偷偷摸摸給你一小紙包，是毒藥？」

「寃枉，是還錢！」

「你剛才說他借錢不還，怎麽又還錢了？我不相信。」

阿嫂哭叫着抄起一把剪刀，直向胸口刺去，說：

「好！我死！我去死，讓我淸白的死！」

何永祥奪下剪刀，面若冰霜的道：

「現在還輪不到你死。阿嫂，快說出來，阿兄屍首呢？」

「我眞的不知道，逼我死也不知道。」阿嫂披頭散髮，坐在靈堂前號啕哭道：「天祥呀！親夫呀！我多寃枉呀！」

何永祥問不出來，心中一想，道：

「你不說我去問柯玉泉！」

衆人認爲這個主意不錯，也許從柯玉泉口中，查明眞相。他們正要去柯家查詢。這時，柯玉泉的妻子，滿身孝服，號啕大哭的進來：

「呀！叫我怎樣活下去呀？叫我怎樣活下去呀？」

大家對她哭喊着闖入，不勝驚訝，忙問她出了什麽事情。玉泉嫂抹着淚水，以哭得沙啞的聲音說：

「玉泉得怪病死了！………」

她宣佈更驚人的消息：「玉泉昨夜去世，今天早晨我起來，發現放在靈堂上的屍體不見了！我到處都找不到，沒有主意，想找你們商量。………」

何永祥奇怪萬分，追問柯玉泉屍體失蹤的事情，但她也說不清楚。何永祥想了想問：

「太怪了！………玉泉嫂，是不是他害死我的阿兄，故意裝死，畏罪逃走了？」

玉泉嫂聞言大怒，哭着和何永祥爭吵，說：

「寃枉！………永祥，你不要亂說，玉泉是好人，怎麽會害人？他眞是死了，不信你去問鄰人。」

他的阿嫂也對多疑的小叔不滿，哭得淚漣漣的說：

「你太疑心了，總以爲天祥是給人害死的。其實，眞是寃枉呀！那有這事情呢？…

……」

何家族長按住議論紛紛的衆人，道：

「這事情太邪門了！那有兩個屍體都不見的道理。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內幕。」

但是什麽內幕？族長活了一大把年紀，也說不出來。這時，他們聽到門外傳來女人的哭聲：

「不好啦！………我的丈夫不見了！我的男人不見啦！」

大家趕出去觀看，只見一個寡婦哭着走來。何永祥就問：

「你的丈夫不是死了，怎麽不見啦？………」

寡婦抆淚說：「我今天去上坟掃墓，發覺坟已掘開，棺材蓋動過了，屍首不見啦！」

「又丟掉一個屍首！」族長摸着鬍鬚，不住的搖頭，道：「太怪了！看來可能還有很多屍首不見哩！」

既然好多屍體失蹤，何永祥對阿嫂的懷疑，減輕了許多。他提議道：

「我們去告狀，請官府查明白，誰偷了屍體！」

「對！對！我們去告狀！告狀！」

「大家齊聲贊成，立刻寫起狀子，會同地保，趕到台南縣衙門去告狀。請求知縣林玉坤偵查這件怪案。

三、

台南知縣林玉坤接到狀子，升堂審問，並親自去北港查看，但查來查去，問不出內情。他只有將案子交給捕快去偵辦，一方面將詳情呈報台灣知府陳璸。

陳璸是位清官，又有偵探的頭腦。他接到台南縣的公文，在書房內仔細觀看一遍。感到十分奇怪。就把公文給他的姪女陳秀珍觀看。這位姪小姐聰明伶俐過人，和她的伯父一般的具有偵查犯罪案件的特殊才能。因此幫助陳知府已破獲了不少疑難奇案。

陳璸沉思着，問他的姪女：

「人死後的屍體，有什麽用處？」

陳秀珍爽直的囘答：「這個佛家所說的臭皮囊，除了埋入土中，腐爛後做土地的肥料，其他毫無用處。」

「這眞是怪事了，我做官二十多年，遇到的怪案已不少，但從沒有像這樣古怪的了！……」

陳秀珍細閱公文，明白伯父所說怪案，就是北港附近的村落中，一連失蹤了十多個

屍體，都是剛埋葬的，有的甚至還沒有放進棺材，屍體就不見了。因此村人大譁，要求官府捉拿盜屍的賊人。

「伯父，要是把每一座新坟都掘出來查驗，也許失蹤的死人，數字還要多呢？」

「歹徒偷死人做什麼？秀珍，你能想出原因麽？」

陳瓆問：

「歹徒盜墓，都是爲了陪葬的金銀珠寶。但現在發覺失蹤屍體的，都是沒有陪喪的家人。歹徒要的不値錢的屍體。」

「這有什麽用呢？」

陳秀珍想了一想，假設道：「要是在兵荒馬亂，大鬧飢荒的時候，屍體偷去可當肉吃。」

陳瓆搖搖頭，笑道：

「笑話，台灣四境太平，年年豐收，百姓個個溫飽，那有吃人肉的事。」

陳秀珍的假設自然不能成立。但她又想想，撫掌道：

「喔！………我想起來了，聽到外國人開設的醫院，解剖人屍，研究醫藥。」

陳璸仍是不相信，因爲台灣當時的外國人很少，只有幾個傳教的，從沒有聽說他們用人屍來研究醫藥的事情。而且，一偷就是十多個，就是研究醫藥，也用不到這樣多呀！

但這是屍體的唯一用途，陳璸叫手下捕快蔡忠去調查外國的教堂和醫院，有沒有向歹徒收買人屍。

同時，他又關照所有的捕快，多放眼線，加緊偵查北港偷屍的歹徒。

「伯父，恐怕我們要親自去一次北港，才能調查明白。」

陳璸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正有這個意思。秀珍，到了北港，怎樣下手調查呢？」

陳秀珍手指着公文道：「這上面到有一條偵查的線索。」

凡是古代的公正淸廉的官員，都是不大喜歡坐在衙門內辦公。他們經常的便衣外出，巡查地方，探求民隱。瞭解老百姓生活的眞實情況。作爲改進行政措施的參考。遇到重大命案的時候，擔心地方官不細心偵查，寃屈無辜，草管人命。於是親自去複查，把犯罪案件的眞相，查個水落石出。因此老百姓們稱頌這些淸官爲「青天」。

陳璸也是這樣的官員，他對北港失蹤屍體的疑案，發生極大的興趣。就帶了他的得

力助手，姪女陳秀珍，還有捕快王祥，改換便衣，自台南出發，去北港偵查。

陳秀珍因爲是女流之輩，在淸代民風保守，一個年輕姑娘不能拋頭露面，在外邊走動。但她堅持着跟去偵查，就心生一計，穿上男人的衣帽，裝扮成個俊俏的少年郎，做陳知府的跟班。這番女扮男裝，也是避免外人注意的遮眼法。她跟着伯父到處察訪，行動就方便的多了。

陳璸一行來到北港，先在港口地區熱鬧街市上巡視一周。找不到什麽引人注意的地方。陳秀珍是小脚，改穿男人的寬大鞋子後，鞋內塞了不少棉花，走路仍是不太便捷。今天多走了些路，小脚就感到酸痛。她强自忍耐着。但精明的陳璸，察言觀色，就從侄女的臉上發覺，道：

「秀珍，你走得累了吧！我叫你不要跟出來，還是住在衙門中好，現在你吃苦了。」

「我不要緊，我還能走。………」陳秀珍眉尖微緺，忍住兩脚的酸痛。

「這樣吧！先到茶館去休息一會。順便探聽消息。」

陳璸抬頭一看，前面有一家「春風得意樓」茶館。喝茶的人們，進進出出，十分衆

多。裏面有不少客人在品茗。他們就踱進茶館。店小二見了就迎過來招呼，領他們到樓上雅座，靠窗口的一張桌子旁坐下。

「三位客官，喝什麽茶？」店小二問。

「來一壺上好的武夷山鐵觀音吧！」陳璸吩咐。

「是，是，我立刻去冲泡拿來。」

「慢！………」陳璸一把拉住店小二的衣角，問：「店小二，你對北港的人，一定十分熟悉。」

「是，是，………我在這裏住了十多年，差不多全認得。」

「我向你探聽一個人，不知知道麽？」

「什麽人呀？」店小二說：「有名便知，無名不曉。」

「他叫何天祥！」

「何………天祥？」店小二的面色略變。反問：「這個人從前常來這裏喝茶，客官你探聽他做什麽？」

「我們是朋友！今天遠道而來，想拜訪他。」

「呀！你遲來一步，何天祥已死了！」

「噢！死了？眞不幸呀！老朋友又少一個。他是什麽病死的？」

「這個…………聽說是瘟疫，會傳染的。客官你沒有別的話，我去泡茶了！」

「去吧！」陳瓊眼望着店小二離開。

陳秀珍一双尖銳的眼睛，剛才一直釘在店小二的臉上。她想了想，問道：「伯父，剛才問到何天祥，店小二好像很吃驚，這是爲了什麽？」

陳瓊也已看出，點點頭道：「我等一會再問他！」

店小二泡茶來。陳瓊又拉住他問道：「我在北港還有幾個朋友，你可知道他們下落？」

「什麽人呀？請客官報個姓名。」

「柯玉泉！你知道這個人麽？」

「柯…………玉泉？」店小二面色又是一變，但很快的恢復常態。笑着道：「這個人從前常來飲茶。可惜也死了！」

「死了！…………什麽病死的？」

「瘟疫！客官，北港近來流行瘟疫，死了不少人呢！」

店小二要走，陳璸仍是不放他，又連續的問了十多個人姓名，都是他從公文中看到失蹤屍體名單上的人們，店小二一連的回答，這些人都死了。發急道：

「客官，你不用問啦！你爲什麼老是問我這些死人呢？我和他們的死，可沒有關係哩！」

陳璸笑笑，放他走了。對捕快王祥道：

「注意這家茶館，仔細探聽，可能會找到線索。」

他們離開茶館，就到何天祥的家裏去調查。表明身份和來意，陳璸命何永祥將柯玉泉的妻子，鄰居陳山木，還有何天祥的寡妻均叫來，一同詢問。

何永祥見到陳知府親自來調查，十分興奮，一口咬定：

「大人，阿兄的突然死亡，連屍體都神秘失蹤，阿嫂有重大的謀害和毀屍嫌疑！」

他的阿嫂不甘受誣，跪在陳璸面前，哭訴道：

「冤枉！我沒有害死丈夫，是小叔聽了鄰居陳山木的讒言中傷，冤枉我的。」

陳璸見叔嫂兩人，各執一詞。就問何永祥：

「你控告她害死丈夫，有什麽證據？」

「阿嫂怕我查看屍體，發現毒害的證據，故意毀屍滅跡。」

「寃枉！我沒有做這事，請大人明察呀！」

何永祥緊釘住阿嫂追問：「那麽棺內屍體怎麽不見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那婦人反駁道：「村內很多人家丟掉屍體，難道都是我害死的？都是我毀屍的？」

「我不問別家的事，只要你交出阿兄的屍體，證明不是你害死的，我就不告狀，還向你賠罪。」

他們叔嫂爭論不休。陳璸把臉一沉，道：

「不要吵！且由本官審問！何永祥，你懷疑阿嫂謀殺親夫，還有別的證據麽？」

何永祥道：「這…………阿嫂有情夫！」

此語一出，陳璸勃然大怒，叱責道：

「呸！婦女名節事大，何況長嫂若母，應該尊敬。何永祥，不該胡言妄語，對長嫂大不恭敬！」

何永祥忙跪下叩頭，仍堅持他的話，道

「大人請息怒，小民並非無的放矢，這話有依據。鄰居陳山木親眼看見，是他告訴我的。」

陳穧轉身望陳山木，嚴正的道：

「陳山木，敗壞婦女名節，是很大的罪惡。你說她有情夫，是親眼看見的麽？你老實說來，不許謊言欺騙。」

陳山木跪下來叩頭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「大人，我說的完全是實話，毫不虛假。在何天祥出門的時候，柯玉泉時常來何家。我還聽到何天祥夫妻爲了柯玉泉吵架，何天祥要把她趕出門去。」

何天祥的妻子急了，哭着解釋道：

「寃枉呀！大人！柯玉泉是我的表兄，他家境窮困，時常來借錢，不是和我有私情。因爲天祥不肯借錢給他，因此和我吵架。陳山木沒有聽淸楚，誤會我了。」

這時站在一邊聽他們詢問的柯玉泉妻子說話了：

「大人，我是柯玉泉的妻子。我相信他們是因借錢而起誤會。亡夫玉泉和她沒有私

情。而且，玉泉死後，一樣的不見屍體。」

陳璸沉吟思索後，對何永祥道：

「你阿兄的死和屍體失蹤，恐怕和村內各家人家丟失屍體，情況相同。且等本官查明眞相。目前不要疑心阿嫂。」

「是！大人！」何永祥回答。

「大人，餓死事小，名節事大！」天祥嫂哭着向陳知府哀求：「小婦人蒙此不白之寃，本當自盡以表明淸白。但爲了要弄明眞相，洗淸汚辱，才偷生世上。請大人找回亡夫屍首查出死因，替小婦人伸寃。」

陳璸點頭答應。就問她：「何天祥得什麽病死的？」

「怪病！」天祥嫂回答。

「是那位醫生診治的？」

「鎭上開設漢藥舖的醫生林濟凡。他診治一次，沒有醫好，就去世了。」

陳璸又問柯玉泉的妻子：「你的丈夫得了什麽病死的？」

「怪病！」

「請那一位醫生診治？」

「林濟凡。也是診治一次就去世了。」

「唔………」陳瓊沉吟不語。

捕快王祥稟告：「大人，小的去村內各喪家查問，都是得了怪病，請林濟凡醫生看病，情形和他們相同。診治一次去世，接着丟掉屍體。」

「這就怪了！」陳瓊心裏已找到偵查的線索。

他們離開何家，就去鎮上林濟凡的漢藥舖，這回由陳瓊單槍匹馬，一個人闖進藥店去訪問林濟凡，陳秀珍和王祥，都守在門外，裝做往來的行人，不去驚動這位醫生。

陳瓊向林濟凡表明身份，查問那些失蹤屍體的人，向他看病的事。林濟凡是老狐狸，面不改色，鎮靜的應付，以狡猾的口吻道：

「大人，這有什麽可怪？林某在北港行醫，小有名聲。附近數十里內的人，都是請我看病。那些失蹤屍體的人家，也不例外。不能因我看過他們的病，就疑心這事情和我有關係。」

「林先生，你不要心慌呀！因爲你看過他們的病，情況比較瞭解，才來問問。」

「我只管看病和經營漢藥舖，其他都不知道。」

「你替他們看病，有沒有留下藥方的存底？」陳璸問

林濟凡點點頭，說：「有！」

「請拿給本官觀看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這要是你現在不肯給本官看，那傳你到公堂上再交出來吧！」

林濟凡聽得要將他傳上公堂，心裏急了。忙把藥方存册取出來，双手送給陳知府，不安地道：

「大人，不是我不肯給你看，實在沒有什麼好看。」

陳璸把藥方底册一頁頁的翻閱，道：

「唔……你的病人眞不少。」

「北港人口衆多，市面繁榮，近來又是流行時疫，所以病人較多。」

陳璸翻到何天祥、柯玉泉等人的藥方留底，都淸楚的記在册內，他開的藥方，是普通的醫治傷風感冒的藥材，並無特殊的重藥。在藥方上看不出什麼破綻。

他把藥方存冊閤上。捲起來在衣袖內一塞道：

「林先生，本官對這本藥方存冊很有興趣，想借回衙門去仔細觀看。

「這………」林濟凡面色很難看，又不敢不答應。

陳瓊笑笑，安慰他道：「在三四天內奉還。」

「好，好………」林濟凡答應得很勉强。又道：「請大人明察，林某對屍體失蹤案、毫無關係。」

「哈………哈………」陳瓊一陣笑，注視他的面孔道：「本官又沒有說你有關係。你何必聲明？林先生，你這樣做，似乎犯了『此地無銀三百兩，隔壁張三不會偸』的嫌疑麽？」

「是，是………」林濟凡自知失言，不敢多說了。」

陳瓊離開漢藥舖。林濟凡親自送到門口，眼見他走遠了，才返身入內，其實，陳瓊有走多遠沒又回轉身來，和站在街角上的陳秀珍和王祥會合。

陳秀珍關心的問：「伯父，你查問出什麽嗎？………」

「這個人是老狐狸，不會輕易吐露口風的。我去盤問他，只是在他心上增加壓力。

要是他眞有關係，會露出馬脚來，這才是我所希望的………。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。守在街角上監視漢藥舖門口的王祥，面有喜色，報訊道：

「大人，那醫生探出頭來了。」

他們躲在牆脚邊偸看。只見林濟凡自漢藥舖探出頭來，很小心的東張西望。視察街上的往來行人，確定沒有可疑的官府人員在監視。才匆匆的走出來，向港口方面走去。

陳秀珍笑着道：「伯父，加上壓力以後，魚兒上鈎了！」

「王祥，你跟上去！看他到什麼地方，和什麼人會面。把他調查出來。」陳璸吩咐。

「是，大人！」

王祥小心的跟在林濟凡的背後，不讓他發覺，一路追蹤。只見那醫生在港口上轉了幾個圈子，偸偸摸摸的溜進一幢倉庫，就不見了。

王祥不敢跟進倉庫去，只好在門外守候，靜觀變化。

林濟凡溜進倉庫，那裏堆了許多木箱，是裝運茶葉出口的地方。台灣在清代已是出口茶葉的產地，有許多洋商來購買，運銷歐美和日本等地。因此做茶葉生意的商人，就

在港口建造倉庫，將茶葉裝箱輸出，生意做得很大。

林濟凡進倉庫後，就高聲大叫：「羅大爺，羅大爺………」

在連接倉庫的一個小房間內，走出一個肥壯短矮的中年人，粗眉大眼，滿臉鬍鬚，見了林濟凡，很不開心的縐眉。

「林先生，我對你說過，白天不要上這裏來。我們之間越少在一起，越是安全。你怎麽忘了？」

「羅大爺不好了！………出了事情啦！台灣知府陳璸，好像聽到什麽風聲，查到我的藥舖來了。」

那個羅大爺，就是經營茶葉輸出發財的羅萬居。這裏倉庫都是他的產業，在北港鎮上，是赫赫有名的大商人，大財主。身上穿着深藍色的團花綢衫，胸前繞黃金粗鍊的掛錶。他聽到林濟凡氣急敗壞的報告消息，故作鎮靜，淡淡地一笑，問：「他在查什麽？」

「他問我：丟掉屍體的病人，是不是我醫治的。」

「你怎麽囘答？」

「我只好承認呀！羅大爺，陳知府把我的藥方存冊拿走了。」

「你在存冊上寫什麼？」

「沒有寫什麼，那些失蹤的病人，我都僞造了一張藥方，是找不到把柄的。……

…但我很害怕！」

「林先生，你沒有把柄落在他的手裏，怕什麼？」

林濟凡面有重憂，吐露心底的話：

「羅大爺，這事再也不能幹了，遲早會給陳知府查出來，那時候我們都完了！……

……」

「羅萬居面色一變，彈眼問：「你不想幹了！」

林濟凡害怕的點頭。「………」

「不成！這事不許半途而廢！你不幹，叫我怎麼辦？」

「羅大爺，再幹下去會出事情。………」林濟凡痛苦地後悔地說：「唉！我已覺得腦袋已不在脖子上了。幹這喪天害理的事殺頭，實在犯不上！」

「哈！………」羅萬居一陣狂笑，笑聲如夜梟般令人毛髮悚然。他問：「你不要

銀子了？」

「銀子雖好，但殺了頭，銀子又有什麽用？」

林濟凡現在才想明白，但羅萬居決不放過他，道：

「不成！你一定要幹下去！林先生，你現在已脫不了身，伸頭是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！」

林濟凡落下淚水，不禁嗚嗚地哭了。說：

「唉！爲了貪財，幹這買賣，喪害天良！我眞後悔。」

羅萬居狠狠地斥責他：

「不許說喪氣的話！提起勇氣來幹下去！」

「是，是！………羅大爺，但我怕呀！殺頭不是好玩的，我有老娘、有妻子、兒子、女兒………」

林濟凡嗚嗚地哭個不休，羅萬居又要駡他，突然聽到倉庫外傳來輕輕地叩門聲，大吃一驚。

林濟凡緊張過度，害怕得想找地方躲藏，哭叫道：

「不好了，陳知府來抓人，我的性命完結了！」

羅萬居拔出短刀，一手抓住林濟凡，厲聲道：

「不許逃走，不許哭！…………」

他又向屋外問：「誰？…………」

「是我！羅大爺，快開門。」

他聽得是熟悉的聲音，走過去把門拉開，進來的是東風得意樓的店小二。他的面色也變青白，流着滿頭冷汗。氣急喘喘的走進來。

「小二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不好啦！我聽到消息，陳知府在鎮上到處查問，探聽屍體不見的事。風聲很緊呀！」

「我已知道了！」

店小二摸出一小紙包的藥粉，交給羅萬居道：

「羅大爺這事我不做了，我怕，藥你拿囘去吧！」

林濟凡接口道：「我也不再替那些飲茶中毒的人看病了！」

羅萬居大怒，双手抓住他們的衣襟，兇狠地道：

「你們拿了我的錢，敢說不做？」

「我把錢還你！」林濟凡無奈地說：

「我不要發財了！………羅大爺，我求求你，放了我們吧！」

羅萬居對他們的哀求，毫不動心。堅持着說：

「哼！現在我們只有放手做下去，撈到了這船銀子，才想辦法脫身，不能半途而廢！」

「我怕陳知府會查出來！」林濟凡擔心的說：

「我們手脚做得乾淨些。不要再向本地人下手，找些外地來的人，這裏無根無據，不易被人發覺。他就查不出來。」

店小二仍是不敢答應，求道：

「羅大爺，還是風聲平靜後再幹吧！」

「不成，我要準時交貨，要講信用。你們趕快去辦，要是三心兩意，走漏風聲。哼！你們休想活命！」

羅萬居的刀子在他們面前搖幌示威。林濟凡和店小二都知道他的脾氣不好惹，惱怒了會動刀子殺人。嚇得瞪眼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店小二哭喪着臉，道：「羅大爺，你別殺我們！」

「我家裏還有老娘，靠我養活。…………」

「嘿！嘿！…………」羅萬居冷笑連聲，知道威嚇已收效。就收起短刀，拍拍他們的肩膀道：「好好地去幹！」

「嗦！…………」屋外傳來輕微聲音。

林濟凡吃驚，害怕地說：「有人！」

羅萬居拔刀，急速的衝出去觀看，林濟凡和店小二跟着走出來，細看倉庫外邊的巷道，空空蕩蕩，不見人影。

「沒有呀！…………」羅萬居收了刀。

「也許是風聲！」店小二說：

他們又走進去商議。這時，王祥躲在巷內堆放的木箱後面，露出頭來微笑。

羅萬居回到倉庫內，對他們道：

「這次陳知府查案，都是因何永祥懷疑他的哥哥遭人謀害而起。爲釜底抽薪計，我們要想辦法對付！嘿！嘿！」

林濟凡疑惑地問：「怎樣辦？」

「我自有辦法！」羅萬居臉上掛着奸笑。

四、

自從陳知府到何永祥家裏調查之後，陳知府雖然勸何永祥在案情沒有調查清楚，是非黑白尚未揭曉前，不可對阿嫂懷疑，仍要尊敬。可是，何永祥是個直性子的人，深受陳山木挑撥離間的影響，始終懷疑阿嫂是謀害丈夫的兇手。這天晚上，他們又爭吵起來。」

「我一定要查明白，阿兄的屍體，是怎樣不見的。………阿嫂，你坦白的對我說，這是怎麽一回事？」

天祥嫂蒙受寃枉，有難言之痛，流淚回答：

「弟弟，我眞的不知道！我對天發誓，不知道內情。」

何永祥搖頭不相信，盤質道：

「家裡只有你和哥哥兩個人，你怎麽會不知道？」

「你疑心我謀害天祥………我無法證明我是寃枉的！」天祥嫂哭着說：「好吧！讓我死在你的面前，證明淸白。」

天祥嫂找到剪刀，想剌入胸膛，被小叔奪走。道：

「不要鬧死要活，我要知道眞相，找到哥哥！」

「現在知府陳大人在調查。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，眞相大白的。…………弟弟，你耐心的等候些日子，等陳大人的消息。要是查出來眞是我害死的，我決不叫饒，偷生世上。」

「唉！我就是忍不住等候的日子！」

突然，關閉的大門被踢開，衝進兩個蒙面孔的歹徒，他們手裏各執利刄，刀尖指在何永祥和天祥嫂的胸口。兇煞煞的似要結果性命。

「呀！………强盜！」天祥嫂尖聲大叫。

「不許大聲叫喊！…………」那歹徒叱道：「你們要是不聽話，哼！送你們上西天！」

何永祥提起勇氣，道：

「我家沒有值錢的東西！」

「哼！誰要你們的東西！」歹徒回答。

天祥嫂奇怪的問：「那要什麼？…………」

「警告你們，不許再向衙門申訴，調查何天祥屍首失蹤的事。把遞到衙門狀子，立刻撤回來。以後乖乖地不聲不響，就不殺你們！要是再興風作浪，哼！別怪我們不客氣！…………宰你們比殺鷄都容易！」

歹徒的話使他們大感意外。竟是威嚇他們不許告狀。何永祥幌然大悟，問道：

「噢！原來是你們刼走了我的哥哥！」

天祥嫂跪下來，向歹徒叩頭哀求：

「求求你們，把他還給我們吧！再找不到我丈夫的屍首，我含寃莫明，要跟着死了。」

歹徒冷笑着，道：

「嘿！嘿！我不管你們死活…………只要你們記住，不許再追問這件事。要性命的，快把狀子撤回來！」

「狀子一進公門，九牛拔不出，要撤回它，可不容易呀！」何永祥表示困難。

「你們只要說屍首已找到，請官府不要再查了。這怎麼辦不到？…………嘿！嘿！

你們不撤回狀子，就沒有命！」

天祥嫂繼續追問：

「你們盜走了我丈夫的屍首，有什麼用？不如還給我們吧！你們送還屍首，我就撤狀了。」

「不成！屍首不能還。你少發問，快照我們的話去做！」那歹徒的刀架在天祥嫂脖子上，刀鋒刺破皮膚，流出血來。這是他故意這樣做，驚嚇她道：「要是不辦好，下次我們來，就會割下你們的腦袋！」

歹徒把匕首插在桌上，兩個人走了。

何永祥和天祥嫂如經過一場噩夢，這時才醒過來。她問：

「弟弟，他們爲什麼要阻止我們告狀，不許查問屍首下落？」

多疑的何永祥却另有想法，冷酷地質問：

「阿嫂，這是你玩的把戲？」

「什麼把戲？………」天祥嫂莫明其妙。

「你故意找兩個人來威脅我，不許我查問，是麼？」

天祥嫂放聲大哭，道：「天呀！永祥，你想到那裏去了？你沒有看到，我的脖子被强盜割破流血了，難道這也是假的？」

「哼！也許是苦肉計！這樣才使我不疑心你！」

不管天祥嫂如何解釋，仍難以取信於小叔，她哭得死去活來，眞想在丈夫靈前自殺，免得再受寃屈；但又想到如此一死，小叔又會懷疑她畏罪內疚自盡，寃枉更加不能洗清。結果她思前慮後，決定忍辱活下去，等候陳知府查明案情。

那兩個蒙面的歹徒，不但到何永祥的家裏去恐嚇威脅，凡是失蹤屍體，向官府告狀的人家，他們一家家的光顧，脅迫他們撤回狀子，不再追究屍體失蹤的事，有幾家胆小怕事的，眼見人已死去，如今又遭歹徒威脅生命安全，就聽命向官府申請，要求不追究這件怪案。

這事立刻被知府發覺，在書房內和姪女研究。

「怪了！………失蹤屍體的人家，稟告說屍體已經找到，不要再查究了。」

「眞的找到麽？」陳秀珍問：

「不知道。………」陳璸回答。

「我聽王祥說：北港附近出現兩個蒙面强盜，到每個失蹤屍體的人家去威脅，不許他們再追查。這事情和他們要求撤回狀子，恐怕有關係。」

「現在案子變化得更加奇怪！眞是撲朔迷離，眞相不明。」

陳秀珍想了想，心裏有了主意，道：

「伯父，我們何不將計就計，表面上放棄偵查，暗中加緊進行，把這些爲非作歹的人捉住。」

「對！我正是這個主意。」

捕快王祥和蔡忠進來，行禮之後，蔡忠禀告道：

「大人，小的查問外國教堂醫院，他們沒有向歹徒收買屍體。也探聽不到什麽消息。」

陳璸點點頭，道：「我相信外國人不會幹這種事情。」

「不過，洋人說：他們之間良莠不齊，安份守法的人雖佔大多數。但可能有幾個壞人，做販賣雅片烟，軍火槍枝，還有『猪仔』等犯法生意，請大人查辦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蔡忠，你下去吧！」

陳秀珍聽了蔡忠的報告，心裏很奇怪，問：

「伯父，洋人也販猪？」

陳知府笑起來，知道姪女誤解了。就道：

「那不是普通的猪，是人！那些人的待遇比猪更不如，所以被稱爲猪！」

陳秀珍仍不明白，陳璸繼續解釋，長歎一聲道：

「唉，這是我們中國人最大的恥辱。在南洋和美洲等地方，地廣人稀，白人開發需要大批的勞工，土人好吃懶做，不肯做工。或是野蠻反抗，和白人對敵砍殺。因此，到中國來招收工人，運到外國去開礦和建築鐵路。由於中國人勤勞刻苦，受到僱主的歡迎。但我國是禁止洋人在中國招收勞工出國的。因此，僱用中國工人變成一種非法的生意，有許多壞人勾結洋人，誘騙中國人『過番』，去外國做苦工。而又不把他們當人看待，受到種種壓迫和虐待，把他們當拖條小尾巴的猪一般，這就是叫販猪！」

「喔！原來是這麽一回事。」陳秀珍聽了伯父的解釋，才明白「販猪」是中國人向海外殖民開拓的一頁悲慘歷史。

當時美國新大陸上的白人移民，正向西部開拓，來到西海岸的舊金山等地，開金礦

、築鐵路，在在需要大量人工。而美國自南北戰爭之後，林肯總統解放黑奴，那些白人中的人口販子，已無法再向非洲大陸上去强掠黑人，運到美國來販賣賺錢。於是改變方針，向亞洲大陸出發，誘騙中國人到美洲去做苦工。

白人的人口販子在淸代中葉，活躍於廣東、福建兩省。他們和中國人中的敗類勾結，用種種卑劣的方法誘騙年青力壯的中國人「過番」。一般是用賭博、女色和酒，誘騙那些「猪仔」賭輸了巨款，或嫖得傾家蕩產，或酒醉得神昏顚倒，販子借錢給「猪仔」，哄騙他們簽下十年、二十年的勞工契約，强綁「猪仔」上船運到外洋去賣給白人當開發的苦力。

當美洲的開發告一段落，舊金山的金礦已掘不到黃金的時候。突然澳洲發現金礦，需要大量勞工，雪梨成了中國苦力的新金山，蜂擁而去。閩粤兩省的沿海農村中，又不知多少青年，被當做「猪仔」販賣「過番」。

後來，馬來西亞的叢林裏，發現了天然資源橡膠和錫礦，當地土人只知吃飽睡覺，華工又流到大用處。「猪仔」過番的悲劇，繼續不斷的在沿海農村中演出，台灣那時屬於福建省，那些人口販子的活動，也難以禁絕。

陳璿見王祥站在一邊未走，就問：

「你跟蹤林濟凡醫生，發現什麼？」

王祥就將林濟凡去港口倉庫會見羅萬居，他們在屋內鬼鬼祟祟商量，告訴陳知府。對羅萬居這個人，王祥已作一番調查，說他是做茶葉裝箱出口，賣給外國人的商人，財力雄厚，在北港地方很有勢力的人士。

陳秀珍思索着道：

「林濟凡是中醫師，又不是出診看病，和做外國人生意的羅萬居，似乎扯不上關係。你聽到他們談什麼？」

王祥說：「倉庫的門緊閉着，小的不能進去，他們說話聲音又低，沒有聽到談什麼。不過，後來春風得意樓的店小二來了，匆匆進去。他們在屋內很久，才出來各自散去。」

這個消息眞使他們莫名其妙，難以解釋。

「春風得意樓的店小二，漢藥舖的醫生，和做洋人生意的老板，這三個人聚在一起，商量什麼事？」陳秀珍問。

「我想不出來。」王祥答。

陳璸想了一想後道：「我們去過春風得意樓，探聽屍體失蹤的人。店小二是知道的。近日來又在各處查訪，更使他心中緊張不安。」

「對了！」陳秀珍拍手道：「無形的在店小二身上加了壓力，使他心虛胆寒，急着通風報訊，商量對策。」

「這樣說來這三個人都有重大嫌疑？」王祥問。

陳知府點頭：「可能如此！」

「大人，我派弟兄去查抄這三個地方，把他們抓起來審問，不難把事情弄明白。」

「慢來，現在還不能動。」陳璸伸手阻止，道：「因爲只是猜疑，沒有弄明白他們在做什麽。怎麽可以動公差去查抄和抓人審問？要是查不出什麽，豈不是鬧笑話？」

陳秀珍點首贊成伯父的話，道：

「我們最忌的是打草驚蛇，要是抓不住他們把柄，反給歹徒有了防備，乘機溜走，將全功盡棄。」

「那怎麽辦？」王祥問。

陳秀珍心中早有了主意，微笑地道：

「我查看過失蹤屍體的名單，發覺都是年輕力壯的男人，沒有女人、老人和小孩。頓時想起來，只有年青男人才上茶樓去飲茶。這是解答了第一個疑問。」

王祥經她的指點，立刻醒悟過來：

「喔！對了！……要是他們飲茶得了怪病，就到林濟凡醫生處看病，結果死去。這是解答了第二個疑問。但死去後怎樣失蹤，仍是不明白。…………」

陳知府細看王祥上下，問：「王祥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二十七歲。」他回答。

陳秀珍點頭讚許，道：「很好，你身體很强壯，年紀又合格。」

「小姐，我合格什麼？」

「現地，叫你去深入調查，弄明白屍體失蹤的經過。」

「我怎麼偵查呢？」王祥問。

陳秀珍臉上露出神秘的笑容，道：

「你不妨生一場怪病，請林濟凡診治。看他如何變戲法。」

王祥醒悟過來，吃驚的問：「要我死？」

「正是這樣！」陳瓊點首回答。

一一均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，王祥背了一個包裹，挾着一柄雨傘，打扮得土裏土氣，好像是剛從農村到鎮上的鄉巴佬。來到北港後，東張西望，闖到春風得意樓茶館，找個座位坐下來喝茶，和店小二搭訕。

「小二，我是剛從厦門來台灣找親戚的，你可知道我的陳二哥住在什麽地方？」

「你的陳二哥叫什麽名字？」店小二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他叫陳二哥。」

「那很難找了。台灣地方很大，姓陳的不知有多少人，那一個是你的陳二哥呢？……」

「他是福建同安人，家住陳家村，小名阿狗。來台灣已有十多年，和我是表兄弟。唉！家裏鬧災荒，實在住不下去了，賣了田地房屋，凑了幾兩銀子做路費，到台灣來找個事做，免得沒飯吃，餓死呀………」

王祥嚕嚕嗦嗦的說了一大篇話。店小二曉得他是初到台灣，舉目無親的異鄉客，提

起了興趣。假裝出很熱心的幫助他，仔細盤問王祥：「你的陳二哥住在什麼地方？做什麼行業的？」

「他說在台南，開茶葉店的。」

「這裏是北港，探聽你的陳二哥，必須去台南。」店小二不放心的又問：「你來台灣之前，會寫信給陳二哥麼？」

「沒有寫信！否則，他會來北港接我的。」

「是呀！唉！地陌生疏，我眞後悔來台灣投靠他了。」

店小二安慰他，告訴他去台南的路徑。看看那壺茶已喝光，就替他另沖一壺送來。王祥已有了戒心，假裝着喝第二壺的茶水，其實都是暗中倒掉，一口也沒有飲下。

「啊唷！啊唷！………」王祥双手捧腹，痛苦地呻吟。

坐在另一桌上冷眼旁觀的捕快蔡忠，青衣瓜帽，打扮成賣買人。這時走過來關切地問：

「朋友，你怎麼啦？身體不舒服？………」

王祥皺緊眉頭滿臉困苦神色道：

「啊唷！……………剛才還是好好地，突然肚子痛，………………啊唷！我病倒了！………………啊唷！好痛呀！痛煞了呀！……………」

蔡忠扶着王祥，把店小二招來，問道：

「小二，這位茶客得了急病，趕快去請醫生吧！」

店小二心中暗喜，以爲他在茶中下藥見效。就說：

「北港鎮上最著名的醫生是林濟凡，開設仁濟堂漢藥舖。不過，他不大肯出診醫病。客官還是到他診所去就醫，比較妥當。…………」

「啊唷！我痛得走不動了，怎麼去呢？」王祥向蔡忠哀求道：「朋友，請你做做好事，扶我去吧！我一生一世感謝你的恩德！」

「不要說這樣的話。我扶你去吧。」

蔡忠和王祥是串通好的，在茶樓上合演這齣戲，哄過了店小二的眼睛。他們扶挽着離去，找林濟凡醫病。

來到仁濟堂漢藥舖，王祥一路呻吟，十分痛苦。蔡忠扶他入內，對林濟凡道：「林先生請你救救他吧！剛才好好地在春風得意樓飲茶，突然得了病，痛苦得很。………」

「林先生，請救救我，救救我…………」王祥哀求着，臉出冒出珠子般的汗水，面色變得非常蒼白難看。

林濟凡聽得是春風得意樓的病人，就知道是店小二下毒，介紹的主顧。他不動聲色，照例按脈，看舌苔，照一般病人診察方式，仔細看病。道：

「唔！唔！…………你不要說話，讓我看病。…………病很嚴重，唔！來勢眞不輕。」

蔡忠道：「林先生，請你一定要救他。」

林濟凡三個手指按在王祥的手腕上把脈，閉着眼睛問：「你不是北港人吧！」

「是的。我是福建同安人，剛到台灣來投親，唉！親人還沒有找到。就得了病！眞是倒霉呀！」王祥哭喪着說。

林濟凡聽得他是異鄉人，放心不少。暗想：羅萬居關照向外地人下手，免得引起注意。店小二果眞照他的話實行。這筆送上門來的生意，他不得不接手。

王祥不住的呻吟着，唉聲歎氣道：

「唉！我得了病，恐怕客棧老板不肯收留我住宿呢？今晚我沒有地方住，眞是急煞

了。」

蔡忠接口安慰他道：「朋友，你不要為住的事發愁。要是客棧老板不收你過夜。我到有個主意。在鎮西有座破廟，沒有人居住，雖然很荒涼破舊，還勉强可以避風雨，又不要你房錢。…………」

「謝謝你替我出這個主意。唉！………今夜只有這個辦法，在破廟內住一夜了。」他們說這些話，是故意讓林濟凡聽的。林濟凡心中暗喜，這個人住在鎮西破廟內，晚上正好下手。他把蔡忠拉倒屋角，輕聲地問。

「你是他的朋友麽？」

「不是，剛才在茶館內點頭認識，和他毫無關係，只因同情他出門生病，才陪他來看病的。」

林濟凡明瞭他們的關係，點點頭道：

「最近北港鎮上發生瘟疫，死了好多人哩！我看他是得了疫病，十分難醫好。」

「請你想想辦法！林先生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」

「好！」林濟凡點頭答應。道：「我拿藥丸給他，不過，能不能醫好，我可不能保

證。」

「當然，這是聽天由命的。」蔡忠說。

林濟凡在一個藍花小磁瓶中，倒出一粒藥丸來，又倒了一杯水，走到王祥面前說：「你張開嘴來，我把藥投入你的嘴內，和水吞下。」

王祥心想，服下這粒送性命的藥丸，豈不是假戲眞做，被他害死麽？就心生一計，緊閉着牙關，不張開嘴吧。

「你把嘴張開來，快快服藥！」林濟凡有些不耐煩，半握着藥丸，生氣的命令他。

蔡忠明瞭王祥的心意，就道：「他不肯張嘴，我來幫忙，把他的嘴撬開來。」

蔡忠的手扳王祥嘴巴的時候，故意用力過度，手腕碰撞在林濟凡執茶杯的手。把杯中茶水潑在他的衣裳上。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…………」蔡忠慌忙道歉。

杯中茶水倒光。林濟凡心中生氣，但又不便發作。他不虞有詐，把藥丸放在桌上，再去倒茶。

蔡忠在他倒茶的時候，把藥丸握在手裏。等林濟凡倒茶回來，就道：

「我來把藥丸塞進他嘴裏去，你餵茶水！」

蔡忠裝模作樣，將藥丸塞入王祥嘴內。其實是假動作，用遮眼法把藥丸挾在兩只手指中間。滿過了林濟凡，以爲眞的將藥丸給王祥吞服了。

王祥連飲幾口茶。林濟凡就道：

「好啦！你扶他去睡吧！希望明天能恢復健康。」

「謝謝；謝謝！」

王祥付了診金，蔡忠扶他出去。林濟凡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。心想：這可憐的異鄉人已中他的圈套！連忙把這個人今夜將在鎮西破廟過夜的消息，暗中通知羅萬居。

五、

晚上在陰森荒涼的鎮西破廟內，大殿左邊的牆角下，王祥直挺挺的躺在草堆上。供桌上放一只燭台，插半枝殘燭，點燃了發射出暗淡的黃色燈光。使廟內更增加無限凄涼氣氛。

蔡忠對着假死的王祥，不勝哀傷的哭道：

「王祥哥呀！………你怎麽兩脚一挺，就這樣死了呢？…………你得了怪病，死得好快呀！………唉！今晚你就躺在廟裏吧！明天我買棺材，收殮了你，運你回福建同安家鄉去安葬。…………王祥，今夜我不陪你了，明天早上我再來看你！」

蔡忠向王祥叩了四個頭，又燒了兩串紙錠。抹着淚水離去。他的一舉一動，都被埋伏在廟後的兩個歹徒嚴密監視着。直到蔡忠離開破廟，走遠以後。兩個歹徒才闖進廟來。王祥一動也不動，裝死靜觀其變。

歹徒阿牛拿起燭台，細細觀看王祥，確定他是死了。道：「我們搬走他！」

歹徒老七抱住王祥的上身，想拖了就走。突然吃驚的臉色一變，把王祥放掉，說：

「不對………」

阿牛忙問：「怎樣啦？」

「身體軟軟的，還有熱氣，不是死人。」

「他剛死不久，身體還沒有僵硬，還沒有冰冷！」

那個人仍是遲疑不決，望着王祥道：

「我抬過好多個人，沒有這種情形！今夜不大對勁。」

阿牛又用蠟燭仔細觀看王祥，見他毫無動靜，也不呼吸，就道：

「老七，這兩天風聲緊，你害怕了，才覺得不對勁。我看，這個人和我們過去抬的完全一樣，沒有什麼差別。你別疑神疑鬼了，快抬了走吧！」

老七經他一說，只有幫着把王祥抬走。在破廟外早已準備好一塊舊門板，把王祥放上兩個人抬了就走。

蔡忠和捕快們，埋伏在破廟外的黑暗中，見他們抬王祥走了，就暗中跟着前去。

這兩個人抬王祥到港口羅萬居的倉庫門外，做一聲暗號，大門就開啓了。他們抬王祥入內。門板放在地上。

羅萬居自裏面走出來，欣喜地稱讚道：

「辦得好，辦得好，又多了一個！…………」

他摸出兩個銀洋，分給他們。

阿牛不接受銀洋，冷冷地說：

「羅大爺，一塊銀洋…………太少了吧！」

羅萬居臉色一沉，面上露出兇狠神氣，彈眼道：

「我們講好的，抬一個人來，你們各得一塊銀洋。」

「外邊風聲太緊，我們冒險幹這事，請你加一些吧！」

「沒有！」羅萬居決然拒絕：「我給你們賺的錢已太多了，你們不識相，哼！當心你們也像地上躺着的人！」

「羅大爺！…………」阿牛氣憤不平，將和他衝突。

那個叫老七的歹徒，急忙見機的相勸道：

「算了，算了，阿牛，不要爭了。惹羅大爺生氣，吃虧的是你呀！拿了一塊銀洋走吧！」

阿牛很不甘心的接了這塊洋錢。羅萬居冷笑着道：

「你們想多賺錢，只要多弄些人來。」

「是，是！………」老七連聲答應。

羅萬居眼都不再望他們，兩個歹徒退出倉庫走了。但他們走不了多遠，就給捕快捉住，綑綁起來，連一些聲響都沒有發出。

倉庫內，羅萬居把林濟凡叫出來，道：

「你快把還魂丹給他吃，把他弄醒。」

林濟凡眼看地上直挺挺躺着的王祥，心中慚愧不安，道：

「羅大爺，這個到台灣來投親的外地人，我眼看他吃藥昏迷，唉…………心裏眞是難過。」

「少嚕囌！想發財，就該抹煞良心，給他吃藥！」

林濟凡無奈，摸出一個磁瓶，啓塞取了一粒藥丸，塞到王祥的嘴內。…………

這粒藥叫做「還魂丹」。而剛才給王祥吃的，叫「迷魂丹」。藥性完全相反。「迷魂丹」服下後，那人好像死去一般，呼吸微弱得好像停止。脈搏似乎也沒有了。身體僵

臥不動。普通人看來，都以爲已死亡。其實他並沒有完全死去，只要服下「還魂丹」，就可以復活過來。

這兩種藥是羅萬居得自西洋的江湖客，介紹給林濟凡製造，串通了害人。

王祥躺在地上靜聽他們談話，已瞭解內情大半。當林濟凡塞藥到他嘴內。他想：這藥千萬不能吞服，但又沒有辦法拒服，眼看裝死將要揭穿。就先發制人，自地上直跳起來，奪得「還魂丹」，大叫道：

「我不要服藥，我復活了！」

林濟凡和羅萬居吃驚，想不到有這變化，頓時醒悟過來。林濟凡道：「你是詐死！」

「現在眞憑實據都落在我的手裏了，我要抓你們這批販賣『猪仔』的人口販子！」

王祥摸出身上暗藏的鐵鍊想抓人。羅萬居急忙抵抗，拔刀迎戰，一面叫道：

「來人呀！把他捉住，不能放他逃走！」

他這一喊叫，後邊屋內擁出七八個彪形大漢，各執武器，把王祥圍在中心，紛紛出手攻擊。

不管王祥如何英勇，也敵不住這許多打手，激戰了十多回合，他被擊倒在地，被歹徒們捉住。

羅萬居得意的狂笑，刀指着王祥道：「哈！哈！………好大胆子，竟敢假裝死人，探聽我的秘密，眞是不想活命了。」

打架時躲在屋角內發抖的林濟凡，見羅萬居要殺王祥，忙上前勸道：

「羅大爺，你要問問淸楚，他是什麽人，爲什麽要探查我們的秘密？………」

「不用問！」羅萬居道：「我猜得到，這個人準是陳知府的狗腿子。衙門裏的捕快！」

羅萬居動刀要殺，王祥面無懼色，道：

「羅萬居，你串通店小二下毒，林濟凡用藥昏迷病人，僞充假死，再偷屍來用解藥還魂復活，販賣人口到外國去的生意，已經完了，你殺了我，知府陳大人也不會放過你的，反而增加行兇殺人的罪名！」

林濟凡面有憂色，擔心的道：

「羅大爺，我們講好是不殺人的，請你不要開殺戒。陳知府查出來，將罪加一等呀

！」

羅萬居一陣狂笑，胸中早打定主意，毫無畏懼的說：

「哈！哈！………我不怕陳知府！我上船去、今夜就出海，離開台灣，那個狗官就抓不到我，哈………」

林濟凡大喜，忙求他：

「羅大爺，我在北港住不下去了，我跟你走！」

「好！帶你走，你先把他宰了，免得留下活口找麻煩！」

羅萬居把刀交給林濟凡。那個文弱的醫生，面色慘白，手在發抖，可憐的不敢接那把刀。

「羅大爺，你知我胆小，連鷄都不敢殺，那敢殺人？………啊唷！你就饒了我吧！別讓我殺人啦！」

「哈！眞是不中用的東西！」羅萬居斥責他。

林濟凡想出了主意，道：

「把他裝箱運到外國去賣掉，還可賺幾個錢回來，何必殺掉？………要是嫌他說

話，會洩露秘密，我有啞藥，給他吃了，變成啞巴，就不會壞事了。」

「對！林先生，現在就給他吃啞藥，再把他裝箱運上船去！」

林濟凡在藥箱中取出一瓶藥來，叫兩個歹徒强把王祥的嘴吧撬開，將藥末倒入他的嘴內。王祥知道這藥吃下去就不會說話。他咬緊牙關，腦袋左右不停的轉動，不讓歹徒弄開他的嘴吧。

正在這危急的時候，陳知府率領蔡忠等捕快十數人，破門而入。正好救了王祥。

「不許走！都給拿下！」

捕快們衝過來捕捉歹徒。他們見了就心寒胆戰，四散逃竄。沒有多大的抵抗，就將歹徒全部捉住，王祥解開了被綁的繩索，捉住躲在屋角內的林濟凡。

但在混亂中，羅萬居失蹤了。大家都沒有留意他，如何逃出倉庫，捕快們到處搜捕，不見影踪。

逃脫了販「豬」的主犯，王祥等心裏十分氣惱。就逼住了林濟凡，要他交出人來。

「我說！我說！………」林濟凡哭喪着臉道：

「倉庫下面有地窟，所有失蹤的人，都沒有死，關在地窟內，今夜將運出海去，唉

！想不到天網恢恢，仍逃不出王法！」

陳璸命蔡忠開啓地窟的暗門，拾級而下，果然發現那些已「死」的人，都在地窟內，被鐵鍊鎖着。這些人中，包括何天祥和柯玉泉等人。

陳知府將他們釋放，讓他們歡喜地回去。和妻子兒女們團聚。何永祥見到哥哥天祥安然回家，對阿嫂的疑惑始告消除。

王祥和蔡忠在地窟內發現地道，直通港口。始知道羅萬居在捕快包圍的倉庫中，能逃出去的方法。他們率領捕快，立即趕到碼頭上去追捕。

這時，羅萬居已上船，正解纜離去。跳板已經抽去，船身漸漸離岸，風帆正拉起，就要出港了。…………

蔡忠和王祥奮不顧身，跳上船去。

羅萬居大驚，忙指揮水手們：

「把他們殺了，丟下海去！」

蔡忠迎戰水手。王祥心生一計，奔過去揮刀一砍，把帆索砍斷。剛張起的風帆斜落下來，船身立刻傾斜打轉，不能駛出港口。

趕到碼頭的捕快們，忙下小船，搖來接應。他們擁上大帆船，加入戰鬪。經過一場激烈的血戰，捕快們大獲全勝，制服了水手們，捉住羅萬居。把船重駛返岸邊。所有人犯均押上碼頭。

春風得意樓的店小二，知道官府捕捉羅萬居，他急忙逃走。但捕快早已對他監視，店小二一出茶樓，就被捉住。

這些販賣人口的販子，均押到台南知府衙門，第二天早上，由陳知府升堂審問。羅萬居、林濟凡和店小二等，均承認下毒綁架壯丁，販賣到國外去圖利等罪行。

羅萬居在公堂上供出，他把綁來的「猪仔」，裝入大木箱內，僞允茶葉等出口貨，公然裝運上船。那時，我國尚未建立海關，不要檢查出口貨物，他們很方便的將「猪仔」運出去。

羅萬居的大帆船不能直駛南洋或美洲等地。他們把「猪仔」運到南海的一個無人的小島上。外國人的輪船就來接「貨」把那些綁架來的中國人，加上脚鐐手銬，押上輪船，轉運到海外去出賣。凡是反抗和不服從的「猪仔」，外國人口販子以皮鞭抽打出血。或是綁在烈日下晒，不給他們飲水和食物。或是禁閉在小木箱內，讓他們受種種苦刑的

折磨，直到死亡。

這種不人道的販「猪」勾當，眞是血淚斑斑，駭人聽聞。被綁去的人，流落他鄉，很少能重返故土。

陳知府破獲了這件販「猪」奇案，轟動一時。羅萬居、林濟凡、店小二等人，罪大惡極，均被判處死刑，定讞後斬首。其餘附從的歹徒，按犯罪的情節輕重，分別判刑。從此，人口販子再也不敢到台灣來活動，誘騙沿海居民到國外去做苦工了。（完）



特價十六元

內政部出版事業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五七二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初版

情　　魔

著作者：文亦奇
出版者：先鋒出版社
發行人：陳威
總經銷：新生書社
臺北市克難街279號　電話367351號
郵局劃撥帳戶5736號（交陳威收）
海外總經銷：陳湘記書局
香港灣仔道一八一號I座　電話九三二六一五號
印刷者：合源印刷廠
台北市環河北街二一五號

定價：台幣三十二元





